

# 蕉風 月刊 361

本期要目：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 尊·卡德納特輯 · 扶藝漫遊世界馳騁畫壇廿年的鄭浩千



89



▲ 雪景



▲ 荔雀



▲ 松畝鶴壽



目錄 ● 目錄

封面：鄭浩千彩墨畫『佛國紀遊』

紅塵（長篇連載小說）	* 鍾瑜	2
向白紙訴說（雨花隨筆）	* 郝毅民	13
小說所引起的聲音與憤怒	* 洪玫瑰譯	15
論道德小說（論述）	* 張媚兒譯	21
猴戲（小說）	* 張橫眉	26
致吾愛鍾（詩）	* 梅淑貞	36
我們有好多話要說（詩）	* 林添星	36
鳴鳥聲中雲出岫（散文）	* 柔密歐·鄭	37
窗（詩）	* 蔡聯源	37
讀『松枝集』（人間集）	* 梅淑貞	39
鄉居一日（詩）	* 潘天生	40
風箋	* 諸家	41
序友彬的書	* 張愛倫	42
寫在最後	* 瘦子	43
風聲	* 編輯室	44
風向	* 諸家	46
寄箋（散文）	* 風山泛	47
風訊	* 編輯室	48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427/82 • ISSN 0126-6608 • MCP 52/5/82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堊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輝

2/7/82 *[Handwritten Signature]*

長期訂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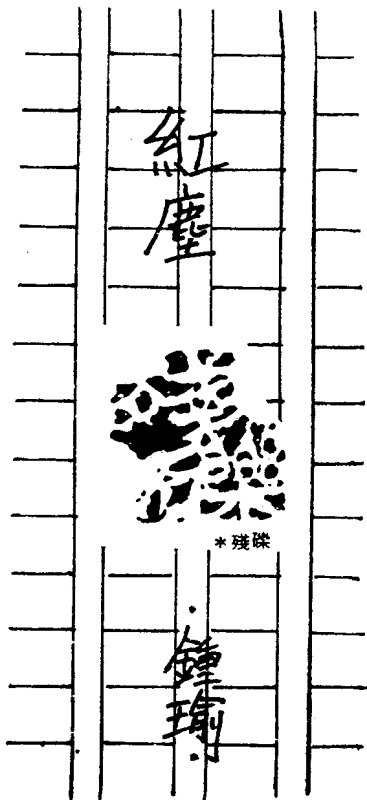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Union Cultural Organization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一九八三年六月號三六一期



(一)

西城的早晨，每個早已適應了戰時生活的市民，人人都忙碌着，為自己的生活目標，每一個人都付出絕大的勞力和血汗。雖然，日本軍人進城，才不過是短短時間以前的事。這裏的人，除了偶然受到燈火管制，和市面糧食短缺，和食水供應困難之外，大體上，人們對跋扈飛揚，強悍無理的日本軍人，由最初的畏怯，而妥協，而麻木，而無可奈何的接受了。

殖民地本是一種永不平衡的制度。從前，是英國人主政，市民們除了唯唯諾諾，一切逆來順受外，如今，市政廳的門階外，已由紅米字的英國旗，轉變而成光花燦爛的太陽旗。日本軍人在各關隘設立哨崗。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混籍人，只好像從前一樣，對每一個政權在握的統治者，露出惶惶惴惴的畢恭畢敬。所不同者，從前英國人不會逼殖民地的子民鞠躬行禮，或者抓了起來，當眾鞭笞、灌水或火灼。一般上說，英國人有蓋克魯·薩克遜民族的氣質，他們在溫文中講究人道。

英國人特有的氣質，在這批鐵馬縱橫，君臨斯境的新統治者——日本軍人身上，卻蕩然無存。每

一天，市面上都流傳着恐怖的謠言，說甚麼日本軍人，將扣捕年青人當軍補。又說，日本軍人將徵募一批當地的少女，遠赴鄰居戰區，充當日本軍團慰勞隊——。謠言四起，人心惶惶，許多人奔走相告，大家都言之鑿鑿，彷彿大難臨頭似的。青年男子，除了萬分必要，等閒也不在日本軍人麤集處走動。見到日本軍人出現在街頭上，或者偶然出現日軍巡邏車等，人們就分頭走避。多是鑽進鄰近店屋的簷影下，或者遁入荒僻的小街小巷，寧願多費腳力，兜大圈子，繞路往自己的目的地走去。

年青女子更少有出門的，只有少數的職業女性，為了強持生活，不得不出入市衢，拋頭露面。正當全市陷在謠言的沸騰中，部份有辦法的女性，都辭去城內的工作，情願跟隨着家中人等，搬往市郊以外的鄉鎮去住。那裏雖然生活困苦一點，也少了各式各樣的繁華點綴，但總比留戀在市區，終日被謠言所困，心魂裏終日不靖來的好。

可是，不久之後，各式可怖的謠言，隨着日本軍人的久無動靜，而漸告平息了。個別不安的人，仍然積極的籌計，舉家搬往市郊的鄉鎮裏去，彷彿離開市心，就比較安全似的。西城一下子，人口驟減了下來。原先從蜂擁而來的難民，使這小小的西城麤集了整百萬的人。此刻，隨着人群的流徙，城內的屋荒和糧荒，瞬間即告和緩下來。人們只要有現鈔，房子可以租賃得到，糧食也可以買到，只是價碼奇昂，使到許多人望而嘆息，頻頻搖頭。人們困頓的生活，一下子覆罩了全城每個人的心板上。有人機靈一點的，把從市場上購來的雜糧用品等，囤積居奇，俟價而沽。有人無疑狠狠的刮了一筆，發了一次戰亂財。

每天早晨，市集的陰蔽角落處，都散聚着一群，手裏提着布袋或網籃，內裏全是一些來歷不明的鍊乳、手巾、牙刷、糖菓、綿被、舊衣褲等等。這些人在忙碌中，隱隱透着神秘的眼光，做黑市買賣，雖然日本皇軍並沒有明令禁止，但是，貨物的來源，卻是不堪查究的。聽說，有些人大着膽子，在英國的軍需庫內，偷運了許多日用品，擺在市場的角隅上兜賣。這些英軍殘棄的用品，其中有短程收音機、照明燈、軍力、膠靴等等。日本軍人是禁止這類物質在市場上流通的，不論買賣雙方，一旦被日軍搜捕，其下場是可想而知的。

早上的陽光，把市面上，每一個尋求生活，而罩滿一臉汗油的人，照的惶惴中帶着疲倦。長久的把自己置於緊張狀態中，每個人的神經梢，都繃緊的，只要輕意地微然一截，就可以使一個人全然的





崩潰和癱瘓下來。

這幾天，市道上傳揚，日本軍政局不干涉賭業及私娼，只要人群保持秩序，不惹事招非，不勾結反日份子，市民可以任意開賭或經營醜業。即使煙局也不禁，只要能夠自行提煉，或解決貨源等，日本軍人則放任市眾等沉湎於芙蓉癖中。

西城的每個晨早，一若戰前一樣，人人都在翻動報紙，或側腦聆聽着收音機廣播。看的聽的，都是「大日本皇軍赫赫戰功」的新聞。有人坐在咖啡店內，或被障礙物隱蔽着的馬路邊，悄聲地傳遞着地下消息。甚麼「歐洲戰況激烈，盟國給予希德拉迎頭痛擊」等等。說的人一臉莊肅，聽的人不住的興奮搓掌說：「好哇，好哇，給戰爭販子一個血的教訓——」。說的人，一再聲明，消息是從反日份子的傳單上看來的，其確鑿性如何，則沒有人能夠說的準了。其他的人，幾乎無日無之不聽到這些傳聞，久之也感到了厭膩。他們只是撇撇嘴，用最大的心力，放在報紙上的連載小說上。他們早已安心去過淪陷區的生活，對於世界大事和戰況發展，早已沒有先前的那麼熱心了。

街上盡是熙攘的人群。有人手裏握捻着幾隻手錶，在路角處不住向人兜售。有人在地上擺賣幾隻木椅及半舊的磁碗。買的人本是不多，站着只是觀覽的人卻不少。有一個賣女性胸圍的小販，一大把一大把地，把貨件送到顧客的手裏。奇怪的是，購貨的人，竟會全是七尺昂藏的男人。

西城由市央到市郊，都是一般的景象。日本軍人絕早就飭令，各線公車恢復川行。本市和鄰近的各鄉鎮，一時間亦告通行無阻。畢竟在戰時，汽油是珍罕的物資，公車雖然恢復服務，但車輛數目奇少。偶然來了一輛，都是漲鼓鼓的塞滿了各族搭客。有些人，甚至纖弱的女性，都無畏地踏在梯階上，由起站一直載送到終點。

日本人的軍車，呼嘯地馳騁在各街市上。偶然，來了一輛車前插着黃藍旗的轎車，車後絨墊上，坐着一個留着山羊鬚，一臉肅煞的日本官長。使到沿路上的日兵，嘩嘩地敲響着軍靴，遙遠地，向疾馳車中的日本官長敬禮。那日本官長，只是漠然的揮揮載着手套的五指，向士兵們表示回禮。路上有幾個日兵，竟然由衷地，發出一種勝利者特有的歡呼。轎車就在得意的喧叫中逸去。可是，日本軍人每到之處，市民們都盡其所能，遠遠地走避在各處。即使走避不及的，也只是用失神無奈的表情，瞅望着這一批耀武揚威的統治者。——日本軍人看在眼裏，但除了強令他們作揖和鞠躬之外，實在也沒

有其他的辦法。

市郊外的人群，也一樣勞碌地，忙於各人的工事。日本人進城之後，原來的教育制度被搗碎了。學校已告停辦，各式殖民地機關，亦已換上了新的主管。日本人把大部份的低層工事，全交給當地員工處理，統轄權則由日本軍政局掌握。學校停辦之後，謠傳說日本人將勵行日本教育，一批特選的日籍教師，將於不久取道南來云云。

消息傳送出來，使全城的市民為之惶慄不已。沒有一個淪陷區裏的市民，願意讓他們的子女，去接受日本軍閥教育的。沒有一個有血氣的人，願意把自己的下一代，變成唯日本天皇是瞻的亡國子民！

街心處掠過一列日軍巡邏車隊。為首的是三幾輛漆着戰時保護色的吉普車，其後七八輛三輪摩托車。車上盡是一身戎裝的日本軍人。他們雖在熱帶地方，但軍裝仍然嚴整，每個人在汗油油的窄額下，吊着兩隻不時閃爍凶光的眼睛，毒醜醜地溜望着街上的每一個行人。車隊在轟隆的輻響下，隨着陽光的晃照，一層煙埃被撩動地，在街隅四角蔓延開來。人們連正眼都不敢瞪視這批侵略者，大多數人只是瞄了一眼，就順勢溜往橫巷或某些蔽體下，讓車隊在喧鬧的街心消失了，一個個淌汗的頭顱，才重新在每個角落裏冒兀出來。自然，除了少數人冷漠和喘氣之外，大部份人，都本然地撫摸刺痛的胸脅，在喉核搖動中，低微到宛若蚊蚋似的咀咒了一句！

市上無休無止地溢滿流言，使遠在市區，僻處南端的山城，也被瘟疫似的流言沖擊着。在這小小的山城，在人群麇集的咖啡店裏，人們第一次聽到「檢證」這個詞語。所謂「檢證」，據傳言解釋，是日本軍政局，欲對本市市民，重新檢定對日本皇軍忠貞的查核。一切善良安份的市民，只要被檢驗為良民，即可領取到身份證、通行證、米糧證等等。一旦被驗認為異端，或者過去同情或支持過反日行動，日本軍政局將酌情處理云云。

傳言的內容，因曖昧因含混，使到全市市民陷在焦惶不安中。有人說，因日軍攻陷本市前，曾有一幫驍勇善戰的抗日部隊，使到日軍蒙受絕大損折。在越過海峽的一場戰役中，日軍損失了整百數的精銳部隊，十多艘現代機動化的登陸艇，亦在一夜間，被抗日部隊火燬炸沉。英軍投降後，日本軍政局獲得情報，當時給予日軍凶狠痛擊的，原來竟是一批，大部份由中國人組成的抗日義勇軍。該軍首領，在淪陷後潛逃蘇門答臘，餘黨部份潛越印度，或伏擊本市，俟機對日本皇軍進行反擊云哉。



這種駭人聽聞的傳言，苦擾的，使每一個市民難於安寢。人們記憶猶新，約莫五年前，日軍攻陷中國南京城，在短短的七天內，統共屠殺活埋了四十萬中國人。那種史無前例的慘禍，焉能不使本區的市民惶竊不安。原本那些着意在淪陷區做順民的人，只要是中國人，這時候也開始顯的浮躁不安了。原來即使你要苟且做亂世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也不允許你在做春秋大夢！

就在謠言四溢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總算發生了。在某一個深夜，日軍本區的一名警備司令官，在夜巡港灣的時候，在寒風凜冽的碼頭，甫自一艘巡邏艇中兀首出來，就被幾個幪面的抗日份子，用土製手榴彈炸的稀爛，隨行的日兵亦傷殘了十餘衆。事發之後，有人在鄰居的碼頭牆面上，用猩紅的油漆，書寫着「誓殺日寇」字樣，字蹟上汨汨而流的紅漆，看來宛似鮮血般地直淌而下。

日本警備署大爲震怒，連夜派出憲兵隊，四處搜捕嫌疑份子。在一連串的恐怖行動後，日本憲兵隊共逮捕了廿幾個中國青年。他們從街市各隅，被憲兵隊攔路截查，而懵懵懂懂地，被押上囚車，並關押在憲兵署大加審問。這些人本是含冤被屈的無辜者，憲兵隊問不出根由，自然就橫加酷答，有人活活被打斷肋骨，有人被逼生吞殺蟲水，也有人被吊上懸樑，把兩肢手臂都脫臼了，變成殘廢。憲兵隊最終還是不得要領，狂怒之下，把廿多個青年縛押在湖灘畔，任由太陽酷曬三日後，即行用刺刀活活處死。那些死者死狀厥慘，每一個都是咧嘴咬牙的，雙目怒瞪，好似在向上蒼慘嚎似的，爆炸出內心的仇恨和痛楚。目睹者說，當時還可聽聞到，一個瀕死的青年，用哆嗦和抽搐的語調，臨終還苦迸出一句：「打倒日本鬼子！」他語音甫杳，一群日本憲兵，早已一刀霍亮的把他的心臟戳穿。

消息不脛而走。日本軍人終於向平民施威了，殺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市區或市郊，時常都有青年人，轉瞬間變作無影無踪。有人明明今天還看到，可是，三幾天之後，竟然被人發現浮屍在河灘上。死時手腳被縛，全身赤裸，自胸脅至腳踝，都是蜂巢似的尖刀痕，鮮血已凝結成塊狀，死時顏容愁慘，使圍觀的途人，個個都煞白着臉色。一些婦人女子，看了一眼，連忙止不住的喉隔發噎欲吐。

山城的咖啡店內，人頭攢動。人人就近日的日軍屠殺，而轟湧地引起各種揣測。這是早晨時光，人們在市集裏購置了那可憐的一丁點菜餚，就趁便暫到咖啡店裏來歇腳，並且喝一杯淡黃而不滲煉乳的咖啡。市上所有的咖啡店，都三兩地聚着一些人

，在壓低嗓音，和溜瞅着兩只惶懼的眼光，互相傳遞着可信或不可信的消息。有人斬釘截鐵地說，日本人在蘇門答臘和緬甸，攻克成功之後，將會在本地扣捕一批精壯的男子，運送到上述地區去，替日本軍人修葺公路，或者替日本軍人開發上述地區的資源。如蘇門答臘的煤錫，緬甸森林的木材和棕園等。這些軍資用品，亟可以補充目前日本國內的匱乏。在謠傳甚熾的時候，甚至最冷靜的人都會相信，日軍在攻陷緬甸之後，揮軍遙指印度，不久之後，日本東條英機的宏願：與納粹德軍會師中東，就可以完全實現了。當然，人們也議論紛紛，在日軍捲席蘇門答臘、新幾內亞之後，澳洲的門戶就岌岌可危了。

每個謠言都是一次高潮，人們終日在惶恐焦灼中渡日。咖啡店的人們，在紛紛議論戰況的同時，不時仍是警惕地，用兩只溜利的眼睛，向街心外瞄瞭。大家都想看到，日本軍人是否打路面經過。街上陽光明媚，晨早的氣息，在路面、在樹梢、在人們的面龐上迴旋着。即使這是淪陷區，早晨特有的那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仍然在周際浮現着。

偶然，一輛日軍吉普車逸過。車上除了三兩個持槍並作昂藏狀的日兵外，旁邊總是坐着一個臉相陰鷙，眼睛裏透着寒芒的日軍官長。其座後，竟是一個一臉狡獪，對着街上行人，不時露齒透着瘳笑的中國男子。他的臂腔上圈了一件日軍警備署的袖章，神情得意兼倨傲的，望向街上穿梭來往的各族人等。

車子吱嘎地輾過凹凸不平的瀝青路，喇叭卻無來由的狂嘯着，使路上的人，心房裏忐忑地蹩跳不已。車子一股風似地消失後，有人佷促地坐在咖啡店一隅，用卑夷的神態向地下啐了一口，用低沉的聲氣罵着：「他媽的，狐假虎威的走狗！」

旁邊的人，不敢則聲地，提快腳步借故走開。際此亂世，誰也不敢胡作誑言，稍不慎，難免招來無妄之災。——咖啡店鬧哄哄地，和着街面外的公車、腳踏車、小販叫賣聲、鄰人拌嘴聲，混成一幅活生生的俗世圖景。有一個衣著整潔的印度人，在咖啡店的桌面上，擺放了幾匹花布，在向一個胖敦的中國婦人兜售。婦人用生澀的馬來話和他議價，只見印度人頻仍地搖頭，嘴裏急速而含混的說着話。旁邊一個也是胖頓的婦人，忿嘴進來幫着先前的婦人說話。印度人只是執意不肯地，鐵青着臉搖頭。

另一桌面上，也有人從布袋裏，掏出了一批針線、剪刀、斧錘等，在向茶客們兜售。一瞬眼的功夫，所有的物品都被人搶購一空。有人埋頭在點算鈔票，也有人剛踏進咖啡店門檻，向座上人兜售一



雙雙的舊皮鞋。有一個小販，把一包一包的熟粟米，沿桌向人們銷售。咖啡店裏，已漸溢滿人群混濁的汗臭味，空氣也悶騷起來。倒是街外有點涼風，把對街郵政局屋檐上的日本旗，吹湧的臘臘而響。

張權和他的女友林美嫦，坐在這一家紛沓喧鬧的咖啡店內。二人正在品茗着味道清淡、兼帶點苦澀的咖啡。四周盡是交頭接耳，或扯破喉嚨在說話的人聲。有人在做黑市買賣，因為價銀不對而引起紛爭。聲音震的人耳鼓發癢。二人也不加理會，逕自低聲地、細絮地談說着。

「美嫦，你們的日本僑民服務署已停辦，妳打算怎樣下去呢？」張權一邊啜着咖啡，一邊望向她說道。

「沒法子囉，權，暫時休歇一個時候再說吧。——這些日子來，失業的人數驟增，找工作也真不易。」美嫦抬起眉眼說。她有一張青春俏麗的臉孔。白皙嫩滑的頸脖。一頭披肩的秀髮，時不飄掩在她柔和起伏的眼眶和鼻脊上。樣子偶而閃耀過一重憂感，但她的嬌嬌，在男人們看來，足以抵銷天下間的所有愁苦。她不過是廿來歲的女子，卻有中年女性特有的風姿和綽約。

「想不到，我們竟會是同時失業——」張權沉聲慨嘆着。他是個未屆三十歲的青年，臉肌緊繃着，把他頭額旁的稜骨，都嶙峋地凸顯出來。他剃了平頭，天庭特別高聳。每當煩燥起來時，那種皺眉的動作，足以勾起他兩眼眶沿着迴紋線，像是載負了千古的愁情。他篤定的時候，眼瞳中溢瀉着自信和睿智。一個男子應有的風儀，在他身上徹底地表現了出來。

「張權，學校也許不久會復辦的——」美嫦翻掌掠整着頭髮，有意無意地橫睨了旁座一眼。只見一個陌生的中國男子，用一種艷羨的眼光，對她專望着。她臉頰發燥似的，把眼光急遽的放回張權身上。

咖啡店內起了一陣怪聲，原來兩個在下棋的男子，在頻乃呼鬧着，旁邊一個瘦如竹枝的男子，在搓弄着手掌，嘴裏怪叫，伸手催促着鄰座的幾個男子付錢。一群人在熱烈地賭博，引的旁人不住的對他們投以目光。

「那又有甚麼用，復學了，也是日本人辦的教育。我能夠教下去嗎，呃？」張權說着，順手擺整着那一籃筐自市集裏買來的鮮菜和乾糧。那是他和美嫦今早在市集裏，足兜覽了一小時才買到的。

「呵，我倒忘了。你是深諳日本文的！」美嫦輕舔着咖啡，忽然有感於衷地，冒出這樣的話來。

「那才是我擔心的。美嫦，妳不曉的哩，我聽到的傳言說，日本人要找通曉他們語文的人辦事。我能嗎？替日本軍閥做事，那我豈不是助紂為虐！」張權不免收攏着眉梢說。他近來頗為此事心煩着，他怕此事若然變成事實，他真不知道如何自處才好。

「近來謠言真多。」美嫦也不覺尖起眉鋒說。咖啡店內蒸熱騰騰，使她頻頻喘息，鼻準上也沾上了汗珠。

張權也不則聲地，用羹匙無意識地拌攪着杯子裏的咖啡汁。一只蒼蠅嗡嗡地飛舞在桌面，二人都約而同的收攏着眉。美嫦說：「權，我還擔心一件事。像我如此的身份，戰前替日本人的僑民服務署做事——」她頓了一頓，嚥了一口涎沫，才說，「人們會用怎樣的眼光看我呢？會不會懷疑我是通敵呢？」她一邊說，唇色倏然的泛白着。

「那怎麼可能呢！」張權撫慰似的，伸手摸擊着她的手背，然後又說，「人們也不致於不分皂白的。妳是一個女子，難道還通日賣國不成！」說着，不免為她的杞人憂天而感到莞爾。

「如果這樣，我倒放心了。」美嫦一點不感到可笑，反倒嚴肅認真的說。

張權只好搖了搖頭，用手揩拭着臉龐，用輕笑的態度對她說：「反正日本軍隊已經開到我們的土地來了，美嫦，我們只好瞧着辦吧！有整千萬的僑民，在這戰區裏受日本人統治，我們即使更苦，也有人比我們苦上百倍的！」他說完，用無奈兼帶艱澀的手勢比畫一下。

美嫦對他很了解的瞅望着。她的笑靨，像早上的晨光般的和煦和溫暖，使張權那過份的男子氣也鬆緩了下來，只好用溫吞的語氣對她說：「美嫦，好好地聽我的話，只要我們仍在一起，甚麼困厄都難不倒我們哦！」

美嫦低頭佇望着桌面的兩隻蒼蠅，它們嗡嗡的相互追逐着，那只雄的緊扣着那隻雌的。她微有羞怯，一頰都罩滿酡紅。張權不知就理，只是發神的對她露出愛慕的眼光。二人一時間沉默不語。咖啡店內，不知甚麼時候，圍攏了一群人，在呼盧喝矢地擲骰子，骨骰聲響自磁盆上，錚鏘的使人心腦為之一震。

「我們該回去了，美嫦。」張權不願意在這種雜沓的環境下呆下去。他一眼望向已曠在街心的太陽，那日本旗影，厚實地烙印在地面上。他起身付賬，並提起那籃筐的鮮菜和雜糧，二人一前一後的俟過人群，向街外走去。這時候，咖啡店樓上，敵

開的窗扉內，湧出一片起伏節奏的日本歌，大多數人都聽不明白那是唱甚麼，但張權側了耳，稍為用神，才聽了一會說：「是日本民歌：鴨綠江節嘛！」美嫦也通曉日文，頷首表示不錯的微笑起來。

二人相併的影子，昂照在街面上。地上經過昨夜的霪雨，已經出現了一窪一窪的漬湧。馬路對面，橫街角隅，幾個持槍的日兵在巡察。有約莫十來個中國人，在經過他們的面前，不住的頷首，並佝腰搗蒜般地向他們鞠躬。三兩個印度人馬來人走過，也對他們表演着同樣的動作。日兵愛理不理的向地上唾痰，並踢動響亮的皮靴聲。

張權感到屈辱似的憤怒，把眼光挪回美嫦的身上，對她說：「美嫦，妳先回家吧，我還要看看朋友去！」

「嗯。」美嫦低應了一聲，用勁地推動自己的腳踏車，在車橫桿上，解下自己的蓆帽並戴上。一頭頂着紅花花的陽光，帽簷下，她一臉俊秀的臉龐，使張權看的心房嘖然躍動，他有一瞬間的呆定，讚嘆並低悄地說：「美嫦，妳真的好美哦！」

美嫦只是羞澀地橫掉過頭，把眼光放在遼遠的山障上。那裏已有日兵紮了營，豎起了鋼炮，炮口直膛膛地，對着這個凹在山坳裏的市心。亟遠處，仍可見到日本軍旗在飄揚，一陣似有還無的軍樂，緩緩地向此送來。

揚起手簾，張權眯細着眼，望向這遠地的景緻。他沉幽地說：「從前是英國兵駐在那裏，飄蕩着米字旗，豎起的是英國的火炮。如今呢，換了日本皇軍，主宰了一切的生靈。英國人都驅逐到集中營去受苦——」

「人間世事，就沒有一椿是說的準的！」美嫦不知何故，竟兀地說出了這樣不討喜的話。她像是後悔似的，連忙用推動腳踏車的去勢，掩飾她無可自主的窘態。

張權無甚所謂的摔摔腦殼，用關切的語氣對她說：「妳踏車，路上要小心呵！」他一邊說，一邊為她扣好車後架上的籃筐，用手試試它的穩當，才說：「妳會經過我家的哦？」

「有話要我轉告阿伯和玉嬋妹嗎？」美嫦把帽沿扳低，把她的眉眼遮掩了過半。只見她秀嫩的唇皮在翕動着說。

「麻煩妳轉告阿爸和阿妹一聲，說我探朋友去，午飯不回家吃了。」張權說着，一邊把她扶上腳踏車，並親切的拍了拍她的肩膀。美嫦今天著着一套深青印花的唐衫褲，動作靈便活潑的很。她臨開動前，回頭揚起臉龐，在幽替替的帽影裏，對張權

說：「你要小心呢，日本鬼子到處要抓人哪——」她臨末，咧嘴吐着白瑩的牙齦說：「當然，這又是謠言囉——」

「亂七八糟的謠言！」張權擰着頭，佯作生氣地說。

美嫦逗趣地向他翻弄眼睛，然後開動車勢，用力向前踏去。臨走，一重女性身上的微香，在空際盤旋。張權對着她的背影癡望着。她人去了幾步，卻回頭對張權叮囑說：「你真的要小心哪，權！」說完，按覆了一下頭頂上的蓆帽，發勁地踏着腳步逸去。不過瞬眼的功夫，她已沒入摩肩接踵的人影裏。

市街上的公車喇叭聲和人群的喧鬧聲，使晨光已去的街道上，逐漸出現一種半都市式的繁華。太陽已發出亢熱，使每個行走走在街上的人或攤販，無不頻乃拭汗。甚且，連對街上巡察的日兵，也輕噓着氣，在陰蔽處揩着汗水。

徘徊在陽光下的張權，在路邊的小攤上，購買了一包「光」字牌的日本香煙。那價目騰貴的使他皺眉。但他還是付了鈔，轉身趨向河邊的小路上走去。

自從學校關閉之後，他似乎很少機會，再在這鋪滿長春花的小徑上行走了。偶然遇到三兩個小孩，那是他的學生群。他們不是羞澀地掩身在樹影後，就是推着腳踏車，在他的面前，住了腳步，臉上帶着毫不自然的形態，嘴裏輕呼了一句：「張老師。」就急遽的往自己的路上去了。

張權真有一點落寞的感覺。才離開課堂不久的時間，學生們和他即行隔膜起來。老師和學生是一種奇妙的關係，他們沒有友誼，但師生的情份，卻一直建立不起來！

走落一邊河渠，一邊盡是草丘和荆棘的斜坡。張權不期然的深喟一口氣。紅日當頭，罩的他連忙走在一棵芒菓樹蔭下，歇了腳，他抬頭遙望這他生於廝長於廝的市鎮。這裏除了街上多了一些日兵和軍車炮車外，也多了一些臂彎裏，掛着袖章的漢奸走狗。自然，日本的太陽旗，和日皇裕仁的御像，是少不了的點綴。從這山城的外貌來看，實在一時辨認不出，這竟是一個經受戰火洗禮，而最終陷於敵手的淪陷區。

英軍撤退時，雖然搗毀了一些軍事設施，也破壞了一些街道和橋樑。但大規模的破壞卻沒有，雖然電廠一度被毀，但日本工兵很快就修繕妥，全市只斷絕電流兩日，旋即大放光明。有人因此而誇讚日軍效率好，詈議英軍的無能。有人更非議，英軍



率團向日軍投降，英軍將領只向日軍要求：「盡情保護英國僑民」。但他竟然沒有提到統共近千萬人口的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英軍戰敗之後，竟然罔顧於全體的殖民地子民。他們只想到自己！

張權望着河床上的流水，不覺想起這場戰事，究竟誰是誰非。日本人打的口號是「大東亞共榮圈」、「東西新秩序」。他們說，要驅逐殖民地主義者，建造新自由的東南亞。日本人聲言，將幫助本地區人民，擺脫貧窮和落後，並且，由大日本提供科技援助，使本地區人民，迅速並有效的趕上現代文明！

這都是日本軍宣部，通過報刊、廣播、演說等，告諭人民的。這些話的效能，除了產生了少數的漢奸走狗，和日本文化崇拜者外，在民間所爭取到的信任，幾乎是等於零！可是，軍宣部卻樂此不疲的宣傳着。近日，連電影院都頻密的上映日本宣傳片。張權看過一部描述日本在中國東北，推行種種的奴化教育。片中竟有一批操着日語的中國男女，在向同胞們發言，滿嘴宣傳日軍的功德。有些還涕淚滂沱的，用激動不已的歌聲，向遙在東瀛的日皇祝禱。張權那天自電影院歸來，心頭刺痛了幾日方告平復。

隨着日軍將展開所謂的「檢證」行動，謠言就像野火似地蔓延開來。山城本來容納了一批自市區遠避而來的市衆，這些人，一時間爲山城平添了三份之一的人口。在房屋和口糧方面，無疑發生了一些困難。房租和物價，也因之驟然暴漲。可是，在日軍將進行逮捕青年的流言擴散開來後，張權偶然走落街心，仍可遇到的新知舊友，卻不約而同杳然無踪了。在街上兜遊整半天，有時竟無法遇到一個舊識，這不免使到他納罕和悵悶！

「他們都上那兒去了呢？」張權自問了一句，然後嗒然若失地，提起腳步，沿草坡向街外處走去。太陽在樹梢的篩映下，滿地上都是銀花似的閃影。那種自然的奇趣，使他饒有興味地的佇足，留神地觀覽着。

走落街市的邊沿，所見的，竟又是一輛迭一輛的三輪車，上面堆疊着各色箱籠和雜物，和一家大小，全密聚在各輛三輪車上。這些人，在市區流進大量市民的時候，他們卻又離開這裏。他們往膠林或山巔裏走。那裏雖然遠隔文明，但日本人允許山溝裏的人，自耕自足，讓他們自由的發展農作業。只要對大日本皇軍聖政沒有違忤，日本軍人倒也網開一面，讓市區裏的人往山巔裏走。

看着倉促和焦灼的人，推着腳踏車，車後過量

地堆簇着家具雜物的小市民，人人帶着惶惶不安的表情，在河渠的小橋上逸過。順着一條荆棘叢生，蜿蜒曲折的小路，在鬱鬱蒼蒼的山光疊影下，這些人就遠離了山城，往一個原始而陌生的世界，另創新生了。這幾天，山城竟又戲劇性似地，人口的壓力又鬆緩了下來，房屋已不若先前的渴求，物價也稍爲平抑一點，但市面謠言叢起，人心忐忑，誰也不知道今後的日子會如何過。特別是「檢證」這件事，由於大家都無經驗過，只憑謠言和傳聞。是以，許多人都共同得到一種印象：恐怖。人們有意或無意，在傳言上渲染日軍的種種暴虐。有人甚至臚列，希德拉在德國，用煤氣爐焗殺猶太人的惡行。有人甚至拿出陳舊的報紙，上面的圖照不免含糊，但見德國納粹軍官，站在一堆腐爛的屍骸微笑。背後是納粹的軍旗。那個威武的標誌，不知何故，竟讓人聯想到日軍的太陽旗。旗面那像血印似的紅點，除了使人想像到血之外，實在再無其他意義。

這一切，都清晰的鐫刻在市民惶惑不靖的心板上。

張權一直觀覽着，這一幅戰時淪陷區的特有圖景。他同情那些遠避山林的人，更同情那些侷促在山城，不能離開，或不想離開的市民。人們只要不受謠言的困擾，不轉瞬間，被日軍拘捕，然後訊息杳然，然後被發現陳屍河底，或山巔野嶺，人們還是願意，像在英國人統治下一樣，做一個服服貼貼的敗國順民。

只是，日本軍人的鎗枝和利刃，瞬間即粉碎了人們的幻想。就在今天，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蒼穹藍的又深又厚，細看有點異樣的恐怖，人們不免會想到，是不是風雨就會來臨呢？因爲雲塊之後，竟異常的劃過絲絲電光。

張權抬頭望向遠空，對天氣的反應，使他心頭惴惴難安，「這天氣有點不對嘛！」他語着，隨便溜盼街面。除了三幾輛印度人的牛車和中國人的人力車，行人稀少，只有一簇馬來攤販在起火作餅。張權望向四處，一直沒有見到熟稔的友朋。他順着路勢，走向本市的消防局前，在該局大門處，從前英國市政廳種植了一花花圃，花類竟有一部份從英國本土移植過來的，經過園藝家小心調理，竟然大放異采，在熱帶地方欣欣向榮。那一年，英皇屆逢壽誕，市政府大舉慶典，在消防局前舉行花卉展覽。全市的中小學，都派出文娛表演團，參加是次盛會。各表演團體，當日就在消防局旁的草圈內表演。張權那次，也率領了本校的合唱團，在盛會中唱「吾皇萬歲」。當時，本地的日本參贊司，爲了表



示「英日友誼」，也派來了一支日本歌樂隊，在場演奏日本民樂。在絲管悠揚中，張權發現，在一群日本女孩中，兀地凸出一個清俏無雙的中國少女。她微掀唇皮，在低唱日本歌曲，姿容憂悠地，不住轉動那雙靈慧的眼睛。她偶然和張權相觸着眼光，二人心頭發麻似的微微抽搐。在一場偶然的相逢下，二人心坎裏，旋即把對方緊牢地箍扣着。——張權後來打聽，她叫林美嫦，是本市「日本僑民服務署」的初級秘書！

「林美嫦！」當時，張權喃喃地誦唸着她的名字，一直到他們從友誼，提升到愛情的時候，他仍喜歡喃喃地呼喚她的名字！

今天的山城，已淪為日本帝國的統治區，從前的花園猶在，只是花絮已告凋零了。日本軍人，在那裏棄置了一簇簇的炮彈殼，和生鏽並告廢棄的坦克車和軍車。這些棄置物，就像一隻一隻的怪獸遺骸，除了使人望着，頓生冷森的感覺外，就是提醒人們：日本軍人進城了，並且統轄着一切生靈。人如果有抗忤的意志，其收場必然就如這廢置物所示的，最終必然屍骨陳棄，死狀厥慘。

張權眺望着這一攤荒塚似的棄物場，心裏不無感慨的搖晃腦勺。他想到，世事變遷何其幻化，短短的幾個月，日本軍人就陷落了本地區的要塞，並且風雲緊急，澳洲和印度，已到兵臨城下的階段。如果日師得逞，人類歷史將從此進入新的篇章。一種史無可堪的悲慘命運，將使人類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

想到美嫦和他，張權不覺愧仄的搓搓手，用無奈的表情，對自己深淺有加的譴責着。如果不是太平洋戰事突發，他和美嫦本應共結連理了。可是，戰事告急，時局不靖，使到這對戀人，至今仍未有定立夫妻名份！

美嫦還是美嫦，他還是他。在瞬息萬化的世局下，在詭譎無端的亂世中，誰能預料，他們這一點微不足道的愛情，在狂飈的吹湧下，能夠安然無恙的渡過苦境呢！

張權想到前路茫茫，不覺愁苦地，用腳蹭踢着地上的碎葉。他站在一株龍柏樹下，失神地仰望遠空，那裏遊雲皚皚，群鳥飛翫，但奇異的是，遠方竟隱隱傳來悶雷，群鳥相驚伯有地向山屏後掩去。張權走出草丘外，在陽光下，心頭牽痛，像某種不祥之兆，在心胃裏翻騰。他細意的揉搓着胸脅，好讓自己平復下來的，遙望對街的轉折處，那一片本是堆置廢物的草坪，日常除了泊放車輛或垃圾之外，是市民們極少步跋其中的所在。

可是，此刻竟出現了不平常的景象。草坪在明晃晃的陽光普照下，卻聚集了一群人，像觀看熱鬧似地，各族人等都有。他們的背後，竟屹然的停放着十幾輛大小不一的軍車，車面上站着三兩個虎視眈眈的日兵。在他們的身畔，前後架豎起陰森鐵冷的重型機鎗。

張權隔着一條街遠的所在，看到那種景象，心裏突兀的微感不妥。他看的很清楚，有幾個日兵，正揮弄着手勢，向一群撫胸低首的市民們訓話。太陽覆照下，市民們不知是驚懼或熱燥地，不住領首，把兩頰的汗水揮灑在地。

正當張權腳步蹣跚，回身向來處的路上暫走時，突然，一輛鳴着警號的日本巡邏車，在他的面前稍遠處停下。那收煞的聲音，使人聽了牙齦發癢。街上少數的行人，個個都仿似着雷似的，臉色泛着紫色和白色。張權暗地裏喊了一聲「糟糕」，幾個手持鎗刀、臉相凶狠的日本憲兵，碰擊着懾人心魄的軍靴聲，自車輛前後縱跳下來。他們一個勁地，用日本語對街上的行人吆喝，並頻說：「不許動，不許動！」然後，又用半乾澀的馬來話，揮手對眾人說：「都站到對面的草坪去，快！——」

日兵一邊說着，一邊揚起了鎗枝，那霍霍閃灼的刺刀，罩的人們煞青着臉膛。陽光毒照在高空，把每個被戡捕下來的人，那種驚惶和恐懼的神情，一覽無遺的照亮在人前。有一個高瘦的印度人，甚至蹲匍在地，雙肩發顫的悲泣。日本人叫罵的聲音，連樹梢上的棲鳥都驚懼而起。

張權驟逢奇變，心腔裏忐忑不已。他站在路心中，心頭紊亂到發麻。在他身立前後，都是一群畏縮地、瞪突着惶恐眼睛的市民，他們有意無意地，彼此偎傍在一起，彷彿如此可以相互得到庇護似的。大家都仰起脖，用惶惶不安的眼光，望向那群持鎗並陰側癡笑的日兵。張權感到喉乾似的，一直嚥着涎沫。心房的卜跳，使他即使大熱的天候下，額角處仍是汨汨地滲出冷汗。

日兵仍是揚着鎗桿和刺刀，向斜街對面的草坪處揮揚着。這時候，另有一輛日軍吉普車開達，在幾個日本軍人之後，走出一個沉暗着臉，一雙鼠利似的眼睛，鼻準彎勾的中國人來。他踏着鴨步，身著褐灰衣褲，臂膀上圈着袖章，用一臉寒霜和倨傲的神態，對這一群被圍捕起來的小市民，投以卑夷和惡毒的一瞥。

他低首在聆聽着日本官長的訓示，一臉的譏笑，不時領首，表示明白的晃着腦。日本官長言罷，即向他揮揮手勢，逕自向對街的草坪覓去了。日本

軍人的靴動聲，使全場被俘的小市民，每個像被刀戮似的牙齦發冷。

那個接受了日本官長訓示的中國人，得意地，扳起了腦勺，眼睛朝天放肆地轉碌着，嘴角微然勾起，自鼻腔裏哼了一聲，用純正的中國國語，對那群軀體泛汗的市民說：「大日本皇軍，要對你訓話。要你們遵守秩序，列隊向草坪處集中。你們要好好和大日本皇軍合作，接受諭示，做皇軍要你們做的事，否則——」他說着，有意地頓挫一下，揚揚手臂上的袖章，用陰狠的語氣續說，「皇軍軍紀絕不容情。一切抗拒行動，將視作叛逆處理——」他越說越得意，正欲借題發揮，那對街的草坪處，突然響了一下嘹亮的鎗聲。眾人錯愕間，連那個發言的中國人，也不自覺的臉肌顫抖，用低悶的聲音發號說：「大家開始列隊，往草坪處集中，快！——」他揚着手，一群日兵持鎗地監視着眾人。消防局前那一堆發焦的坦克車和軍車，在陽光下，像已死的爛屍，發出一重難聞的腐臭味。

人群三兩地列成蟻隊，嘴上喃喃地祈告着，腳下拖着沉重兼沉痛的腳步，向近在咫尺，卻猶如天涯的草坪上走去。張權參在人群中，一步一徘徊的，向街上四處張望。他多希望能夠遇到一個相知，好讓他把消息傳遞給家人，以及那個早晨還與他相偎相傍的美嬌。可是，他的臉色瞬間黯淡起來。他所見者，街上的人已走避匿跡。在日兵攔路捕人的行動一經開始，市民已敏銳地感到不安，人人奔走警告。街上旋即看不到任何行人。市面如戒嚴似的岑寂，只有日本軍車和軍靴，在寂穆的空間揚起一丁點生氣。

張權失望的，兩掌互相摸搓，而泛起重暖意。他要藉這點暖意，而使自己心房溫熱起來。一種巨大無比的悲感感，盤據了他整個心腔。他意想到，自己這一條命，也許就結束在這陽光璀璨、繁花競放的時季了。他沒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年青，就要向這個本來屬於他的、屬於一切年青人的世界告別！——想到這裏，他腳下走着，步態蹣跚，日本軍人雖然在耳邊惡嘍，他仍然想起家人，想起那多年前病故的阿媽，想起仍盼望他回家的阿爸和阿妹玉嬋，也想起那情深款款的美嬌——他腳下放慢了動作，竟被一個日兵凶辣辣的瞪望一眼，他一時怔忡，眼眶裏漫起迷霧，他知道他有流淚的衝動。但他發覺日兵正對他睨視着，他不能夠在敵人面前流淚，他情願把淚水往肚子裏吞。他強勢地抽動喉核，把眼睛瞪望向前，往那雜沓地，擁集着數百名市民的所在，隱步地彳亍過去。

草坪四處已架起路障。軍車上的日兵，亦在操縱着機鎗，有意無意地，鎗口不時向人群裏晃動着。日兵持鎗的監視着人群。人人都在喘咻着氣。太陽肆意的撒放光棘，刺的每個人除了滿體汗油，就是眼迸金光，整個腦袋都在昏聩和迷朦中。有人兀地驚呼了一聲，在草坪一堆垃圾叢裏，一個雙臂和雙足捲曲，一頭一腦都淌滿血水的屍骸，在白悠悠的陽光下，正以無比恐怖的姿態凸現着。那個枉死的人，在血潮流溢中，仍是睜眼望向草坪四處的日兵。

「呵，怪不得哦，剛才那下鎗聲——」一個黯啞的聲音，發自一個滿臉麻斑的中國人嘴裏。他靠在張權身畔，他那哆嗦的口音，充份表現了他內心的驚悸。

「是印度人嗎，嘎？」一個淌汗的印度男子在問。

有人含糊的應了一聲，有人肯定的領了首。有一個馬來人捶了捶胸，用慘感但似呻吟的聲口說：「他們將要把我們怎樣哦——」他隨即哦吟似的祈唸着，張權從他翳然的聲氣中，聽出他是在唸誦回教的可蘭經。

正當眾人在愁悵嘆氣的時候，前頭的人群，激起了一種異樣的騷動。有人低呼地驚叫着，有人連忙捂了雙眼，不敢正視眼前的情景。——一個歐籍男子，由於出言仍不免帶點西方人的傲慢和無禮，被一個日軍軍長，連連揮掌擱擊着。歐籍男子仍然硬朗的站在草坪上，一言不發，用憎恨和凜然的目光，瞪望着眼前這個，一身明亮軍裝的日本官長，嘴角撩起一重無畏的卑夷。他被擱擊的嘴角淌血，血水隨着日本官長的手擊，而使他光潔的軍裝沾上一點滴一點的血花。歐籍人仍然對這個比他矮上一截的日本官長，投以使他無以忍受的睥睨。

日本官長咆哮地踢動軍靴。他戟指着那歐籍人，用極其生硬的英語說：「你算是甚麼？白皮豬佬！——你算是甚麼？白種流氓！——」。說着，不住的敲動軍靴。

歐籍人用手拭去嘴角的血水，露出一排血滲滲的牙齒，用篤定和冷然的語氣，對日本官長說：「上尉——」

日本官長瞪亮着眼睛，一叢小髭在他唇槽上蠕動，他揮着微沾血絲的手掌，岔嘴喝問道：「你竟知道我是上尉，嘎？」一邊說，一邊用鷹隼似的眼珠睽望着歐洲人。

「當然。」歐洲人吐了口氣，對日本官長睽望着，說：「你的軍章，已告訴我了。上尉。」





「哈，一個聰明的白種人！」日本上尉冷凜地說道。他隨手掏出手帕，邊拭去手上的血汗，一邊沉吟的用日本語，自言的說着，「嘿，白種人的血，流淌在亞洲的土地上！」他說着，眼睛裏兀地掠過一重凶光。

「血沒有白流的，上尉——」歐洲人眼裏閃耀着智慧的光。

「喲，真不簡單嘛，聽的懂日本話！」上尉帶點詫異的，向前走了一步。他和歐洲人相距不過三尺，仔細地瞅望着這個有點清瘦，兩目炯炯有神的白種人。他灰藍似的瞳仁，睫毛特長，鼻脊高聳，宛似一件白磁似的透着清亮的肌膚。他無比自信的瞪望着眼前一切。遠天滾動着悶雷，一群翱翔中的飛鳥，兀地驚撲向丘上的珊瑚樹裏。風雲變的鉛似的沉重，看光景像是風雨驟臨了。

張權屏息地，在人叢中，輕蹣的移動着腳步，用兩隻焦惶和不安的眼睛，望向那個岸然站立在上尉面前的歐洲人。心裏暗暗發急，自言自語說着：「天呵，這歐洲人幹的是甚麼？」旁邊一個年齡相仿的中國人，在太陽下喘息，卻對張權投以了解的眼光說：「這歐洲人活不長了——」說完，他像祈禱似的噓了一口氣。

「你認識他？」張權掩抑不住好奇心。

「不認識，但知道他是一個記者，文化人，經常在本市內外走動的，名叫華爾德。有人說是英國人，他自己卻說是英法混籍人——總之，大家都不清楚！」他聳聳肩，攤攤溢滿着汗油的兩掌。

張權一邊聽，一邊卻注意到，那日本上尉踢動着軍靴縱步上前，對歐洲人——華爾德連連擱了幾下巴掌，然後用粗暴的聲氣對他罵道：「你對我講國際公法，嗚？白皮豬！——」旁邊的日兵，每個人都凸出瘳笑的臉孔，對這一嘴一頭都是鮮血的白種人，投以毒辣的眼光。有個日兵，甚至惡巴巴地對他揚舞着鎗枝和刀刃。全場被俘的小市民，大家心腔撲動的觀覽着這恐怖的一幕。

「你說的，白皮豬，噢！——」上尉在軍帽的簷沿下，翻弄着兩隻稜角似的眼睛說，「根據現代戰爭法，佔領軍不得殘虐當地人民，噢，是不是這樣？——」他對華爾德不住的戟指着。一邊說，一邊咄咄逼人的盯着他。

華爾德那種中年人的穩健和成熟，使他即使被辱後，仍是保持他的溫文和鎮定。他說：「殘虐淪陷區的平民，至少是觸犯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上尉。」他說到「上尉」這兩個字，聲音微弱的，順手揩拭嘴角的血絲和頸頰上的汗珠。太陽已被烏

雲掩沒，地上起了陰鬱的寒風。

「你住口，白皮豬！」上尉氣怒的輕托軍帽，把他那雙利眼，正好清楚地賤望着華爾德。後者仍然屹立地，兩手垂直，用怡然的態度望向這暴跳如雷的上尉。上尉狂怒的蹣步上前，舉拳在華爾德的額，連連揮擊了兩拳。跟着，狠狠地咳吐一聲，把一口濃稠的涎沫，吐在華爾德面上。連串的動作，使他額根暴兀，聲口惡狠的斥罵道：「白皮豬，你口出謊言，嗚？」四周的日兵，部份還交枕着手臂，用奸獐的笑意，張望張那個耳根發紅，一臉唾沫和血水的白種人。草坪上的小市民，無不驚懼的牙齦打顫。張權向霉灰的天空翻弄眼睛。他此刻有一個念頭，就是烏雲快快散去，太陽最好盡快再浮冒出來。即使熱燙而死，也比諸這樣陰幽幽的天候，使人窒息和難堪來的好。

「哼，我倒要教訓你，白種流氓。這種——」他威武地向市街周圍晃指一下，「這整個城市，整個國家，都是天皇陛下的聖土。這裏的人，每一個，不分種族，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天皇陛下的子民——」他說着，演說似的踱着方步。到這時候，才見他按覆着腰脅上的軍刀，那刀鞘拖拽在地，發起一重喀噠響。遠空之下，劃光一道電光，烏雲翻滾，驟然已是風雨到來的時候了。

華爾德略現疲態的，用極大的支撐力，使自己微然哆嗦的身軀屹立着。他的心胃，在這時候，特感不適的沖擊着。他因長時間的站立，心腦已膨脹的，使他神智昏噴，胃液翻騰，一種嘔吐的衝動，在他喉嚨裏湧起，旋之，鼻腔裏一酸，一重混濁的穢物。嘩拉地向地面吐去。他腳步浮蹉，一個踉蹌的幾乎穩不住身子。但他很快地，又平靜下來，用絡滿紅絲的眼睛佇望着上尉和所有的日兵。

草坪上的人，頻頻皺眉的張望着這緊張的一瞬。張權特別是挪前一步，透過密集的人群，望向那個已然抽出軍刀的上尉。他猙獰的向人群溜盼一眼，示威似的揚着軍刀，刀面上白花花的閃弄寒光。奇異的是，那軍刀柄上，竟然紮着一絡縞白的布絮。按傳統的慣例，日本軍人在刀刃染血之後，總要為死者的亡魂掛孝的。自然，這只是一般人的傳說，究竟實情如何，則不得而知了。

張權在沉思中，猛地醒來的時候，旁邊的中國人，在他耳畔低吟地說：「華爾德，這回真的完了。可憐的華爾德——」他說着，聲音像招魂似的，使旁人毛骨聳然。

在冷風吹湧下，上尉的軍帽，帽簷在微微顫動。他擺弄着手上的軍刀，戟指着華爾德說：「我可





以告訴你，白種人。在本城，至少匿藏了整千整百的抗日份子。他們視日本天皇的恩德，為洪水猛獸。不但不知恩圖報，還俟機向皇軍襲擊，破壞日本天皇的良法美意，對日本帝國大大不敬，對日本皇軍諸多誣蔑！——」上尉的英語稍不靈便，但他堅決要把話說的清楚。是以，一邊說，一邊用手勢強調着。語調越說越激昂，用的手勢也帶勁有力。當他揮指着在場的市民們，人人仿似心臟被戳似的，引起一重痙攣似的麻痛。張權則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他對華爾德抱持着萬二分的關懷，對日本侵略者則滿腔憎恨。但他對上尉那種，固執地要用生澀的英語，把他自己的話說出來，那種堅毅和頑強，打心裏升起一種欣賞式的情緒。其實，他大可由通譯，把話說的清楚的，但他則不然。日本人和日本軍人的質素，無怪戰發前和戰發後，都是有口皆碑的。只是，他們這種質素，竟然逆用在窮兵黷武上。不惜禍國和亡國之虞，對全世界的和平正義展開挑戰。

張權不知道華爾德，是不是和他一樣的想法。但此刻，所見到他，已經滿頰清汗的唇肉顫抖。他的體質，使他無法在草坪上久立。兩腳抽筋似的，像要曲膝倒下，但他硬勒的嘴犄角，仍然倔強的，表露出不肯向敵人屈服。他宛如一隻受傷的小獸，用警惕和欲反撲的姿態，對着每一個欲向他施行攻擊的日兵。

可是，日兵們只是觀賞着他們的獵物，在逼入犄角後的憤怒和無助。他們偶而咧嘴，向地上吐着涎沫，並用厚重的軍靴，在草莖上踐踏。連帶使那些鮮艷驕放的花架，連根夾瓣地，一骨碌地踐的稀爛。一群小小的採蜜蜂，也兀地噙噙竄起，向遠遠的花叢裏飛去。

上尉毒辣辣的眼睛，向全場的人睽望着，然後陰惻惻的冷笑，舉起右手，用中指和食指扣擊地，發出一重清脆的聲響。背後的日兵中，走出先前那個臂環袖章的中國人來，他涎着臉，向上尉討好地譏笑着。上尉只是橫睨他一眼，用一種征服者的神態，悶聲地向他指示幾句。中國人臉上泛着油光，一排黃牙參錯地兀出嘴，並不住的領首，表示完全明白的意思。

在人叢中，每一個被拘押的人，看着那個中國人，一邊聽日本上尉說話，一邊用辛辣的眼光，向人群睽望着，人人心頭發冷似的打了一個寒噤。注意力已由華爾德的身上，轉向上尉和中國漢奸的方向。只見到漢奸望了華爾德一眼，才回身走了幾步，向着人群們說話：「你們都看着，這個白種人，

就是反抗皇軍，破壞大東亞共榮圈の間諜和走狗——」他用的是中國話，聲音似破鑼的，使聽到的人有耳麻的感覺。但他說到「走狗」的時候，前排的人群中，有人不知如何的苦澀地、曖昧地嗤笑一聲。他竟有尷尬的感覺，馬上挫了挫口氣，臉龐上掠過紅暈，然後，加重語氣的續說：「按照皇軍法例，一切間諜——」他自覺地頓了頓語氣，臉上一紅一白的，才帶點期艾的說道，「一切反皇軍份子，不論國籍膚色，不分男女長幼，一律伏法嚴辦。這個白種人，是一個文化間諜。潛匿在本市，俟機對敵國傳遞訊息和情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日份子——」他說着，唾沫星子四濺，狀甚得意地舞揚着手。在冷陰的天氣下，每個宛如木塑，昂立在草坪沿的日兵，臉上露出倨傲的神色。尤其是上尉，他將軍刀重新入鞘，對站立在坪一端，在微微啾啾的華爾德，嚴厲地斜睨幾眼。華爾德伸手撫胸，像禱告似的翕動着嘴唇。他聽不懂中國話，但中國人一邊說，一邊向他戟舞着手指的時候，他知道他的命運，已經走入最陰寒的地步了。但他的精神力量，仍使他仰立不倒。他只是半閉着眼，默誦着經文，尋求精神上的慰安。草坪上一剎時的明亮，天上劃過電光，跟着震耳欲聾的響雷，像猛獸咆哮似地，向人間轟鳴着。

雷聲使中國人的話，大部份掩蓋的毫無所聞。他最後的話是：「給殖民主義一個痛擊，給企圖阻逆皇軍大業の間諜——壞份子，徹底的撲滅和粉碎！——」

張權站立人群後，只是腦袋發漲的痛苦難堪。他礙難設想，一個在淪陷區的中國人，為了蠅頭利益，而罔顧民族大義。在敵人鐵蹄的蹂躪下，他們竟不是起而抗拒，而是投身事敵。就像眼前的中國人一樣，他的血是中國人的血，他的臉孔是中國人的臉孔，他說的話是中國人的話。可是他的心呢？他的靈魂呢？

想到這裏，張權有錐心的刺痛。他無奈而失神的睽望了華爾德一眼。只見他在默誦中兩頰搖動。旁邊有人說話，張權聽到這樣說：「這個中國漢奸，從前在本市的酒吧當巡場的，後來開賭檔，與人發生爭執，鬧出了人命，把一個賭客活活刺死。事發後，在英政府的通緝下逃逸了。一直都不聞消息，直到日本鬼子開進來了，他才兀地浮冒出來，做了日本人的走狗——」說的人壓低着聲音。有一個印度青年聽着，用腳踢動着地上的草架，悶鬱鬱地向地面唾了一口濃痰，口上說着馬來話：「豬，中國豬！」他管自說，頸脖上嶄現青筋。旁近的中國

人，有人聳然變色的對他瞪弄眼睛。有人只是搖頭長嘆。大部份人都佯作聽不清楚地蹙尖着眉。張權臉上羞赧的，亮起一瞥紅光。

各人正在愁嘆聲中，突地，空氣似乎震盪的，使人神經爲之抽搐。人們心魂激動的，看到一群日兵，正把站立在草坪上，口中輕翕誦經的華爾德，推向草坪稍後，靠近垃圾池的土丘上。那是一壠墳起的黃土坡，上面光禿禿的只是泥巴，在其旁野生着一叢臘紅花，花色紅艷地在涼風中搖曳。有幾隻野鼠，竟然在枝根處跳躍。

華爾德腳步踉蹌的站立在土丘上。他站的位置，比水平綫高聳的多，是以，他看別人時，不覺的俯望着。人們看他，不自覺的竟要仰着臉。華爾德的形象，一瞬間竟像聖主君臨人間似的，用一半慈愛、一半憐惜的神情俯望蒼生。天上閃電夾着雷轟，風息捲着草坪沿的兩棵黃槐樹，葉聲沙瀝的響吵着，雨點微細的飄落下來，滴在人們的臉頰上。旋即，像人人流淚似的僵立在那裏。

日本上尉用手撥撥臉頰上的雨珠，用軍人持有的步姿，向華爾德所站處踱去。他用食指，指晃着華爾德說：「你還有甚麼可說，嘎？」他仰望着似乎遠在蒼穹的華爾德。

「如果你要處決我，也讓我知道理由。上尉。」華爾德一臉上都是雨汁，活像是一個水晶雕塑出來的臉相，在風雨飄搖中屹立着。

「你是英美殖民主義者的間諜，是破壞大日本天皇聖土的地痞流氓——」上尉的軍帽簷角上滲滿着雨花。他操的是日本話，並揚動着手勢，向華爾德斥責着。

「嘿，這竟是日本皇軍的理由。那麼，皇軍還講甚麼正義——」華爾德一身濕透。他碩壯的軀體

全凸現出來。

上尉大怒地踢着腳。地上已滲了雨水的草架，吱吱地發着水聲。他狂暴地罵說：「住口，白種流氓，你竟敢毀謗皇軍令譽，嘎？」他喊破喉嚨似的叫罵着。

草坪上的日兵，每個都肅容的盯着華爾德。他們一頭一臉都浸濡在雨水中，但各人仍是昂立，並習慣似地，手覆機鎗，或撫摸軍刀。風雨驟密，各人那木然張眉的神色，毫無變左地凸現在臉盤上。人群也是兀立在雨幕裏。天上頻頻閃電，雷聲由遠而近，忽然霹靂一聲，震的人衆心頭起疙瘩。人群中有人喃喃地哀嘆着。有三兩個支持不住的馬來人印度人，匍匐在地，一鼻一口的吐着涎沫。痛苦呻吟聲，在四週蔓延着。人人都在冷雨裏發抖。

張權用手撥着臉上的雨絲，強睜起眼，望向灰濛濛的遠際。在消防局的另一端，長街寂寂，只有一重半神秘的雨幕，把整個山城都覆蓋着。一排排古舊的樓屋，像埋在雲煙裏半隱半現。所有的山巔和叢林，都像潑墨畫似的，山色了無間。——市上的行人，像走避瘟疫似的杳無踪影。馬路中央，在雨花飛旋下，竟然有幾隻黃牛在徜徉。

「開鎗！」兀地，上尉與雷聲爭鳴的驚喝，擊動着每個市民的心房。人們抖擻起精神，抬眼向草坪外望去。只見在雨霧迷漫中，一個日兵，正舉起鎗枝，向聳立在黃土坡上的華爾德發動。耳邊清亮地「砰」鳴一聲，夾着天上的雷響，黃土坡上，血水紛紛地濺射。血絲衝向天空，又淋漓地潑向草地上。華爾德頭顱被炸開半截，腦液和血漿可怖地沖擊在黃槐樹上。驚起一群棲遲中的白鴿，啾啾地冒着雷雨，向天地一色的蒼空飛去。(1)

## 雨花隨筆



\* 郝毅民

# 向白紙 訴說

貞尼，一位華籍單身婦女，是我的一個長期訪客，為時有五年以上了。最初兩年，每週來見我一次，談上四十五分鐘；第三年每月來見一次。最近兩年來，她只偶然間投我一首小詩。詩是用打字機打在活頁記錄本的單頁上。

貞尼雖身為華人，但只會英語英文。她的小詩當然是用英文表現的。兩年來在我手上的小詩約有十多篇了。現在我選她在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一首，譯成中文，發表在這裏。

### 生 命

甚麼事要我作，甚麼話要我說？  
 在偶或的未來一日我要看見甚麼？  
 這世界當真只為富與強者麼？  
 或許有個地方那兒屬於我？  
 忘去我的困擾，忘去我的所好，  
 忘去我的痛心，忘去我的懼逃。  
 這兒只有一個標的在我生命中熱情相期  
 而那就是走進天國當我們吐着最後一息。

.....

詩，確是呻吟，但不是無病的呻吟，而是發自真實的靈肉之痛。

五歲之前，貞尼已是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了。卻很不幸的，數度被一個十多歲的男孩誘她作了性的工具。她是無知的，雖然貞尼也經驗到肉體的快感，但更有一種恐懼，因為這事是在偷偷摸摸中，大人不知的情況下做的。

快感使她不忘，恐懼使她不安。懷着這樣一顆矛盾長到十四五歲，原來簡單的矛盾也化育出繁複的幻思。貞尼會要向媽媽傾訴，但因那個男孩原是媽媽娘家少子；貞尼的傾訴被斥為污穢的瞎說，受到了嚴厲的責罵。

貞尼肉體的發育，受着內分泌的推動，人是出落得如花似玉，內心的情韻卻成為群魔亂舞，狂喜與呆凝爭相奪得生活的主位。她煩惱、恐懼，她厭惡自己，看不清客存。在她眼中靜物跳起舞來，不見人時卻有惡言惡語在耳邊聒噪。

她被判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被排斥在正常人的生活路綫之外。她經驗中的性行為被認為是“病的”幻想。在五年的歧路上她曾被三條大漢輪姦，她自己在無助中只能死屍般的僵臥不動。這五年的生命啊！她要從“不正常”中學到一種甚麼使自己脫困，走出那座龐然的“怪屋”。

詩中開始的兩句：“甚麼事要我作，甚麼話要我說”，正是在當年的“次級人生”中企圖脫困學習的條例。

在她初次會見我的時候，已經走出“怪屋”八年了。而她對於“性”所引起的肉體需要和人文社會的禮教要求還是沒有方法處理。八年中，她偶然有被僱用做打字員的工作，經常是個失業者，因此她也是個貧者。

萬丈紅塵中，繁華的物質享受，高視闊步的驕傲，一一的都要錢買；樣樣都誘人艷羨。貞尼的生命是充滿矛盾的；貞尼的生活是充滿刺激的；她在心火與物火中過日子！只有她生的欲望支持着她忍受着煎熬度日。

她要去闖一闖靈肉的險關。我捏着一把汗，同意她去闖！我覺得如果肉體的需要與社會的束縛兩不協調，終要有一方敗退，才有可能求得一時之安。這一時之安也許會提供一種機會讓人可能重尋新路。

貞尼選了一個長週末，找到了一個美國出生的希臘青年，同住了一個房間裏，有如兩匹春情發動的野獸，在密林中狂鬪性的本能。貞尼把隱藏在心的幼時的記憶一一的主動的重演。一週後，貞尼來見我。初時默坐，慢慢地把空虛的視線收回來。

「我……」她在搜尋字句來表達一種經驗。

「實在也沒有甚麼。空虛的……」

「肉體的接觸也不能溝通兩人間的隔阂……」

這時候我感到要發言了。我向貞尼說：

「看來這次的闖關並不是沒有收穫的啊？」

「是嗎？」貞尼抬起頭來望着我說。

「你不是已經說了嗎，肉體接觸不能溝通人間的隔阂。那麼，今後你肉體的麻煩該不會再擾亂你的心情太多了吧？」

貞尼默然的望着空際，良久良久。

「我覺得不錯，讓我這麼做做看。」說完她離去了。

我記得此後不久，貞尼投給我了第一首詩。我推斷——她是：向白紙訴說。

---

# 小說所引起的 聲音與憤怒

---

Stephen Singular 著

\*洪玫瑰譯

\*卡德納騎着本田電單車去上課。



尊·卡德納身穿黑皮革夾克配藍色牛仔褲，騎着一輛本田摩多西卡，進入明漢頓的紐約州立大學校園，他教授文學創作的所在。當他走過校園時，其實是跳多過走，常常高聲唱歌，不斷的停下腳步，從後褲袋中掏出一本小型記事簿，便開始塗塗寫寫起來。寫的可能是一本新小說、劇本、書評、或三個他正在寫作中的其中一個歌劇的某部份歌詞。卡德納，現年四十五歲（1978年），曾經嘗過寫了十五年的小說而找不到出版商肯為他的書出版的滋味。

然後突然間在七十年代，他開始彷彿每六個月，甚至每個月，都出版一本新書。二十一本已經出版的著作包括了六本小說、一本短篇小說集、兒童書、童話、批評、一本敘事史詩和其他難以歸類的創作。在『格林德爾』"Grendel"——詩中，他重寫十八世紀的一首英詩『貝奧武夫』"Beowulf"，採取妖魔（即格林德爾，譯按）的觀點來寫。不單只這些，卡德納還是個受人敬重的中古文史學家，曾經寫過學者型的論文，翻譯以及兩平關於十四世紀英詩人喬叟的書。羅拔·道華斯在評論『十月之光』（全國書評人會稱爲一九七六年的最佳小說）時寫道：「卡德納是近代小說家中令人目爲之眩的巨匠：一個叫人信服的模仿者、腹語專家、木偶大師以及一人樂隊。」

在現時針對當代美國小說的內容與形式的論爭中，卡德納已成爲領頭的戰士。他十分不滿現代文學所走的孤立心態與毫無感情的路線，認爲它敗壞了很多有才氣的作家，甚至它的讀者。在一本近期的書『

論道德小說』中，卡德納寫道：「差不多所有的現代藝術都是富有、商業化和不道德的。」結束時還挑戰似的說道：「我們要掀起的戰爭，不是藝術與社會之爭……而是長久以來的死對頭：真假之爭。」他也得到了他所希望的筆戰，很多有名氣的小說家都已向他反擊，而現在的他又再進入進攻狀態。卡德納在他的新書『小說的藝術』中，改良他的批評，使之更尖銳。對於藝術的目的，特別是小說的，他表露了一種近乎救世主的心理，而他的論調與小說，明顯的，已觸痛了他所反對的作家與他想使他們歸依的讀者的腦神經。卡德納的觀點，反映出一場自喬叟思以來便令文學心靈爭論不休的深刻辯論。

卡德納相信這時代再也沒有偉大的美國作家了。依他之見，尊·巴克、威廉·格斯、唐納·巴德梅和史坦利·愛爾京，他們這些作家，對“標新立異”或玩弄文字或文學遊戲，比對把注意力放在角色的道德或感情問題上，表現得更有興趣。諾曼·梅勒、祖瑟·海勒、尊·阿代克和羅拔·庫兒，還有其他一些作家，甚至完全不關心他們的小說人物，而在卡德納看來，這是任何一個作家的致命弱點。而一些其他小說家，則是自我陶醉的哲學家（如沙白羅），或充滿了“哀憐的絕望感”（如湯姆斯·賓鍾）。

「現今缺乏第一流藝術的現象，」卡德納堅持說道：「不是因爲社會的病態所致，而是缺少好的藝術才造成社會病態。……真正的藝術，創造出我們的社會應該爲它而生而不是爲它而死的神話，明顯的，

我們的社會正是十分需要這一類的神話。……道德小說表揚正派行爲的典型：角色的基本優點，他們內在的與外在的對抗混亂、錯誤與邪惡的掙扎，帶給我們本身的掙扎，睿智上與情感上的堅實支持。」

卡德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晚期的托爾斯泰——這也好像是他唯一讚許的小說家。托爾斯泰和卡德納兩人都是「哲學性」的小說家，受基督教的影響（托爾斯泰最後的一部大小說是『復活』，卡德納的第一本書也名『復活』）；兩人都曾因一名兄弟的死亡而深受刺激，而兩人也都認爲當代的藝術缺乏道德嚴肅。卡德納曾經寫道：「我同意托爾斯泰的說法，就是藝術的最高宗旨是使人選擇變好。」但是那個在『論道德小說』中出現的男人，酷似托爾斯泰多過卡德納所重寫的格林德爾，『貝奧武夫』中的那隻史前怪獸。格林德爾匿身於森林，咬牙切齒的痛恨人類的愚蠢，伺機襲擊希羅卡村莊，準備將它整個的撕開，殺死那裏的人。卡德納本身（如托爾斯泰一般），有着反城市的偏見（特別是反紐約市的偏見），而在讀他的批評著作時，可以聽到他磨牙的聲音。他好像又無畏又殘忍，如果必須選擇和他或一頭猛獸共渡一宵的話，或許你會考慮一番才作決定。你或者從未想過，尊·卡德納會是謙和的，說話的聲音是寧靜的，每當提起他的父母親時，聲音會塞住，而且是個自稱「絕對的快樂」的男人。

× × ×

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在紐

約州的霸達維亞市出生。他的母親是個中學文學教師，而他的父親到今天仍然在打理農場。還是個小男孩時，由他餵牛，父親親手乳牛，母親坐在倉房的一角大聲吟頌莎士比亞的作品。父親就會演起他喜愛的角色來，背讀出台詞。到了晚上時，則吟唱詩篇好讓兒子入眠。尊才八歲時，他開始寫詩，由母親抄進一本本的小書中，送給親友當作聖誕禮物。他的童年完全是田園似的，一直持續到他十二歲那年。一九四五年的春日某個下午，尊駕着一輛拖拉機在犁地，而他的弟弟吉爾伯，則尾隨坐在一部購置不久重逾二噸的耕種機上。吉爾伯突跌下地，尊回頭去看，剛剛看見耕種機的機輪正碾過吉爾伯的盤骨部位。他們兩人都知道吉爾伯不該騎上那架機器，可是尊的家人也都知道，他不可能及時使他的弟弟倖免於難。

自此之後，尊不再駕駛拖拉機，而是坐在機下寫小說。他憑空造出發生在樹林中的通俗劇、愛情故事與謀殺案。他向表兄弟們朗讀他寫的小說，他們當時在農場裏幫忙。如果喜歡他的故事，他們便為他打氣，幫助他做工，這樣他便可以寫下面的一章。但倘若他們不喜歡他的故事，便會噓他，把乾草丟向他的臉。「這教會你去娛樂大眾。」卡德納說。他想像出一座城市來，每個下午向纏綿病榻的祖母講述那裏的人的種種活動。「我為她而編造故事。孩童時我是個撒謊精。我不斷的說謊，卻不是想得到甚麼。只是讓人相信我是種樂趣。我的謊話令我難堪，但卻從不停止說謊。

× × ×

十九歲時，他開始寫第一本「真正」的小說，二十年後這本書便成了『錄山』，而他也和他的二表妹，鍾安，結婚，自兩歲起他們便相識了。鍾安是個音樂教師，作曲家，也是個「出色的鋼琴師」，這是根據卡德納所說的。這對夫婦育有兩名孩子，祖兒十九歲，露茜十七歲，而他們的婚姻也維持了二十三年。卡德納不想提起他的婚姻，不過只要話匣子一開，他便滔滔不絕。

「我們對藝術有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既然藝術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這個問題便很嚴重。」他說道。「她為我彈奏她的作品，然後問我：『你覺得怎樣？』我會說：『好極了。』她知道我根本不那麼想，然後又再問：『你真的覺得怎樣？』我最終總會告訴她每一樣我覺得不對勁的地方，她便會整個地崩潰。我始終想不出應對的方法。」

「她很喜歡一些我寫的，同時也很討厭一些我寫的。她認為我過份對待其他作家，而且也太過賣弄聰明。她喜歡我不喜歡的作家，自然而然的，如果我痛恨這些作家，便是對她不滿。但是我不能保持沉默，因為我對我所做的事感覺很強烈。這是自我的保護。我有很兇猛的見解。這是我依賴生存的東西。鍾安盡了她的能力來維持寧靜，而如果她是個笨女人的話，我可能會不出聲。可是她卻是個和我截然不同的卓越藝術家。因此我們常常互相恐嚇對方，有時還打起來。」

他和鍾安已分居多年，卡德納說他正着手離婚。卡德納現居住在賓州的連斯波羅鎮（人口五百）的一間類似美國歌德似教堂的百年老屋：內有十

五間又大天花板又高的房間、黑雲石砌成的壁爐、橡木地板、壁板、門上面配上原裝橡木雕成的飛簷。卡德納現和麗莎·羅森伯同居，一名年二十四歲的作家，也在明漢頓的紐約州立大學執教。她搭他的本田摩多西卡去上班。他叫她的小名麗茜，兩人常常相視微笑。他說道：「如果十年前我就知道有一天我會因為吸煙太多，喝咖啡太多，不做運動而愁的話，真是謝天謝地了。」

卡德納是有理由擔心他的抽煙習慣的（他說自己不猛吸煙斗便寫不出東西來）：兩年前，他證實患上結腸癌，必須動手術割除。他需要定期的接受檢驗，到現時為止仍未有復發的跡象。「我現在覺得光陰寶貴。自己的健康威脅已經夠了，所以我不想受騷擾，或去參加舞會之類的東西。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便是讀書與寫作。」

其實他的生活並不像所說的平靜。在大學的學年時，星期一和星期二他教書，週末便到國內各地去演講，閱讀他正在寫作中的作品（現時約有十五六部），向其他小說家挑戰。其他的週日時間，通常在深夜，他用來寫作。「大多數人要花六個月的時間來完成一個電影劇本。我可以在四天之內寫成。寫歌劇會很快。詩、兒童書和短篇小說也一樣，只要幾晚，最多幾個星期。只有小說才寫得慢，耗費我的精力。」他承認教書工作，無論在經濟上或時間上都很浪費，但也覺得他沒有其他選擇。「小說是我唯一的宗教。如果我不通過教書把我的觀點傳達給年輕的作家，我將來會在地獄裏萬劫不復。」講到此處，他笑了

起來。「噢東西也是浪費時間，可是你一定要噢。一個作家是眾人的能源中心。如果你的能源中心夠大，你可以寫出垃圾，也會被人當以黃金看待。」

× × ×

一九六五年卡德納首次寫『論道德小說』時，沒有人肯替他出書，因為見解太過異端。一九七五年他把書重寫，他收斂了一些，也找到個出版商。其中有幾篇文章經過摘錄登在文學雜誌上，而以書名為題的那篇論文則獲得崇高的普斯卡獎。卡德納的論見（就是現代小說是充滿病態的）因此而流行起來。

卡德納在這個題目上的最佳作品，是『小說的藝術』。從表面上看來，這是本小說創作入門之類的教科書，不過在此處，卡德納不再咬文嚼字，而是清清楚楚的闡明何謂他所說的道德小說。他說小說必須在讀者的腦海中創造出一個『鮮明而持續的夢境』。他寫道：「大小說令我們心神完全投入其中；我們不但對小說中的困難有所反應，彷彿當成真的，我們還會表示同情，思考以及判斷。我們代入經歷角色的種種考驗，從中學習成功與失敗、某些行動、某些態度、觀點、主張、與信仰，一如我們從生活中學習。因此我們開始懷疑，偉大小說的價值，不只是娛樂我們，讓我們暫時忘憂，不只是擴大我們對人類以及地方的認識，而是它也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的信仰，加強我們體內的最高貴品質，令我們對自己的失敗和限制感到不安。」

在針對當代小說的論爭中，上面那段話是站在傳統的據點上來說的。威廉·格斯是卡

德納在文壇上的好友也是死對頭，也是一九七九年度美國藝術與文學學會所頒發的「優異小說獎」的得主。去年秋天，兩人在俄州的辛辛那提的小說節上展開文學辯論。這場卡德納——格斯辯論其實已佔據了二十世紀的一段很長的時間了。這可以說是由喬哀思而起，兩派人馬以讀得懂或讀不懂『芬尼根的守夜』，且不去提是否喜歡，來決定地位。有人曾經說過，地球上只有十二個人瞭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讀懂『芬尼根的守夜』的人，還不知是否有那個數目呢。

在喬哀思之前，好的小說的定義，不外是圍繞着佈局、戲劇、情感和人物打轉。亨利·詹姆斯以為人物，就是一切，他的格言是：「人物是佈局。」讀者讀一本小說時，會瞭解某某人所面臨的某種情感上或道德上的難題。好多二十世紀的藝術家，如哥露德·史汀、約克申·波洛、尊·柯治等人，卻把注意力移向別的地方，那就是新的文學技巧、視覺性與音樂性的語言。所得到的結果，不只普通讀者難以瞭解，除了專家以外，而且也不再那麼在乎長久以來的人間種種問題。技巧是有進步了，感人的力量則是相應的減少。

「威廉·格斯形容他對人物性格的理解為：任何在書的大部份中起緩衝作用的語言。因此理想也可以成為人物。那是自由的意願，也是宿命論。那是本質，也是意外。「本質」比我大多數的朋友更加有趣。當有人問：「你怎樣塑造人物性格？」時，有時他們會以為你真的去偷看別人如何行動。那不是文學活動。也許這樣是很有趣的，不過文學活動是在紙

頁上建造起來的語言。」

倘若一件藝術作品是如此的以自我為根據，是如此的毫無光澤，那麼它所得到的反應也會是這樣。有很多人，包括著名的藝術歷史學家肯尼·克拉克，曾經承認對大部份的現代藝術感到不解。很多年來，有很多讀者和批評家對現代小說的某些共同點感到不滿。遠在六十年代，批評家尊·阿力譯已經寫道：「在近代的文學歷史中，從未有過像今天這般對嚴肅小說的重視。可是也從未有過像今天這般嚴肅小說與我們所認知的經驗之間的隔膜，它們跟我們的切身問題是這樣的毫無關係，對想像力是這樣的毫無挑戰性，是這樣的缺乏情感與思想性，因此這種小說是令人看了要打呵欠的。」而李斯利·費德勒也回應他的話說：「在今天，一口氣讀上幾本小說是使人產生沮喪感的經驗。讀到第四或第五本時，我便會開始想：去他媽的『小說』，恨不得溜出去看場電影來得痛快。」

卡德納是美國小說家之中發表這種論見的最早也是說話最有力的其中一個，而且還親自動手去做點成績出來。

× × ×

或者圍繞着卡德納的最有趣的問題，不是他說的話對不對，而是他自己所寫的小說，有沒有實踐到他自己所提倡的見解。在『格林德爾』這首被批評家稱為「魔術性」與「小傑作」的早期力作中，卡德納把讀者帶進那匹怪獸的心腦深處，反而會為牠而叫好，雖然格林德爾是隻會傷人又會喫人的野獸。批評家李察·羅克，在一篇反駁『論道德小說』但稱讚『格林德爾』的論文中寫



道：「小說在寫得最好的時候，是把危險帶到道德水平之上的。」

卡德納接着寫了『陽光對話』，一部厚達七百頁帶領讀者遊歷他的家鄉霸達維亞的小說。這部暢銷書共有八十一個人物，還有數不清的大情節與小情節。他所描述的龐雜活動（類似狄更生），第一次表現出他的深湛才華。小說中的兩個主要人物無數次不斷的哲學性對話，是有意模仿柏拉圖的，時空從大約記元前兩千三百年的美索波達米亞先人跨越到百事可樂的一代。現在重讀這部書，不禁令人想到卡德納說過的話，其實是對他自己不利的：「分別出偉大藝術的主要特點是，它確實使人感到它的良好意圖和效能的存在。……當我們形容藝術的功能是有效的，即是說它的能量不會胡亂的發射，不會作無謂的自我矛盾，不會引起不必要的疑問或者困難。」

『十月之光』，卡德納的最新一本小說，也是另一本暢銷書，講的是一名保守的北方佬，詹斯·佩之和他的姐姐莎莉，一名八十三歲在茁長中的婦解份子，兩姐弟之間的恩恩怨怨。詹斯把莎莉鎖在她的房間中想逼使她降服。在她設計出一個可以殺死他的陷阱後，她找到了一本「廉價」的平裝書，便看起來以打發時間。卡德納把莎莉所看的書一字不漏的寫了出來，因此在整本的『十月之光』中，我們被逼着在這本書與書中書之間不斷的跳來跳去。讀者「鮮明與連貫」的夢也因此而永遠的不連貫和不完整了。這本「書中書」充滿了毒品走私者、黑人謀殺犯與鬧酒鬼（全部是卡通人物）

，還有地震與飛碟等等東西。書中人物彷彿可以背得出整套的古代與現代哲學。有很多地方像是歪改他早期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這本書中書佔了小說的三份之一篇幅。

雖然『十月之光』被譽為一九七六年的最佳小說，很多批評家卻對它惡評。批評家羅拔·道華斯寫道：「卡德納的作品，令人有來自一個裝進了太多東西的腦子的感覺，這腦子會抵受不住自己所一手造出來的誘惑，就是恨不得把所有的希臘神話、西方哲學，從柏拉圖到現在、中古托論、英國文學和建立在農夫、警長與鋼琴教師的日常生活的教徒神學等等，一古腦的都搬了出來。」黛安·顧爾，另一個文學批評家，也寫道：「在小說的奇異經濟原理中，說得少往往會說得多。『格林德爾』證明卡德納會知道這一點；但他現在則有重新學習把話說得簡單的必要。」

威廉·格斯曾被人問及為何卡德納會如此受讀者歡迎。他答道：「那邊有一大堆群眾爭着去要他給他們的東西。你讀『陽光對話』時，會一方面覺得這本書很容易懂，可是，你也會覺得你正在讀一本很重要的書，一本有份量，充滿了思想性的書。這本書可不是亂來的。即使是有着相當智慧的人，也不會對單純的文學發生興趣，人們還是愛看寫得好的舊東西的。他們要的，是基本上不會令他們不舒服的東西。他們要的是娛樂，因此尊·艾爾文的『卡普的世界』像是掘到了座金礦。」

當我打電話給卡德納想要安排個訪問時，他說她很忙。「我去演講，一個小時可得一

千塊錢。」他斷然的說道。「跟你說話，一分錢也得不到。所以我會因此而損失五千塊。我想這不值得浪費我的時間。」他停頓了一下，說道：「要說就得說快些。」他的無禮像在溶解中。他再說了一些話，然後說他會考慮。在掛斷電話前，他說：「謝謝你。謝謝你打電話給我。這個星期六我將會見你。」

麗莎面帶微笑的開門給我，然後去叫在樓上的卡德納。過了一會，我看見一個衣著蓬鬆的矮短男人走下長長彎彎的梯級向我走來。他的頭髮隨着他的腳步而擺動，而他身上穿着件皺巴巴的粉紅色襯衫，襟前用扣針扣住，沾滿了油漆的藍色牛仔褲，還有雙破破爛爛的鞋子。他的臉紅紅，因睡眠而呈現腫脹，或者也是睡眠不足的關係；他剛才寫作到早上六點，那是五個鐘頭前，而他的眼睛，是屬於一個七十歲的人的。他微笑，不是在歡迎我，而是接受他的任務。他泡了咖啡，我們一起上樓去。

有好幾十隻蟲蠅屍體分佈在他的書房樓板上與窗台上。卡德納坐下他的書桌旁，開始把煙絲放進煙斗裏。他的指甲焦黑，因為常常清除煙垢的關係。他向後靠，眼光看着窗外，開始說起來；所有的惡意假裝都消失了。他很坦率，因此過了一會我便試着問他為甚麼他要把自己打扮成那個樣子。（當他把遮住他的前額和眼睛的銀灰頭髮撥向後面去，他顯得英俊。）

「我喜歡這樣。」他說道，微笑地抽他的煙斗。「這樣很舒服。其實不只是舒服那麼簡單。當麗莎對我說：『你要剪頭髮做個正常人』時，我覺

得一陣子的恐慌。習慣是在不知不覺中養成的。我覺得和世界孤立了，好的和壞的方面都有。我的外表可作為一堵牆壁，因此我也少了些麻煩。如果我被逼着玩把戲，我也不需要玩得公平。你已經受警告了。」然後他又微笑了一陣。「不過我不會玩的，因為我認為它有吸引力。」

在談話中，卡德納為已被批評家指出存在於『論道德小說』中的某些漏洞作出解釋：「當我說偉大的小說通常會引向對人生的肯定時，這句話是不十分正確的。我認為拉辛的『飛德內』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戲劇之一，可是我看過後卻站不起身來。它像把我殺了似的。」

他繼續說道這個世界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差不多所有的作家；過後，他又咬着牙大彈起好幾個文學界的知名人士來，如：阿代克、格斯、巴德、沙白羅等等。

趁着他停頓下來時，我便問道：「那麼你自己本身呢？你是不是個美國大作家？」

「嗯，」他一邊裝進煙絲一邊說道：「我是那些很嚴肅的假裝者的其中一個。我書內的錯誤，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都可以發覺到，但是我是一個嚴肅而謹慎的哲學小說作者。但最後你還是不能為你自己的作品下判，因為你不可能為自身的心理限制下判。」

卡德納滿意他自己的作品嗎？

「不滿意，我還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我不斷學習新的技巧，建立良好的目標，寫令我可以更進一步的故事，使我建立起信心。可是我寫着的這本『陰影』（他的最新小說，

已經寫了好幾年仍未完成）卻令我洩氣得很。它一直把我往下拖呀拖的，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事。我已經渡過了想要成為大作家的時期，現在只是要寫作而已。聽起來好像是瘋話，可是我已經不再乎我的小說是否有印上我的名字，只要小說寫得好就夠了。」

「當你突然開始對自己的立場有信心時，你就不再為地位而擔憂，而是開始去看周圍的事物，找出其意義與感覺。我現在所寫的這本小說，是對生命，對生存，對愛情的肯定。不只是盲衝瞎撞的。」他把煙斗從口中卸下。「和一個愛你而不是在心理上跟你競爭的人在一起，對你的幫助是很大的。被愛是件愉快的事。」

除了『陰影』之外卡德納也寫着其他東西。不久前他在『大西洋雜誌』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贖罪』，寫的是一個名叫傑克·霍桑的十二歲小男孩。它是這樣開頭的：「在四月的某一天，萬里晴空，一天蔚藍，藏紅花盛開着。傑克·霍桑把弟弟大衛輾死了。雖然在最後的關頭，他可以踏緊拖拉機的煞車器，救回弟弟的一命，可是他卻不知所措，或是不能好好地想，而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事情的發生。就如他日後一生中見到往事一回又一回地，歷歷浮現腦海中那樣，意外發生過後，傑克轉向藝術方面尋求贖罪，他玩起法國號角來。有一個批評家為文稱讚『贖罪』時寫道：「這次不再有他早期作品中的煙花四射，語法脆弱的現象。……整個故事本身都是力量，超越過自以為是的學者見解，超越過力的堆砌。」（托爾斯泰在『懺悔』中描寫他弟弟的死亡。）

在離開前，我問卡德納為何對藝術有此救世主似的懷抱。「是它創造了我的生命，當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找不到任何支撐，任何依靠，任何在我痛苦時能夠安慰我的東西。藝術使我的生命充滿了歡樂，而我也想讓其他人分享我的歡樂——這就是救世主的意義。」

他開始越說越快，煙斗也在撲上撲下。「我讀托爾斯泰的小說所得到的樂趣，就是他從來不犯任何錯誤。他有思想，他對人類和生命忠實，你的心會被他拉住。你不會相信他會放開手。直到你把小說讀完，一個錯誤也找不到，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痛快。事實是他竟然可以做到這點！因此當那些虛假的東西出來時，真會把人活活給氣死。我對那些我不認為是真實的東西大罵，因此我向來只寫真實的作品。我寫得很賣力，帶着批判性的眼光來寫，因為我想成為那歡樂的一部份。我要人們在談有意義的話時都會提起我。」

---

\* 尊·卡德納 (John Gardner)，美國年青的一代小說家與文學批評家，也是在大學裏執教的學者。生平著作甚豐，曾以『論道德小說』" On Moral Fiction "一文獲得 Pushcart 文學獎；一本以同名出版的文學論述，一面世便使他成為爭論性的人物。一九八二年底死於車禍，僅得四十九歲。

# 論道德小說

John Gardner 著

張媚兒譯

真正的藝術應是載道的：它尋求改善生命，而不是敗壞生命。它尋求隔開，至少是暫時的，我們與瀕臨滅亡的世界的距離。我不否認藝術，與批評一樣，可以合法的讚美一些無關痛癢的瑣事。它可以開玩笑，或嘲弄，或用來打發時間。不過雕蟲小技的藝術是沒有意義或價值的，除非是放置於較嚴肅的藝術的影子下，而後者卻可以擊退惡魔，使這個世界能抵受瑣事的騷擾。但凡是趨向毀滅的藝術，虛無主義或犬儒主義的藝術，皆非真正的藝術。藝術主要是嚴肅與對人有益的，是一種對抗騷亂與死亡與痛的遊戲。

藝術必須是道德的主張說並不需要理論來扶持；只需要想想那一些故事是經得起考驗而流傳下來：『伊利亞德』與『奧德賽』；艾斯賽勒斯（Aeschylus）、索霍格斯（Sophocles）以及歐里必帝斯（Euripides）等希臘悲劇詩人的作品；味吉爾的史詩“Aeneid”；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與拉辛的劇本；托爾斯泰、梅爾維爾、湯姆斯·曼以及喬哀思的小說。這些作品——全部是真正的藝術——經歷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的變遷，仍然可以發揮它們的影響力，雖然產生這些作品的文化早已腐朽。

但是很明顯的，藝術的道德性是可以照顧自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好人好事並不如地心吸引力般顯著。好的藝術通常都必須和壞的藝術相競爭，雖然從長遠來看，好的藝術勝數較高，原因是它們可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雖然是以外文來創作，可是短期的阻障依然令人沮喪。好藝術的創造者——也即是已經開化了的藝術家——仍然極易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因為他一樣可以從他不願意去創作的藝術中看出其優點，可以為最廉價的色情文化尋找藉口或辯護，至於那些更為可怕、更為「嚴肅」的虛假藝術，更不用說了。而垃圾藝術的製造者，或稱為野蠻人，卻不如此小心翼翼地力求公正。

事實是，高貴的思想、高貴的人類行為為典範，古往今來皆一樣的真實與適用，卻可能變得不流行

，被人乾脆的忘光了，或者索性被「進展」所掩蓋。

即使是最差最劣的藝術，我也不會要求立法禁止，因為強制性的道德是傻瓜的道德，而且我也同意托爾斯泰的說法，就是藝術的最高宗旨是使人「選擇」變好。不過我認為假如壞的藝術膽敢自鳴得意的話，就應該將它的真面目暴露出來，而且我也認為有關最好的藝術的辯論應該時不時的提出來，因為我們對藝術的鑑賞能力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倘若我們具有此能力，我們的壞書、壞畫以及壞曲也不會如此之盛了。

道德藝術通常都儘可能的舉出嘉行以作典範：譬如說：小說、戲劇和電影中人物的基本優點以及他們與紛亂、錯誤和邪惡的對抗，給我們本身的掙扎帶來精神上與心靈上的堅強支持。有時候必須承認，道德感過度強烈的藝術家會忽略了這點，把他的作品局限於知識探求上，也就是忽略了有些東西必須是通過想像才能獲得的。一本描寫一個強姦犯或殺人犯的想像力豐富的小說，可以比一千宗心理社會學的研究更能啟發人心，而對此種小說的讚美或譴責都是無用或顯得小氣的。這類作品有明顯的價值，甚至也可以寫得很優美，卻只是剛剛攀得上藝術的邊緣而已。在另一些地方，道德模型卻是非直接性的，如莎士比亞筆下的馬克白的矛盾就很含蓄，有時跟本就讓一些小角色來擔當道德人物。

從讀者或批評家的立場來看小說，很容易造成一種印象，即小說是嚴肅的，有思想性的，或是哲學性的，原因是純粹因為有些小說作者是聰明的思考者，他們可以通過說故事表達一些深邃的思想。所以亨利·詹姆斯告訴我們有關美國人的無邪。梅爾維爾如何向我們展示天地不仁對生活的影響等等。文藝批評家的看法是正確的：作家確是在傳達思想。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可以不必知道，而作家卻一定知道，在寫作過程中作家不斷的發掘、作出以及試驗其思想。因此小說儘所能是一種思想方法，哲學性的。

## 小說作為宣傳品

同時也必須承認一些好與「嚴肅」的小說只是第一流的宣傳品。寫這種小說時，作者已經胸有成竹他想要說的話，而且堅持其思想不受說故事過程而改變。有好些中世紀文學就是這樣產生的。教義本身就是素材，而貴婦、紳士以及野獸等等只不過是把教義傳達得比較漂亮的工具而已。『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和『大人國與小人國』"Gulliver's Travels"（佔一部份）都是這一類型的小說，一些現代的作品如湯姆斯·賓鍾的『地心吸力的彩虹』"Gravity's Rainbow"也是。這類小說，不論是教條式或諷刺教條式，可能十分引人入勝，可能說服力十足，可能是絕對的藝術；但是此種小說，與其稱為真正的小說，倒不如說是更加接近佈道的宣言，近似潑普的韻文文章多過伊利莎白時代的戲劇。

這類小說可能是，也通常是道學味極濃的，而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也可能道德感深重的小心翼翼着，不置謊語，只作真言。不過我所說的真正的道德小說，「藝術」不只是裝飾品而已：它控制辯論，也自行約策，它強迫作者既能投入其中又能保持超然的警惕力，驅使他——其方式連抽象的邏輯也不能解釋的——朝向未可預料的探索，通常，也改變其思路。

道德小說通過小說的創作過程傳達所發掘出來的意義。只要我們翻閱某些作家的草稿便可看到這種過程的操作情形。因此我們看見托爾斯泰在『雙婚記』中另有一套看法和態度，此書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早期版本——女主角安娜，出人意料之外的嫁給維龍斯基——然後作者逐漸的發掘，數易其稿，一層比一層深入故事的含意，修正其判斷，在偶然之中埋下伏線，進入新的視野，直到最後他寫下那些令我們感覺極富戲劇性的行為與思想為止，彷彿那些堅決的結論是原原本本從托爾斯泰的頭腦中一下子迸發出來的，就印在出版了的書上。因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邁斯京的無邪與無能所帶來的更好與更壞的含意而痛苦。我們看卡夫卡寫了一遍又一遍的草稿也會發現這種情形。

## 小說作為新發現

寫小說不是一種讓好人和壞人相關的思想方式。其實這種小說本身並無錯。它可以是有趣、或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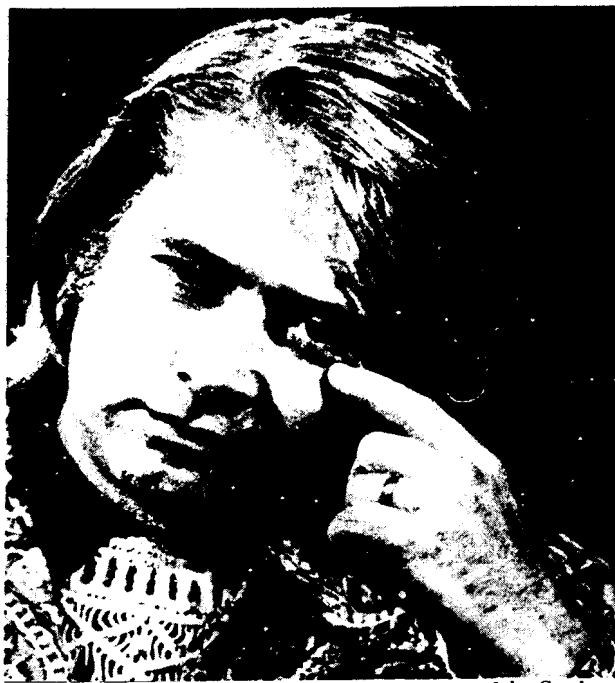
滿刺激、或令人過癮的煽情；它可能是說不出的充滿機智，或嚴肅萬分，或神秘萬狀，或是其他東西；可是它只擁有聰明與說教，並無表現出精神上的掙扎。寫小說成為思想時——這種思想不如邏輯學般限制，只可當作是普通常識而已（可是也無法去證實其真確性）——作者便通過他的小說創作，把這種發現傳達給讀者。

他的發現有多種方式。作家多數是自模仿中學習。在構思一個場合時，他會一步步的自問：「她會不會這樣說呢？」或者：「他會真的丟下鞋子嗎？」那場戲在他腦海中上演，他演出每一個角色，極力對涉及的每一個人公平（正如阿里斯多德所說的，——模仿每個人物，即使是對待最微小的角色，也不能流於公式化），而當他把那場戲結束時，他已從抱着同情態度的模仿中瞭解每個人做過些甚麼，為甚麼有爭鬪，有意外，或種種其他事件發生等等。作家也採取同樣方式處理整部小說。他自己問自己，在一連串有着某種前因後果的事件中，A事會引來B事而不是C事嗎，然後他從創造出，至少是通過他本身的思想考驗和世界上的經驗，故事的無可避免的發展。無可避免性當然和寫實主義沒有關係。某些甚至全部角色可以是虛構的，如飛龍、半獅半鷲的怪獸、阿溪里斯的能言馬等等，可是一旦某個角色建立起來後，那角色便必須作適當的演出。

## 語言與佈局

可是就有很多當代的作家，如史坦利·愛爾京（Stanley Elkin）者，卻寧取諧趣的驚奇而不去作有力的發現，不去着重人物或事件的渲染，而去致力於作者的個人表現或詩意的文字。不可否認的，隨着語言自由的跑有時會帶來未可預料的視景；同時也是事實的是，史坦利·愛爾京也不再像尊·班揚（John Bunyan）在他的那本十七世紀的托喻小說『天路歷程』說其有意識的謊。但是要走愛爾京的方式而想走得成功的話，需要很大的天才，我們也很懷疑這樣做是不是值得。

就是因為任意發揮的佈局最終會令人感到乏味，所以阿里斯多德反對以意外事件來解決佈局的問題。如果阿里斯多德的理論仍然普遍的受人瞭解，我們也不必在這個題目上饒舌了。但不幸的是，近



John Gardner

年來阿里斯多德的學說，在一些現代的作家群中已經不再流行了，這一群人，當然包括了史坦利·愛爾京在內，在某種程度上由威廉·格斯（William Cass）領頭，他把小說只當作是文字的理論影響力廣泛，部份原因是他的文字表現得引人入勝的豐富。

格斯的論點，想這對某些讀者來說也許是真的，是當一個作家描寫一個場面時，讀者的想像力只抓住作者所特意提供的細節，就因為這樣，舉例來說，如果作者只單單說這個角色是戴眼鏡的，讀者就不會對角色的鼻子、眼睛、額頭、身材或衣服有任何的概念。倘若文字果然是作家的唯一材料，那麼一個作家的興趣只在於語言上，而給於同樣炫耀的文字時，一個描寫得栩栩如生（當然，格斯一定不贊成“栩栩如生”這個形容詞）正面對着迫切難題的角色，和一個堅持純屬虛構只活在紙頁上文字中的角色，這兩者就應該毫無分別。根據此種說法，為一個小說中的人物而悲而喜，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只是這種理論有一個破綻：文字是能引起聯想的，文字的組合形成連串的聯想。文字在讀者的腦海中喚起情感的意象組合，把文字恰當的組成一體，注意音韻的安排時，如長短音、平仄音、輕聲或

重聲，可以令我們神遊書頁中，這個想像中的世界是如此的真實與使人信服，當我們聽到廚房的一聲叫喚或敲門聲時，才忽然驚醒過來，瞪視着房中熟悉的一切，這間半小時前我們才拿着本書進來閱讀的書房。那些說我們不必把小說中人物當作「真人」看待的，就等於叫我們不要去害怕夢魘。

### 小說與真實的比較

我們檢視一個如托爾泰的作家的重修原稿時，或我們本身是作家，如何把小說的場面和真實世界作比較時，我們所學到的，就是研究人們的行為與說話，為何他們對某種事物有某種感受，氣候如何影響我們，為何我們對一些人會這樣而對另外一些人又不會，這便帶引到知識、感覺與感情上面去了。在小說中我們會後退一步，衡量在真實生活中沒有時間讓我們去衡量的事物，而偉大小說的作用，便是緩和真實的經驗，減輕偏見，使之人道化。

一個人開始寫作一本小說時，總會有某些明晰的概念，舉例來說，我在近期的一本小說『十月之光』中，一開始便以新英格蘭的價值觀為我們所必須遵守的價值觀作為全書的概念，而這就是好的匠藝、獨立精神、胸懷坦蕩等等。把這些概念在現實環境中加以各式各樣的考驗，時時記得保持中立的態度，就會極不情願的發現，當初的構想是太過簡單了。這不是說概念是立不住腳的，只是模擬真實的經驗是具有道德教育性的。

在這我剛才所說的過程中，讀者是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因為他所看到的不是作家的全部經驗，只是作家必須把故事發展成那個樣子而已。不過一個好的作家，會在有意及帶點機械性的情況下，給於他的讀者，等於他所經歷過的思想步驟的戲劇性的經驗。這可以和他的思想步驟相比擬的便是懸疑性。

### 懸疑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天啊，這個時候還來談論懸疑，比談論道德感或謀略更加令一個作家感到難為情。三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剛剛開始學習如何寫作的文藝青年時，我會對那些怎樣使讀者吊癮的論調大為光火。懸疑，在我看來，還有那些專搞懸疑的愚蠢作家的所作所為，好像等於是笨驢前的那根紅蘿蔔，而我只想把我的讀者和我一樣平等看待。可是懸疑，如果瞭解正確的話，是很嚴肅的東西。作家提出一個道德

問題，角色的可羨或可惡的意圖，還有對他有利或不利的環境，其他角色的感覺與需求，倫理習俗的限制等等。因此，與其一下子便得到答案，讀者便面對必須作諸種選擇的折磨，而作家，便是把他曾經思考過的各種可能性，以隱喻方式呈現出來。

表面上來說，此種拖延使到最後的決定，也即是戲劇化的行動，更加刺激；但拖延行動，主要是把主角的決定變得更有哲學意義。不管主角的行動是對或是錯，他的行動所反映的不只是他的本性那麼簡單，而是反映出某種理論的接納與其他理論的拒絕而已。小說寫得「緊密」的話，諸種選擇便借其他配角來表現，沒有任何角色是不賦以哲學任務的。真正的懸疑和沙特所說的選擇的痛苦是一樣的。

### 想像力乃最後的考驗

不用去說也知道，但我還是要說，有關人類行為動機的理论，不論是多麼堂皇多麼令人尊敬，不論發言者是心理學家也好，生物學家也好，神學家或哲學家都好，作家都必須對這些人的理論保持懷疑態度。作家的唯一權威便是他自己的想像力。通過想像，他找出甚麼事會發生，為甚麼會發生，自己親自演出每一個角色，把自己想像為一個第二代移民的意大利裔美國人，說適合身份的話，然後又變身為一個愛爾蘭警察，等等。如果作家毫無保留的接受別人的人類行為準則，那麼他自己便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只是把別人的理論加以戲劇化而已，縱然那些人是權威如佛洛伊德、阿德勒、藍因或某名心理學家。不消說，個人可以創制個人的行為準則理論，來當作試驗。但是最後的判斷，還是要靠作者的想像力。真正的道德小說，在現實世界中是太過困難也太過危險加以試驗的，可是在作家腦中，卻是既安全又重要的。只有一個瘋漢，才會殺死一個又老練又精括的當店主人來證明超人的理論；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可以在毫不損人的情況下，令到虛構的拉斯科尼科夫在十分真實又是虛構的聖彼得堡演出這一幕。

創作小說是一種思想方式，因為通過模仿我們才瞭解所模仿的東西。因此小說是一門令人信服、坦白但是難以證實的科學（舊的說法便是知識）。它之所以難以證實，是因為它必須依靠讀者本身的感應及對事物的看法，這是我們無法加以試驗的。因此，這種來自模仿的知識，其品質完全依靠模仿者的理性與定性。

明顯的，理性與定性是沒有絕對標準的，不過

粗略的大概還是可以做得到的。一個作家，如果對生命滿懷憤恨，藐視愛、藐視忠、藐視禮（根據某種程度的），或者換一個方式說，一個作家的每一句話都令讀者感到不平、殘忍、愚蠢、自大、無知或瘋狂；如果他對任何一人或任何一事都沒有一句好話，除了那個代表他自己的角色之外；如果他無法從數世紀以來快樂的人所認為快樂的事物中找到快樂，如孩子與狗、上帝、和平、財富、舒適、愛情、希望和信仰，那麼我們可以十拿九穩的打賭說，他根本不會盡力去同情和瞭解他人，沒有嘗試去假設自己和他的敵人在特別情況下會有甚麼行動。在一些比較精妙的藝術中，我們也可以辨別到這些意向，譬如說，當我們感覺到作者對某些小角色不公平，或他對某些地方表現出厭惡。這一個作家並非把小說當作思想方式，只不過是傳他自己的道的工具而已。

通過對正確隱喻的瞭解，可以把作家帶領到更深入的發現，如釋夢者的發現，一個隱喻如何引向另一個隱喻，提供了對瞭解作者下意識思想的線索，而通過這些線索，乃是建立於現實結構上的種種假設。尋找這些線索與假設是第三個也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份，在整個把小說當作是一種思想方式的創作過程中。

這種類似「神的啓示」的發現，不是完全有預謀的，而是進化的。對一個道德作家來說，這並非是一種手段，一種娛樂的方式。這反映出一個藝術家的基本信仰，就是，思想不是天馬行空的（如存在主義者所說），而是一個完全真實的元素，在發現自己的當兒也發現了世界。藝術家的理論，一旦表現於他的方式中，便是他所獲得的靈感，是在最超然的狀態下獲得的，而不是最「客觀」的時候，不過，他是從熱情的投入之中發現甚麼是真的（不單是證明那一樣東西是真的），他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是絕對的有效，不只是對他來說是真實的，對全人類來說一樣是真實的。

有些作家，如瑪拉末，堅持他們只不過在東拼西湊，直到好像每一樣東西都各歸各位為止。不管哪一個作家怎樣說，這種被小說糾纏的感覺，拒絕讓小說獨立，直到它成為一個自供自足、另一種真實、一種有機體，便是真正的作家對自己本身約束以及通向瞭解的道路。就是在這一點上，虛假的藝術無望的整個崩潰下來。一個人不可能完全紙上談兵，便可以創作出像湯姆斯·曼的『死於威尼斯』和福克納『聲音與憤怒』般厚密的象徵結構，不過，謹慎的計劃仍是必須的。

### 好與壞藝術的對立

以上所列出的便是我所說的「最好的小說」。我相信所有的藝術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的，雖然我沒有資格去證明。不用說也明白，我的意思並非要大家都故作嚴肅狀。我一點也不反對打油詩，童話故事或早期的電視劇「星球之旅」。我確實強烈反對一般人對性與暴力的崇拜，更強烈反對的是犬儒主義與絕望感的泛濫，雖然我也不鼓勵對傳播媒介的檢查。我相信，只要一響起警鐘，好的藝術便很容易擊敗壞的藝術，而現在這種缺乏第一流藝術的現象，不是因為社會的病態所致，而是缺少好的藝術才造成社會病態。在這往的幾十年中，美國已經逐漸的抖落了在三四十年代電影中所習見的幼稚病與假正經。在尋求更大的真實的過程中，我們會錯誤的以為最殘酷最醜惡的吐詞便是最真實的。真正的藝術絕對不會被此種妖言所惑，真正的藝術本身自有其防範。

真的藝術，其特殊意義像我上面所描述的，澄清生命，建立起人類行動的典型，抓住未來，小心

判斷我們對的或是錯的方向，有歡欣，也有悲悼。它不說大話。面對死亡時，它既不嘲弄也不嘻皮笑臉，它創造祈禱詞。它所創出的視象，值得人們去把它變作事實。它不嗚咽不畏縮也不投降。它不把希望放在某些宗教理論上。它引起閃電，或者本身就是閃電。

黑暗的深淵挑起某種吸引力，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我們也不會給這麼多藝術家這麼多金錢好讓我們可以繼續瞪視下去。可是黑暗的深淵只不過是生命本身，或者是可能會發展成那個樣子的生命，而瞪視着黑淵，並不能做出甚麼來，只不過證明其存在而已。真正的藝術，創造出我們的社會應該為它而生而不是為它而死的神話，明顯的，我們的社會正是十分需要這一類的神話。我所說的神話並非只是充滿了希望的童話故事而已，而是經過了謹慎與訓練的作品的作品；一個結構良好的神話是值得相信的，即使是試驗性的；而藝術創作是一種道德行為；而一件藝術作品便是一個道德典範。

\* 本文譯自 "On Moral Fiction",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卡德納：「我不猛吸  
煙斗便寫不出東西來  
。」

猴

戲



\* 張橫眉

\* 猴功

「求求您們，如果您們要關我，請把我關到動物園裏罷……跟獅子老虎關在一起也可以……如果您們慈悲一點，行行好，放我走罷，我實在沒有必要麻煩您們關我……我不會做壞事，不會騷擾您們，我會證明給您們看，如果您們更慈悲一點，把我放生到……叢林裏……」

南部××鎮××神經病院十九號房的病人，一旦發覺走廊響起腳步聲，便立刻衝到門口上面的長方形小窗，把臉扭曲的擠壓在鐵欄上，低沉、沙啞、顫抖的對訪客說。倘若訪客只是木頭一般站着，或掉轉身子離開，十九號便張開缺了四顆門牙的嘴，響亮、刺耳像禮炮嘶吼——倘若他發覺來人是管理員，上面的話便會省略，直接開炮——：

「你去罷！我詛咒你死！我要殺死你！殺死你……」

便夾雜着猛烈的咳嗽了。

「聽見咳嗽的聲音，便得趕快走了，」院長說着走向21號房，「下個戲法是用牙齒撕咬鐵欄，那四顆門牙便是這樣子咬掉的。」

「特別是晚上，房裏便發出一——」院長對我後面關着的院長室大門吼着：「赫——赫——便如獸叫聲罷，」他把嘴巴撮成一個小圈：「嗚——嗚——有時候像狼嗥——奧——奧——伊——嗥——這般奇怪，根本不是人發出來的聲音！」

我便被他遽變的表情逗得笑起來。「這麼叫的

時候，他在幹甚麼？」

「有時候用四肢在地上爬，有時候蹲着用兩腳像袋鼠跳，」食指和中指在桌面點三下。「有時便在地上翻滾，兩腳亂踢，雙手抓頭搔胸的——十七號的病人，他有時候是很正常的，問我們的管理員那邊是不是關了一隻野獸？哈！哈！」

我陪他笑着。「三餐正常罷？」

「吃相像野獸！不用手抓的時候，便趴着把頭垂到飯盒上！」院長又笑了兩下。「他吃過人肉！」

「人肉？」

「他發瘋的咬住劉管理員的手臂——這邊的病人咬人是很常見的事——他不一樣！咬住了便不放，不管怎麼踢他打他，便是不放！劉管理員手臂上的一塊肉給咬了下來！他活生生的帶血吞了下去！」

「那時候門牙還沒掉罷？」

「對！現在沒人敢接近他了！要打掃房子時，食物裏放麻醉藥，便像對付野獸！他拿命跟你拼的！」

我想起離開十九號房時聽到的叫人兩腳發軟的吼聲。

「這傢伙合你的胃口罷？」院長笑說：「他的事，你可以到Z鎮打聽。」

到Z鎮需要四小時路程，我挪不出時間。「院長應該知道罷？」

院長答應把十九號的事告訴我。他一再強調，



如果我不滿意的話，便到 Z 鎮打聽，那兒的成年人幾乎都親眼目睹過。提到一些細節時，他總是提醒我：「我講的只是粗枝大葉，要知道得詳細一點的話，去問 Z 鎮人。」

## 1 •

林太太拎着一個空籃子，打算到田裏挖蕃薯，天氣熱，她把滿六月的兒子放在懸繫門前兩棵榕樹的吊舖上，一來可以不給太陽曬着，二來她在田裏方便監視。哄他入睡後，林太太拎着籃子，踏上田畦。

起初她回頭看了兩次吊舖，並沒異樣，等籃子裝滿一半，她再回頭看第三次時，卻發覺蹊蹺了。榕樹樹蔭下的風，把吊舖吹得左搖右晃。她空着手跑回樹蔭下。吊舖是空的！

林太太屋裏屋外，前園後園搜索過，便準備橫過屋前的柏油路，到對面楊家求助時，在柏油路上碰見一個背着雙手漫步着的人了。

這人看見林太太，便問：「有事嘛？林太太。」

林太太發覺這人便是鐵面後，心裏猶豫了一下，但也顧不得太多，匆匆說了。鐵面聽了，繃緊五官，說：「妳趕快叫人幫忙我，我到水渠和大嘴湖看看！」

林太太更緊張了，越過馬路奔向楊家。鐵面又吩咐說：「叫他們看看附近有沒有可疑的人！」

忙了一個下午，出動左鄰右舍及所有林太太的親戚，仍沒有着落。鎮裏最沒人緣的鐵面，表現得比任何人都積極、熱心，他說：「六個月大的孩子，不會爬只會滾，一個人能走到那裏去？所以只有兩個可能：一，被壞人拐走了，各位都聽過販嬰集團這種東西罷？不過我們鎮裏，一向平平安安，從來沒出現過甚麼壞人，各位要是這幾天見過可疑的陌生人，要講出來！在那裏見過，長得甚麼樣子，等下福公報案時，各位記得一五一十的跟辦案人員講清楚！二，這附近雖然沒有野狼老虎，但是有野狗！各位記得經常聚集在屠豬場的那一批野狗罷？瞧牠們餓得那副三年沒有啃過東西的饑相，甚麼事情做不出來！」

漸漸把鐵面圍成一個圓圈的人群，這時都驚嘆了一聲。那批為數八頭的野狗，大家對牠們熟稔得那一隻瘦那一隻壯，那一隻黃那一隻黑，那一隻兇那一隻好，都一清二楚，其中有一隻，一臉猙獰，獠牙暴突，身材魁梧，經常走在群狗的前頭，大家都認定牠是首領。牠們每次覓食滋事時，只要有人把首領打退，其餘的狗便會喪膽似的哀叫着，夾尾逃逸。想起這批似乎比販嬰集團還有組織的野狗，大家沒等鐵面說完，便氣呼呼的捲起衣袖了。站在

圓圈裏面的林太太，更哭得起勁。

「各位！我們人多，辦起事來方便！」鐵面說：「要等警察去找的話，林太太的兒子連骨頭也不剩一根了！」

林太太更不能自己了，即刻有兩人上前安慰她。

「如果販嬰集團做的，他們不殺人，林太太的兒子不會有事，這事交給警察去辦！」鐵面繼續說：「但是如果野狗——我們現在馬上就要行動！……唔，我看，這樣好了，我們分六組去找牠們，每一組五到六個人就夠了，如果多出人來，另組一組……林太太，我看妳跟福公一起去報案罷！」

林太太堅持要跟大夥一起找野狗。

「好罷！」鐵面說：「妳就跟我一組好了！」看看身邊的幾個人。「你們跟我一組的嗎？好！跟我一組的人現在就到屠豬場那邊看看！」

六組分了開來，像打遊擊戰四處搜索村鎮。他們邊走邊在路上撿起一些像木棍、樹枝、鐵條、石頭之類的武器，有些人對手裏的武器不滿意，就邊走邊換，直到它們揮動起來，能夠隨心所欲的發出呼呼呼的聲音為止。

結果徐鬍子那一組，在後山腳下陳胖子的瓦窖旁找到了那群野狗，牠們幾乎一字列開，懶洋洋的躺在曬胚磚的空地上，看見徐鬍子一夥人帶棍排槍的趕來，為首的一躍而起，帶領着其餘的狗無精打采的盯着他們。人和狗相隔着十公尺多對峙。

「我看牠們不像！」有一人說。

「餓得連站都站不穩！」另一人便說。

「不能大意！」徐鬍子捋着鬍鬚，決定結合附近的兩組人，合力擒住一隻看來不怎麼兇的野狗，由殺豬的的老那刀，剖開牠的肚子，看看裏面甚麼買賣。檢查的結果，使大家帶點失望的嘆了口氣，對林太太安慰着說：只要沒有給野狗吃掉，警察總有辦法把妳兒子找回來。他們也都認為已經盡了全力，而把一切交給辦案人員了。

這事發生後，村裏一向不怎麼被大家理睬的鐵面，走在路上時，也會有人自動跟他大聲且親切的招呼了。不過鐵面也還是沒有變，便連跟人招呼時，也是瘟吞吞、很不情願似的，有時跟他招呼的人已經走過他身邊，他的頭才像打瞌睡慢慢的，慢慢的，最後終於堅決的點了一下。

## 2 •

鐵面住進 Z 鎮來，才不過四個月。這個一度叱咤風雲又富傳奇性的四十不到的漢子，是不是便像他嘴裏說的到 Z 鎮來歸隱的，很叫人納悶。Z 鎮不是他的故鄉，隱是可能的；歸，卻不對了。他在 Z 鎮落戶也頗費一番手腳。戶鎮所和區公所裏的人見

他連姓名、籍貫都說不出來，便斜眼衡量他，說是好人，左不像，右不像；說是壞人，便有點像了，一夥拿不穩主意的乃把長相和指致送到全國各地治安機關勘查，很希望有一個驚人的發現。查的結果，既沒有前料，也不像剛做了案，這便很叫人頭痛。最後還是鐵面不很情願的把自己的身世大概交待了一遍，才勉強落了戶。

他的身世隨着戶鎮所和區公所人員的傳述，變成Z鎮人茶餘飯後咀嚼的話題。鐵面落戶一個月後，他的身世已經被嚼得淡出鳥來。

——戶鎮所的人說，鐵面便是數年前解散的KK馬戲團的馴獸師「鐵面」……

一群看過KK馬戲團的Z鎮老人，橫七豎八的坐臥在楊老的老人茶館裏，爭先恐後的述說他們腦海中馴獸師「鐵面」的印象。

「他們團長講，他是KK馬戲團台柱之一。那時的他跟現在很不一樣，出場便是燕尾服，花稍的長褲，頭上一頂高帽，手中一根馴獸鞭，他倘若把鞭子一揚，在你面前嘩剝一下，便嚇得你一褲子尿；嘩剝嘩剝兩下，你身上那層皮便會唬得抖落下來！」

「野獸的尅星！他跟老虎、獅子、黑豹關在鐵籠子裏，牠們便嚇得夾尾垂首的，一點野性都沒了！叫跳火圈，便乖乖的跳，叫走雙槓，便乖乖的走，他還把頭放到老虎嘴裏……」

「不稀奇，凡是叫馴獸師的這種人，便有這些本事！」

「蔡老，話不是這麼講，他不是告訴戶鎮所，還沒學會自己解尿便被賣給馬戲團的嗎？——」

「聽說馬戲團裏的人很多便是這樣子被賣豬仔一樣賣出去的，而且我聽說——」

「他媽的屁，你等我講完好不好？蔡老，他們團長不是說，那些野獸都是鐵面訓練出來的嗎？而且有不少便是跟鐵面一起長大的！野獸聽從他，不是怕他手裏的馴獸鞭，而是對他有感情，打從心裏尊敬他！」

「屁，你跟牠們講感情？這樣我不如娶一塊石頭做老婆。」

「便是這樣，我愈認為沒甚麼了不起了！你要從深林裏抓一頭老虎，便抓一頭吃過人的，再把牠馴得服服貼貼，那才叫高人一等！」

「馴獸師者，不是打虎英雄……」

「甚麼馴獸師者，讓我養一頭還在吃奶的老虎仔，我也能讓牠長大後像狗一樣搖尾詭譎……」

「我認為蔡老講得有理……」

「不，老嚴深得吾心，是故……」

於是乎，這群患着肺炎、糖尿、風濕、膽固醇

、第三期心臟病的老人，邊嚼檳榔邊吸菸，邊用手抓香港腳，邊摸摸身體各處偶爾作痛的關節炎，邊注意着口水不飛濺到別人身上，在吐痰聲、咳嗽聲、拍桌聲中各分兩派口角起來了，幾位中立的，在看到某派似乎有點詞窮時，便有分寸的幫腔幾句，使另一派不覺得他們已經站在詞窮的這一派。他們身上的老骨頭，在一波一波的辯聲中，似乎便又硬朗起來了，他們披在身上數十年被老骨頭頂撞着的臭皮囊也似乎奮發起來了，而整個人顯得愈加粗憨有勁了。

這是他們論及鐵面時所經常出現的場面，最後總是不了了之，但倘若下次再談及它，他們便又重新叫罵着，彷彿挖到了一個新話題。因此不管他們吵得如何兇悍，甚或便要動手的模樣，但總是沒有一人真的着惱，他們都認為，如果不這麼吵吵鬧鬧，窩寄他們身上的病菌便像找到了隙縫，愈加快速的繁殖着，愈加猛鷲的摧殘着他們的肉身了。

林太太丟失兒子後，他們對鐵面的印象容或有着些微的改變，但大體維持着他們一貫的看法。在提到尋找林太太的兒子，鐵面所表現的果斷及領袖氣質時，他們都一致點頭附和着，但有人認為這種協調是違反他們身上某一根老骨頭的，他們認為在論及鐵面時，彼此應該是對立的，便即挑撥起所謂「鐵面是偉大的馴獸師」的爭執，便又馬上兵分兩派濶論着，使身上那根不順暢的老骨頭也順暢起來。兩派雖然勢均力敵，但如若其中一派有人缺席，或某人改變念頭加進另一派，便有強弱分明的局面，這時他們便把人多的一派叫做「執政黨」，人少的便淪為「在野黨」了，那些中立的便是自由派人士。

林太太事件後，這群老人開始注意到現在的鐵面，而不像以前那麼事注於鐵面的馴獸師形象。即使是談到現在的鐵面，兩派人士仍然小心翼翼，一旦發覺兩方莫名奇妙的協調起來時，便努力的尋找摩擦，甚或判斷着這種協調是不是對方的陰謀，而警惕着不墮入他們的統戰圈套。

「我真不明白，他成天躲在屋子裏幹甚麼鬼，」蔡老說，這時隔着林太太事件已經好幾個月了，他這一派今天是在野黨，便因為如此，有人忽然提到鐵面時，身為在野黨領導人物的他便扯一些比較不起干戈的瑣碎事。「老秦，你說你前天看到他？」

「看到，在沈大媽的雜貨店裏。」老秦今天是執政黨，他是屬於比較溫和的一派，一直是蔡老想拉攏的人物。

「沈大媽是看過鐵面以前在馬戲團的表演的，她說，一個人能夠隨心所欲的驅喚猛獸，真是有神靈附身！她於是便很尊敬鐵面，這或許是鐵面經常

光顧她的雜貨店的緣故罷！」身為執政黨黨魁，老嚴得經常看牢如老秦這種人物。

「我說，你們都落伍了？」剛放下屁股還沒把椅子焐熱的張瘦子說，他是執政黨的少壯派，言詞鋒利，口齒伶俐，喜歡找一些老邁臃腫的前輩比手力，以此誇示自己的健壯。他一來，執政黨更像扛來了一尊冲天炮。

「落伍？」老人們一聽見他們最忌諱的兩個字，便覺得關節炎又隱隱作痛了，有一些便在身上抓抓捏捏的裝着沒聽見，有一些像受了污辱，用砂眼、斜視眼及老花眼瞧着張瘦子。老人們天天聚集一塊磕牙，為的就是顯示自己不落伍，張瘦子是他們公認學問最好、最聰明的人物，他既然說他們落伍，他自己便不落伍了，他們想聽聽他不落伍的原因。

「噯，噯，」張瘦子用黑長的指甲敲幾下桌面，掀開茶杯端在手裏，要喝不喝的嗅了一嗅，最後便淺淺嚙了一口，放下杯子，又用指甲敲了幾下桌面，便像國劇裏剛出場的人物做了半天工後，折騰了老人們一陣，才用一種不慢不快，卻足以吊人胃口又不致令人生氣的節奏張口了，他知道不給老人們一個痛快交待，今天便會成為衆矢之的。「我說，你們今早要是少在這兒動用屁股，多勞動腳丫子，到街上轉一圈，你們的腦袋，便也跟着這個世界一起轉了。」

「怎，麼？陳，大，老，的，女，兒，嫁，了？」茶館老闆楊老在櫃台那邊說了，他是自由派人士，說話很慢，便像說完一字順手便刻在桌面上。陳大老的女兒三十幾了，人長得醜，已經放出招贅的消息。老人們認為陳大老女兒倘若找到了丈夫，便是Z鎮年度新聞之一，聽見楊老這麼一說，都不規矩的歪歪斜斜笑起來。其中李老便笑得有點尷尬，老人們曾經開玩笑的縱容不會娶妻的他放手挑一挑那個馬蜂窩一般的女人的。

「噯，噯，」雖然張瘦子擬造出來的一點緊張氣氛被攪散，他並沒有半點着惱，輕輕啣喝兩下，把注意力拉回來。「這件事，說不好還牽扯你們呢？惹事的四個孩子，他們叫甚麼名字我是不知道，不過我看其中一個長得便很像鄭公的孫子？鄭公，今早你那命根子有沒有瘋出來？」

「我早上出來時，阿庚是還在家的，怎麼？到底出了甚麼事？」鄭公是年紀最大的，因為氣管有漏洞，他喝酒就豪飲不起來，講話就吆喝不起來，他今天也是執政黨，如若兩派叫罵時，他便拍桌來彌補自己氣勢之不足。

「不要緊，不要緊，事是有出的，但傷不了你孫子一根毛。」張瘦子覺得老人們的眼皮也睜得夠累了，便又呻了一口凍頂烏龍。「便是這四個孩子

，早上九點時刻，上到橘林山山頂，攀過四面圍堵鐵面住宅二百公分高的石牆，用瓦磚碼平了牆頭豎着的玻璃片，潛進了後園，便要把頭湊近屋子圍着鐵欄的窗口，忽然聽到嘩剝一聲響，便看到鐵面右手執一根鞭子，左手揪住一個孩子的衣領，兩眼怒瞪着其餘三個孩子了！

「後來怎麼樣？後來怎麼樣？」老人們覺得這又替他們往後添多了一個話題了，便追問道，雖然明知他們不問張瘦子也會說下去。幾位患着十貝分以上重聽的老人，早已把座椅挪近張瘦子，把耳朵伸了過來。

「四個孩子便像囚犯被鐵面押下山來，其中有兩個，大約是被鐵面的怒色嚇着了，賴了一褲子尿，鄭公那寶貝似乎便是其中一個罷！」老人們笑開了，都朝鄭公看一眼，鄭公便也表示生氣的拍了一下桌子。張瘦子繼續道：「鐵面把他們押到鎮上，問明是誰家的孩子，便警告孩子的親人，倘若下次再讓他逮着，便要給他們每人十下——嘩剝一聲，把鞭子朝空揮了，嚇得旁邊一隻老虎狗，四肢一軟，便癱了下去。」

「唔，哼！」鄭公認為自己應該是第一個有點反應的人，但一時接不下，便用鼻孔悶吭着。

「幹伊娘技敗，他敢？他跟那些困仔一般見識！」陳公是少數本省籍老人之一，他的台灣國語在老人中豎立了一塊醒目的招牌。

「過份，過份，」蔡老說了，「他們四個孩子的年齡加起來，也便只有鐵面一個人的歲數罷，他犯得着動氣嘛？何況他們也並沒幹甚麼，對了，他們進去裏面想幹甚麼？」

「幹甚麼？」老人們又都把視線繫在張瘦子身上。

張瘦子似乎也老早把答詞擬好了，他的不慌不忙甚至便顯得有點慵懶。「孩子們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好奇？你們說，你們哪個不想知道鐵面一天到晚把自己關在屋裏幹甚麼？」

「想，我們想知道。」說話的人是福公，他便是上次林太太事件中自告奮勇報案的人，他是執政黨的死硬派。

「何況他那棟屋子便如監獄，只在四面開着四個圍上鐵欄的小窗戶，屋子四周豎着一堵高牆，」張瘦子首次降低了嗓子，便也跟着顯出一副神秘的樣子，「你便要問，他們四個孩子膽子怎麼那麼大？其中一個便說，他們在屋子附近玩耍時，曾經不止一次聽到裏面傳出來很奇怪的聲音。」

「甚麼聲音？」老人們一齊問了。

「這個嘛，孩子們便說不清了，說是像人的聲音，便有點像，說像動物，也便很像動物，說都不

像，也便都不像。」張瘦子也便開始蹙眉了。

「唔，唔……」老人們也便開始思索的樣子。

「啊——」但有些人便趁這個時候伸伸懶腰，打打呵欠，鬆鬆骨頭。

「鐵面這個人，怪哉……」便有人說了。

「是怪……」有人附和着，但因為沒有主張，他的語氣是不堅定的，便只想弄出一點聲音來，而像小學生跟着老師唸課文了。

「怪……」便有四五個人也跟着喊了。

他們便像一隊交響樂團協奏着了，但馬上有人不滿了，這人便是執政黨黨魁。

「不是這樣說，鐵面積儲的一筆錢，足夠他養老的，不是這樣說嗎？何況人家是來隱居的，足不出戶，每世隔絕，也便沒甚麼稀奇了，」他是眼睜睜面向蔡老的，「既然是偉大的馴獸師，也便有他的一套養生之道罷！」

蔡老便也帶領着他的少數黨羽，和人多勢衆的執政黨彼此口吐水箭，手拍桌面炮轟起來了。

他們表面雖然兇煞，心裏卻是狠狠的興奮着的，因為便這樣罵着罵着，日子便也逍遙起來了，殘生便也像他們身上的痼疾，沒甚麼感覺的宕延下去了。

這一宕延便是四年的光陰。

「我說，你們都落伍了？」等張瘦子再說這句話時，那已是這個時候的事了。

### 3.

「落伍？」老人們聽到這四個字，便像四年前流露着他們的不悅了。

「落伍，」張瘦子便又重復了一遍，他是剛到的，站在茶館進口處，似乎便不打算進來，用比四年前皺枯的手擦着感冒初癒的鼻子了，「你們是知道鐵面在訓練一隻猴子的。」

「我們是知道的。」蔡老的聲音比四年前還雄厚宏亮，雖然人是跟着老了。

「但是你們不知道鐵面今天便要表演猴戲給大家看了。」張瘦子便要轉過身子離開了。

「在甚麼地方？」有人趕緊問了，其他人便也跟着站起來。

「三叉路口的榕樹下。」

老人們便都暫時離開茶館，邁着有如涉水的步履，甚至有人的腳便像陷入爛泥一般拖扯着，跟着張瘦子的背影去了。楊老是最後離開的一位，他是很放心他的茶館沒人掌櫃的。

不是每個老人都熬過了這四年的。有一小部份已經入了黃土了，這包括老嚴在內，他那一派的領導權便不知不覺的掉入發言次多的黃老手裏了。他

們有的人便顯得蒼老了不止四年，有的似乎便蒼老了四年，有的似乎更加硬朗了。兩派的鬭爭仍然進行着，而且炮水彷彿更加猛烈了，有時便像排炮永無休止的時候着對方，但他們辯論的範圍已經不圍於鐵面了，而擴充到無所不談了，大的如政治，小的如陳大老女兒出閣，即便只讓他們搔到癢處，他們還是認真拍着桌子，便想把對方像老鷹抓田鼠箝制起來。

因為身上各處的關節炎無時不在作痛，這使老人們意識到是年底了，他們裹着棉襖和毛衣的身子顯得更加臃腫了，他們那副縮頭縮腦的模樣，也便圓滾滾的像一群企鵝了。

等他們走到三叉路口的榕樹下時，圍觀那兒的人群已經此起彼落的發出驚嘆聲了，便愈加刺醒老人們落伍的心態，而加快步伐趕上去。

老人擠進人群裏時，已經三三兩兩的分散開來。

圈子中間是佇立着鐵面的，兩手便背在身後，臉上一撇笑，勾着嘴角往上翹着。老人們四年來仍陸陸續續扯着鐵面，話題是自然兜不開那幾個圈子的，但也加進一些諸如鐵面逮着四個潛入他家的孩子們後，便在四面牆頭豎起鐵蒺藜及數月前重操舊業訓練猴子的材料，新的跟舊的摻在一起，便很夠他們置喙甚且妄加猜測的了。他們雖然一年到頭論着鐵面，卻一年到頭甚少見過他的面的，便是偶爾見到，也是匆匆一瞥的，如今似乎有一段充裕時間，讓老人們打量打量他了。

鐵面似乎是戴着假髮的，黑亮服貼的一塊東西，便像戴帽子戴着的，即便是假的，覆蓋在那上面，也算是他的頭髮了罷。他右頰上的疤痕卻半點也不假。這疤痕是怎麼來的，是沒有人知道的，老人們對這一點也不想知道，他們是很樂於接受一些模糊且不知打那兒鑽出來的東西的，便因為這樣，愈發增加了神秘性，愈發可以胡謔個一年半載，而不用一開始便洩了底。除了臉上那道疤痕，除了頭上那頂假髮，鐵面臉上的鼻子、嘴巴、眼睛、眉毛、耳朵便像鎖上去的，焊上去的，釘上去的，它們不像常人動不動便擠眼蹙眉皺鼻的，而似乎每個官能都讓體內的某個鈕控制着，即使是轉動一下眼珠，也彷彿是因為左手甩了一下才達到那個目的的；即使是皺一下鼻，歪一下嘴角，也便要聳一聳肩，扭一扭腰，蹬一蹬腳了。因此臉上的表情便顯得十分生硬了，沒來由了，誇張了，痙攣一般的了，甚至有時便帶着一點神經質，便像此時群眾響起喝采聲，他洋洋得意了，似乎只要昂胸微笑也便能夠顯示他的驕傲或興奮，但他顯然做得過份了，他是牽三掛四、勞師動衆的，爲了嚮應嘴角那一抹笑，而小

題大作的扭動着全身了，便似古代暴君壓傷了某隻腳趾頭，敕令全民節哀了。他有時候便左顧右盼着，有時候便自己拍兩三下手掌，有時候似乎是抓癢一般的擱一擱頭髮，有時候便彎着膝蓋，把腳向後飛揚起來，而踢着了榕樹根。有時候便來回踱兩下方步，似乎便要忍不住，學地上的猴子翻筋斗了。

那隻並不太靈活的翻着筋斗的猴子，便是眾人注目的焦點了。牠便有八十公分的高度，但除了那根毛茸茸、短而翹的尾巴，便沒有甚麼地方讓大家觀測牠長得一副甚麼模樣了，牠是像人穿着整齊的，戴着手套，裹着腳丫子，罩着了整個頭的，便只露出兩隻眼珠子，以及在鼻位之處開着一個黑壓壓的小洞。但是也似乎沒有人對這點有甚麼不滿，便等牠翻完了筋斗，雙腳還沒站穩，有人就朝牠遞上一張白紙了。牠也便恭恭敬敬接過它，煞有其事的瞄一下白紙上寫的甚麼，把白紙一丟，雙腳一跪，雙手作揖，認真的磕起頭來了。遞上白紙的那人便也拍手笑了，衆人也喝采了。

老人們來遲了，不知道牠在弄甚麼玄虛，着急的催問旁人。有些一開始便在場的人，清楚的複述着鐵面的話了。

牠便是一隻普通的獼猴，因為患過一種病，使它全身的毛脫落得寥寥幾根了，在這冷冽的冬天裏，不免像人那麼重重裹着光赤赤的身子。雖然在猴子的種類裏，牠不稀有，但論及智力，卻罕見甚且空前了。

牠是一隻識字的獼猴。

表演剛開始，鐵面便向人群散發白紙，便要他們在紙上隨便寫一些猴子可以模倣的動作，親自遞給牠——不經由鐵面手裏——牠便遵照紙上寫的演習一番了。在這當兒，鐵面便也保證，牠是一句話也不說的。

幾個老人大着膽子，邊做着表示歉意的動作，邊冒昧撿起猴子剛才拋棄的白紙，那上面果然春蛇秋蚓的寫着「磕頭」二字。

老人們便像第一次看見表演的人群，發出第二波，或第三波，甚且第四波的驚嘆聲了。

這時節猴子便也磕完了頭，等着另一張白紙遞上來了。人群裏忽然冒出黃老，謙遜微笑着的他，便把手上的白紙送上來。有些人瞥見那上面的字，都先竊笑起來。

猴子也似乎懂得「跳舞」二字，丟了白紙，揮動雙臂，誇張的前後頂撞着屁股，便像騎上了母猴了。這樣擺動一陣，便雙腳騰跳，轉着圈子，換上另一種舞式。在 Z 鎮人眼裏，牠的舞蹈是十足新潮的。

「好！」

「硬是要得！」

不甘寂寞的老人們都跟着喝采了。

白紙便這樣輪流的遞了四張過來，猴子的表演雖不至淋漓盡致，但也算得上鞠躬盡瘁罷。這時鐵面便走到圈子中央。

「多謝各位賞識，因為是第一次，便免費給各位助助興，消遣消遣，倘若下次再來，小弟便要捧着鉢盂，膽敢跟各位討點賞錢了。」

「應該的！應該的！」人群便有着這樣的呼應。

但已經有人把一些硬幣或小額紅鈔擲到猴子腳下了。

鐵面便不去理那些賞錢，抓着猴掌，走向人群中自動分開的空道，一人一猴，朝着橘子山那方向邁起腳步了。畏懼鐵面如妖魔的孩子們，鼓起很大的勇氣，隔着一段距離跟上去，又害怕又鬼叫着的鬧了一段路。

#### 4 •

老人們回到茶館裏，又都開始各自的辨析。

「那猴子邪得很，」蔡老最吞不下這口烏氣了，他是很不服鐵面的手段的，於今卻碰上這麼一檔事，倘若不用力辯一辯，便有默默認輸的危險。原來兩派是勢均力敵的，但看完猴戲後，老丘也來了，老丘是他這邊的人，雖只多了一張嘴，但也算是執政黨了，更着意找釁。「我就不明白為甚麼把猴子包紮得像木乃伊？那裏面怕不有鬼！」

「咄，你便試試脫光衣服，在這大冬天裏光赤着身子罷。」黃老這麼一說，在野黨便都笑了。黃老自從接下了老嚴的擔子，也便蓄意全身揮灑着老嚴的餘烈，繼續着老嚴未完的壯志：併吞今天的執政黨。他是不能有一絲對不起老嚴的，況且今天的遭遇，更有助於他們發揮。

「我看那個鐵面，他自己揮擺起來便也像一隻猴子了！」老戚反擊了，執政黨便報復似的笑着，他們在野的時候是比對方多的，因此更要盡力享受人多勢衆的甜頭。

「你們還要嘴硬，能教猴子識字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只有鐵面一人了！」張瘦子鎮定的說出他的看法了，他本來是很有希望接替老嚴的，但因缺席過多而作罷，不過他自己是不很熱衷領導的，即便不是黨魁，每次擺起龍門，憑他的口才和機智，他都帶領着伙伴迎戰，做一個永不退縮的大將，便如每個話題的轉抹，也都是他先引起的，他在他們這一派，常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對方看見張瘦子在場，心裏便都有點怯怯，他一個人是抵得了兩三個人的，這也證明他們雖然拍桌嘶吼，但並不表示誰的聲音大誰就贏的。「我看，這事很快便傳遍各地，繼而轟動全國了！」

「哦！」便連執政黨的人，也都表示驚訝了。

「我偏以為，那猴子邪！」蔡老嚴肅的蹙着白眉，拍一下桌子，把茶杯嚇得一跳，便也以為太小力，又拍了一下，這回瓷蓋掀了兩下，咯咯的叫。

「他不是說下回還要表演嗎？我們便多觀摩兩次，再回頭來評一評他！」老威知道蔡老要開炮了，他自己便也蠢蠢欲動，用左手四指關節敲了一下桌面，這一下聲音雖不大，卻痛得他暗裏狠狠咬了一下牙關。

「對！」執政黨抓着這個機會一起上了。

在野黨便在張瘦子的光輝照下，黃老的鼓勵下，理直氣壯的和他們對上了，有些人興緻一來，還站着把腳丫子踩在椅子上，或激動的推着拉着桌椅，在不知不覺中，桌椅也移位了，似乎它們受到人們的激勵，也忍不住要彼此碰撞一下了。蔡老一開始便和張瘦子抬上槓的，他以為憑自己的老練，可以使張瘦子收斂一點，但往常愈罵愈有勁，愈罵愈興奮的蔡老，他的白眉卻愈蹙愈深鬱了。

#### 5 •

如張瘦子所料，這隻識字的獼猴很快便轟傳全國了，甚且默默無聞的Z鎮，也一下子變成名勝古蹟一般的掛在人們口裏了。這回不用張瘦子嘲諷他們落伍，老人們便都知道，鐵面應各方之求，便在本月二十八日，本星期六，公演第二檔的猴戲了。

這回Z鎮人是異常高興且驕傲了，因為他們知道公演時，不但全國各地會派記者採訪，便連那幾家電視台，也要派人來拍攝整個過程了，甚至有人說，電視台便會趁這個時候，順便介紹Z鎮的風土人情，及訪問鎮上幾位要人，這麼一來，寒傖的Z鎮便也要出現在七彩繽紛的螢光幕上了。Z鎮人想起他們經常蹂躪、吐痰，散佈着他們日常丟棄的果屑紙皮的街街便要出現國人面前，甚至連自己的住宅，也可能會在螢光幕上驚鴻一瞥那樣掠過時，他們便也跟着緊張起來。於是便聽說鎮長放出話來，要鎮人在公演期間，注意禮節，注意衛護本鎮聲譽之類的叮嚀了，更聽說Z鎮一個準備競選議員的富翁，僱了幾個沒甚麼力氣的老人，把Z鎮的街街打掃乾淨了，於是當鎮人碰上這幾個彎腰駝背工作的老人，便會聽到他們小聲且沙啞的說：是×××先生出錢請我們來清理的，×先生這麼做，完全出自對Z鎮的一片愛心……。公德前幾天，這位富翁便也出了一陣子鋒頭，他那個唸起來朗朗上口的名字也不脛而走了。

商店老闆便也揮揮了幾下門面，使它看起來不致太髒亂，有些窮人便也在那天穿新衣亮相了，甚至有一些小康家庭便打算在那天傾巢而出，做一

次遊覽名勝之類的休閒活動。即使如此，Z鎮人總覺得他們做得不夠，鬼腦筋便也很快動到表演場地上。便有一些熱心份子募捐了一筆錢，準備折磨一下榕樹下那塊蔭涼之地及榕樹本身了。他們便在那塊蔭地上搭起一座長十五公尺，寬八公尺，高一公尺，狀如舞台的木棚了，更想盡辦法，把它鬆得奪目俗艷，便也有點豪華的模樣。至於那榕樹，那是更不用提了，經此一劫，它能不能活得跟以前一樣健壯，是足堪憂慮的。他們便把它掛滿了不止十種顏色的彩帶和電燈泡，從盤生地上的樹根到樹梢，沒有浪費一根枯極，更在最下層的樹幹上吊了三十幾個瑰麗的風鈴，務必使榕樹被風吹動起來時，鈴聲蓋過樹葉雄厚有節奏的婆娑。他們更近乎創舉的在很多不容易看見的樹桠上繫了不知道多少串鞭炮和煙花，多得幾乎想把榕樹處於火刑了。據說他們派了幾個少年人在表演時藏匿樹梢上，便等表演大功告成後，在掌聲、驚嘆聲和接近垂暮的天色中，一舉燃放，再製造一次意外和高潮。這棵活了百年的老榕樹，便像老新娘濃妝艷抹起來了，無可奈何的擺起騷態來了；遠遠看去，像一隻埋在地上只露出頭部的巨怪，在那兒搖頭晃腦的想掙扎着出來呢。

#### 6 •

日子便也很快走到表演這天了，今天是Z鎮人的大日子，時間在他們眼中，便也走得慢了，甚至懶散地佇立着了，但也終於捱到下午四點，鐵面露臉的時候。

榕樹四周，便如Z鎮人盼望的，聚集了許許多多他們從來沒見過的人。幾家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各佔據了有利於拍攝的位置，在鐵面出現前，便像反坦克火箭炮謹重的移動着肩膀上的攝影機，先攝入那棵蔚為奇觀的榕樹及熱鬧場面了。Z鎮人看到攝影鏡頭搖過來時，便也躲躲閃閃了，只有孩子們從他們脅下鑽出臉來搶鏡頭。分不清是記者或聞風趕來的遊客的陌生男女，在胸前掛着照相機，往人群鑽動着，便想逮住空隙，忽然衝進再也衝不進的肉牆，擠到更靠近舞台的地方，有些便在手搖晃着粗長黑亮的長距離鏡頭，便像是一種可怕的武器。但也有自稱記者的開始訪問Z鎮人，從身上某個地方熟練的亮出錄音機來，便要把內容錄一個紮實的樣子。對於這些打扮整齊、戴掛纍纍的人物，Z鎮人是又懼又敬的，便有不少Z鎮人忽然拘束起來，倒像作客的是他們了。

站在圈子最裏面一層的，是六個背手叉腰、維持着秩序的警察，他們便也很高興執行這種勤務，再也沒人比他們看得清楚了。除了警察，裏面八九層的人牆都是坐或蹲着的，最靠近舞台的人牆，便

是蔡老張瘦子他們，因為再也沒有人能像他們那樣一早便來佔這有利的位置了。老人們都被這種場面吸引着了，不停東張西望，便有人說晚上要到郝老的冰果店看看自己在螢光幕上的模相，只有蔡老，他是蹙着白眉，一句話也不浪擲的。

鐵面便在四點十五分姍姍來到。他還沒走過人群，來到舞台旁時，所有攝影鏡頭的焦點便在他及猴子身上調整過好幾次了。他被呼擁着送到舞台旁時，便也表示速戰速決的模樣，拉着跟上次表演時穿着一模一樣的猴子，一蹬便躍上了舞台，擺出江湖人的浪蕩樣，拱手作揖，等人群稍稍安靜，便開口了：

「各位，我雖然不是跑江湖的，也是半個江湖人，今天這個場面，我客套話少說，便只有謝謝各位捧場了！等一下我這蠢猴表演完了，各位便隨便賞點錢，有的便給，沒的多喝幾聲來！」

說着便朝幾家電視台的工作人員看一眼，說：

「你們老遠跑來，我也不收你們甚麼播出費，請多賞點錢！」

人群裏便傳出一陣哄笑了。

「我這蠢猴，有點小聰明，又生性好學，善解人意，學了幾個字，忍不住，做主人的我便要他在各位面前露幾手，叫各位見笑！規矩，簡單，各位隨便拿些廢紙，寫上字，遞上來，我這蠢猴先接誰的，便先演誰的，我，便在那下面，有誰看見我講話了，暗示我這蠢猴甚麼了，要怎麼罰我，說。不過，我這蠢猴，便只是猴，比不得人，各位不能寫得太深奧，太抽象，便如寫個「憂愁」，牠這蠢物，是憂愁不來的！我閒話少說，先鞠躬下台。」

鐵面便很快鞠了躬，下到台下，站在榕樹根旁了。那猴子垂着雙手，一蹬一蹬的走到前側台前了。

這時節，便有幾個寒天裏也戴黑色太陽眼鏡的太保，在人群中吹起口哨來了。群眾便也表示期待深切的，一下子喧叫起來了。各種奇形怪狀的鏡頭，便在一雙雙手扭轉着焦點時，四面八方一齊轉到猴子身上了。

蹲坐前頭的Z鎮人，逃難一般的擠到台前，向猴子各自遞上他們的白紙了，幾位原本威風凜凜的警察，也都不知道被擠到那裏去了。雖然大部份Z鎮人是來看表演的，但也有不少已經看過表演的Z鎮人，是帶着一種炫耀的心情來替鐵面壯大聲勢的，他們便包括熱心裝飾場地的人，也便是現在第一批遞上白紙的大部份觀眾。他們為了向外人誇耀，便都寫一些討好的表演，例如翻筋斗、倒立之類。果然，猴子接的第一張，便是「翻筋斗」了，許多觀眾是先看到這三個字的，因為猴子還沒表演前，他便雙手畢恭畢敬的舉起白紙，把寫字的一面朝向

觀眾，驕傲的展示着了。等它丟了白紙，笨拙的翻了五六個筋斗時，四周的喝采聲和掌聲，便似乎是Z鎮有史以來最響亮的聲音了，連附近頹頹的一群白鴿，嚇得一下子便飛得無影無蹤。

猴子接的第二張紙，是某個Z鎮人拾黃老牙慧寫的「跳舞」二字，想必這也是很討好的表演罷，猴子一陣狂舞後，喝采聲似乎也把榕樹葉子震得簌簌響了。Z鎮人預期的震撼效果，便在接二連三的白紙遞上來後，愈發強烈且不可制止了，看那些城市人着魔一般的按下快門，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裝底片，他們浪費的柯達及富士，恐怕比所有在Z鎮拍過照的人還要多了。

榕樹根的鐵面，他那份得意相，便比第一次表演時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便是接過第十六，或第十七張時，猴子是花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去看懂那上面的字的，等牠舉起它向觀眾展示時，他們便也表示高興的轟笑着，拍手吹口哨了，甚至有人便「快點！快點！」的叫着。這紙上寫的是：

拉斷你的尾巴

猴子丟下紙張，便用右手伸向臀後，抓住尾巴，用力扯着了。

這時鐵面便也忽然躍上台來，但等他衝到猴子身邊時，牠已經把自己的尾巴從臀後扯斷，並把斷尾丟向群眾了。便在這時，鐵面飛起一腳，把牠踢倒台上了。

觀眾響起的驚喝聲，便似乎把某些人的錄音機上的音量指示針也折斷了，他們於是知道有蹊蹺了，有人開始喊着「騙子！騙子！」了。

鐵面的臉色便也變得灰白了，在他走到猴子身邊，似乎便要更用力飛起第二腳時，已經有三個很勇猛的警察，一下子便跳到了台上，其中兩個身手出乎意料地敏捷的，便如摔角一般左右箝住鐵面了，另一位警察便鳴着笛子，要大家安靜下來，而其他三位警察也慌慌張張的四肢並用，爬到台上。接到斷尾的幾位觀眾，便發覺那是一根老早乾硬了的猴尾，原來應該是血淋淋且長着肉梗的斷處，卻叫着，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了。便有人喊着要警察把「猴子」的頭罩和衣著拿下來，而警察是老早便這樣做着的，但牠的頭罩是縫在上衣上的，整套衣著便是一種韌性奇佳的布料製的，警察們一時找不到衣著的開口，使用了一點力氣想扯裂它，但它卻牢不可破。有幾個不敢露面的太保便托一位觀眾遞給警察一柄類似飛刀的匕器，幾位警察便小心的割開牠的面罩，而把牠的整個頭部暴露出來了。

這回觀眾忽然冒出來的驚嘆聲，便是吊在樹上的風鈴也要叮叮噹噹呼應着了。



那是一個蒼白、乾瘦，大約四五歲的孩子的頭顱，但他馬上便皺着眉頭，露出一副兇狠的模樣，而微微的像動物那樣齜着黃牙了，忽然掙開警察，一跳便跳到鐵面腳下，抱着他的大腿不動了。

鐵面這時便也發狂一般的，仰天大笑起來了。

便在這時，榕樹上響起了一些怪聲，似乎有個甚麼從那上面掉下來了，砰的一聲，便墜在舞台上。Z鎮人發覺便是其中一個燃放煙炮的少年人，胯下夾着一根斷枝，叫着痛了。

觀眾便喊了：「這才是真正的猴子呢！」他們也莫名奇妙的便如跟着鐵面笑起來了。

## 7.

「你們大約還沒聽到鐵面在警察局裏的口供罷？」張瘦子踏進茶館，選了一個方便演講的位置坐下，這一次他是沒有嘲諷老人們落伍了，自從兩天前的事發生後，他們這一派，在論及選面時，便也不戰自敗了，這使他受了一點挫折。

老人們看見他的模樣，便知道他不止一兩句話要說了，都把臉朝向他，讓他很受到重視似的講述着了。

「這，真是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啊！」他便拿這樣的話做開場白了，而且很肅穆了一陣，等到楊老把他心愛的凍頂烏龍泡上來，他才寬慰了一點似的，便似乎獲得了一點力氣，想要振作一點，把要講的有聲有色描繪出來：

「他，鐵面，便有一個可憐的身世，不滿兩歲，因為家貧，被賣到馬戲團去了，這一點，大家是知道的。」

老人們都點頭了，有一些便「唔唔」應着。但張瘦子似乎嫌這幾句話不夠氣魄了，皺一皺眉，提高了聲調：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在馬戲團裏，過的是甚麼生活！套他自己的一句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這，是他自己講的。」

老人們雖然照舊點着頭，但已經有點急了，有幾個便把椅子挪近張瘦子。

「我知道，你們都想知道鐵面為何會做出那件事，便是我，在聽到真相後，也還是難以致信的，便是我們再胡扯個二三十年，也胡扯不出這樣一個結果的，」張瘦子便顯出有點悲戚的神色，老人們是不知道他是在悲戚着聽到的真相，還是悲戚着他自己的，但也便經張瘦子這麼一說，老人們更加忍不住了，有些便「啊，啊」叫着，有些便夾着粗話邊罵他邊催促他了。張瘦子，這個交遊廣，有着大神通的人物，不知道找誰打聽出來的警察局裏的鐵面的口供，在呷了兩口凍頂烏龍後，便和老人們分

享着它了：

「從小，他便被訓練成一個馴獸師，但也便在他自己還沒學會馴服野獸前，他們，那些馬戲團裏的人，便得先像野獸一樣馴服他了。打從兩歲起，他便是經常和一些較溫馴的動物生活在一起的，等他稍稍懂事，他是不肯任由他們擺佈了，便開始以後十年內將近近百次的逃亡，這個，他驕傲的跟警官說，是他們團裏的一個紀錄。剛開始的幾次，他們是不太重的懲罰了他的，但以後，他的逃亡次數愈來愈多時，他們對他的懲罰也跟着加重了。較普遍的，似乎也是最重的，便是和老虎獅子之類的猛獸關在同一個籠子裏，有時一關便是幾個月，那些畜生自然是餓飽了的，但鐵面便得經常注意牠們甚麼時候露出飢餓的模樣，而近乎歇斯底里的提醒牠們餓牠了。有時便爲了重罰他，牠們便把他的食物和野獸的摻在一起，而要牠和牠們搶食了，但他是不會這麼做的，那些畜生倘若吃了個精光，他便也餓一餐，倘若剩餘的，他也不敢去吃，因為他知道那些被訓練得古靈精怪的畜生，在睡醒後倘若不見殘肴，便要遷怒到他身上了。那臉上的疤痕，便是在恐懼中，不自覺的用自己的指甲抓出來的。他在團裏三十多年，起初的十五年，有一半的日子便是在鐵籠子裏和畜生一起度過的。但是，便是這樣，他也慢慢釋然了，以致到了後來，他便說，他被關進籠子的那一刻，便幻想自己已經掉入怪獸的口中，而被牠吞噬了，這樣，即使是籠子裏的畜生要來傷他，他也不畏懼了，便當着是怪獸肚子裏的消化器官再一次咀嚼他罷了，也便是說，一進了籠子，他便以爲自己死了，便不會想到自己還揹揹着一個血肉之軀了。」

「就是這樣罷，他和那些畜生反而建立起一種奇妙的感情了，雖然牠們有時吃了他的食物，他是一點也不生氣的，甚至有時便自動的將自己的食物和牠們分享，他於是開始和動物有着一股默契了，而經常向牠們吐露着心聲了，以致他們把他從鐵籠裏放出來，他還有點依依不捨的。即使他們不關他，他也会在晚上，躺臥鐵籠旁，和野獸並肩而睡了。有一點，是他自己毫不忌諱的交待出來的，他覺得自己和那些畜生，是沒有分別的，他和那些畜生是有着一層不尋常關係的，舉個例子，當他看見一隻雌馬發春時，便幻想自己是雄馬，而在雌馬背上代替雄馬做那回事了。」

老人們笑得更像雨後的蛙聲那般聒噪。

「這樣，你們大概也能想像，他和動物是怎麼一回事了，錄他口供的警官說，在提到這一點時，他是有些語意不詳，甚至有點語無倫次的，那位警官甚至便感覺到鐵面的眼神裏，閃耀着一種攻擊的



意味，似乎便要在他的紊亂的自述中，尋找一個攻擊的目標，一躍而起，摧毀它了。但有一句話，這位警官倒是一時忘不了的，那便是，鐵面已經把自己視為動物的一族了；人，在他的眼裏，是異類了，即使是他以後當了馴獸師，生活開始轉好，甚至漸漸變成團裏的中堅份子，這種想法不但沒有一絲改變，甚且把他對人類的冷漠、隔閡，加劇為憎恨、仇視了。」

說到這兒，張瘦子忽然閉上了眼睛，便似乎在假寐了。老人們等了一會，便熬不住了。

「後來呢？後來呢？」

「也沒有甚麼後來，他便是這樣，替動物做着一種報復的行爲了，便把人類訓練動物的這一套，做一個一百八十度的顛倒，想把人類自己訓練成動物了！」

「唔，便是這樣，他才拐走了林太太的兒子，在橘子山那棟屋子裏，把他訓練得跟猴子一樣了！」蔡老說了。

「倒是煞費苦心的，他，不也在那屋子裏，養了兩頭真獼猴，讓林太太的兒子跟牠們一塊生活嗎？」黃老也說了，自從他這一派垮了，他這是第一次發表有關鐵面的意見。

「便是林太太兒子失蹤時，他那假殷勤，連辦案人員也沒想到過去搜查他的住處了！」老威說。

老人們也便都七嘴八舌的議論着，這一次他們的意見因為莫名其妙地順暢，便顯得愈略地少了一股狠勁，於是很快的，他們便沒甚麼好說的吱唔着，最後一致通過那些論見而沉默着了。

「你們便也看到猴戲上演時，鐵面那股興奮的狂態了，」張瘦子一發言，大家便又恢復準備口沫橫飛的模樣，「他其實是爲了把人訓練得像猴子而慶幸的，另一方面，便是在嘲笑我們這些他憎恨的人類了！」

「唔！……」似乎便要暢言的老人們，一時堵塞了。

「哼！這傢伙……」有人小聲罵着。

「實在慘無人道！」說這話的人覺得它不值得讓每個人都聽見，便有點自言自語的，但大家還是聽進去了。

「不過，我們並沒有給他瞞得太久，」鄭公說，「寫那張『拉斷你的尾巴』的人，應該記一大功！」

大家便都把視線集中在蔡老身上了，蔡老便也得意的，不憚其煩的重復細說着了，「我是很早便跟大家說過那猴子邪的，這股邪氣，便從他眼睛裏感覺出來，我是覺得它不像是猴子的眼睛。黃老便也問得好，我當初爲甚麼想到寫『拉斷你的尾巴』，不寫『扯下你的頭罩』或甚麼呢？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那頭罩是不容易扯下來的，鐵面早已

防備這一點。我叫他拉斷尾巴，道理是很簡單的，倘若他是真的猴子，他便知道尾巴是他身上的一部份，而不會魯莽地扯斷了，但倘若是假猴，他便不以爲尾巴是他的了，當然，我這樣做，是有點冒險的，不過，話說回來，你便說那尾巴是假的，那是不對的，它是一根製成標本的真尾巴，是那假猴身上唯一真的呢！」

衆老便都哄笑了，最後這點，是蔡老以前沒提過的，便有人想起兩天前猴戲上演的盛況了，他們便也沒甚麼勁的述說了一陣，其中幾位便嘆息着榕樹上不會燃放的煙炮，但很快的，他們便又把話題扯回鐵面身上，特別是蔡老那一派，更是嚴厲地斥罵着了，使得另一派更加意識到自己的愚昧，而發洩似的鼓着真氣叱喝了，使衰弱的肺和心臟也不勝負荷起來，便是茶館的瓦蓋，也要慘烈地掀開來了。

「那位張瘦子，便是我的老朋友，是他告訴我這一切的，但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了，後來，鐵面在監獄裏發了狂，而被判斷是神經病，被遣送到這兒來的事，他們是不是也曉得，我便不知道了。」院長便又捻熄一根菸，點燃另一根了。

「那麼，那隻猴子——林太太的兒子呢？」我問。

「他被送去治療了，他們是費了好幾年時間去糾正他那個彎腰把手垂到膝蓋旁走動的習慣的，但便到現在，」院長吸了一口菸，似乎盤算了一下，「八年了，也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偶爾便也會出現類似猴子的行爲。」

我便又麻煩院長陪我到十九號房走了一趟。十九號照例是先懇求我們，隨後便是詛罵了，因爲怕他再咬落門牙罷，院長便又很快催着我離開了。

我是打算再回來看他的，但沒有機會了。便在二十多天後的一個早上，院長掛了一個電話到我的研究室。

「十九號逃走了！」這是院長的第一句話。他便告訴我十九號顯然是還殘留着智慧的，他便知道食物裏放着麻醉藥，而佯裝昏迷了，便在管理員進來打掃時，一舉擊昏了他，瘋狂地殺出去了。便到院長打電話給我，他們也還沒有發現他的行徑。

我便要院長隨時跟我聯絡。

四天後，院長的電話來了，他是來告訴我十九號的死訊的。十九號的屍首，便被發現在北部有名的×××野生動物園的肉食獸的區域中，身上的傷痕，便顯然是猛獸的獠牙利爪痕迹了，但他的臉是半點也無損的。院長便說十九號走運了，倘若那些畜生不是已經餓飽，十九號便要成消化成一團團的熱屎，而被畜生們排泄出來了。

我掛上電話，便想到Z鎮的老人們——不知道他們又有幾位入黃土了——倘若聽到了這個消息，又會發表甚麼樣的高見呢？

# 致吾愛鍾

\*梅淑貞

宏茂橋的那座綿密森林中  
 有一處花開特艷  
 草鮮如氈  
 因為有一匹活潑潑的山澗  
 暢暢的流經其間  
 我們就在澗水邊梳洗、炊煮  
 而且繁殖  
 倦了便在草氈花床間舒展  
 讓厚厚繁繁的宏茂橋森林  
 將我們安安穩穩地遮蓋住



可是這個世界曾經是那麼的龐大  
 在尋找到樹林與水源之前  
 也曾因迷情而迷途  
 讓風霜纏進了刻紋  
 迷矇了雙眼  
 終於在此處我們共同找到了出口  
 任清清流活將我們復甦  
 日日、夜夜，自由的開放在林畔  
 總聽得有一對有情男女同聲在讚嘆：  
 「迷情記」竟然會有此美滿的後半章

# 我們有好多 話要說

◎林添星

從鬧市幾經轉折黑暗一角  
 我們談著昨夜未結論的爭辯  
 窗幃微扣，音波如雨絲  
 落在微震的空間，以及  
 無藏書的肩上  
 落寞、哀嘆和爆响我們聽見  
 猶如烈日掠過的月影稀微  
 黯暗和悻懼  
 暴雨從遠方跨陸而來  
 掠過青蔥的樹林和乾燥的土地  
 驚動山寨民族，河流的故鄉  
 追趕象羣凌亂的脚步。驟然間  
 擦身而過，喚醒午夜甜甜的夢

今夜我們談論著橫屍市郊的少年書生  
 文學、歷史，以及社會學  
 是否應該放棄的各種問題  
 我們有好多話要說，要體認和思考  
 或許這是最後一次  
 我們的爭辯就要中斷

昨天的問題仍然是今天的問題  
 而今天有著更多讀不完的課本  
 我們仍讀論著，甚至咒罵著  
 為彼此的堅持不休  
 而我們唯有選擇黑暗一角  
 把所有的問題抖開，整理和略作安排  
 在寧靜和沉寂之中  
 不安地睡去

# 鳴鳥聲中 雲出岫

\*柔密歐·鄭

我愛山居，但我也愛與雲為侶。

與雲為侶，山居的日子便在鳥聲穿林中，過得很舒服。

有時候，怕雲從茅舍裏跑出去，便把柴門虛掩，可是不甘寂寞的山溪，卻清脆地哼着哼着上門來了。

有時候，當我携着兩袖雲，聳一聳肩，雁聲卻抱僻徑上的落葉，作一次「踢死狗」的狂舞來。

人在市塵，若能擇山居下，雖不致像不食人間煙火那樣，可是若真箇有桃源也不外如是；何況在爪哇的大峰小巒，委實如好友一般，人們是不會嫌少的。

且說山林和諧，讓我享受安謐、恬美，而小桃斜出一枝紅來，似指點着鶯兒飛向茅舍的我，看我筆醉窗前，詩托松梢，任其寒熱不拘。或我煙裏披士鈍不來，索性登床假寐，宜趁半峰餘暉隨夢飄來忽去。誰復有心去管那個張京兆，想要把蛾眉畫出幾多愁？至若說的一雨成秋，秋如美人，縱然瘦一點兒，那又有何礙？

王維也好、稼軒也好，他們都把山當作知己過的。而我則以為，山與人同；就如劉勰所說的那樣：「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這句話說得真有意思，設若山其有知，知有個箇我在對他五體投地的話，相信他也將興高采烈地表示着，如此深獲我心啊！換言之，我就為了對山的仰慕，而心甘情願與他朝夕相伴了。

擁云枕云的山居與情趣，於我身歷其境間，不期而然地有着一種淡泊襟懷，縱算自己不屬淵明遺風，但這一任本莫，倒是可以愜意的了。

可能雲也體會，說來道去，自己身在空山，直入無人之境。好一個但聞——，卻是哪來響起的人語。嘖嘖！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寫來不錯的，畢竟是王維啊！

此際，若輪到我一問王維，該不該學禪？甚麼返景？尤其當我折入舊山林、青苔上有復照的是黃昏時候，人自閒，花自落，恰是各適其適的一片悠然，或我已行雲流水，或行或止，恐怕就是這化境，使聆善愛美的我，脫一次凡胎吧！

難道你不這樣認為，雲是一種無根的形象，在山邊，在椰梢，在窗外，甚至在你腳下，輕鬆的，瀟灑的，漠然的，雲呢？仍然是雲自己，他古今超越，不愛上半點紅塵。

偶然一抖擻，落幾滴清淚，就足使整個爪哇，泛濫起一季的酸楚。但當風緊，雲遂飛高更高的時候，他怎樣已不再低着頭來顧我，就在這時候，你說，我不孤獨，行嗎？

難忘月明的昨夜，到底山居裏包括幾個昨夜星辰？

忙了眼神的一副戀慕，而松濤月色，而帶影琴聲，無所謂勇通，無所謂物欲，在風吹月照之下，帶解琴鳴，這樣的生活，誰說不飄飄欲仙呢？

因此，人在爪哇，雖無終南山可歸隱，但有山則靈，何樂而不為，就找個山頭來閉居一霎片刻，若我行客失意，此際優遊閒適之樂，將與白雲同其縹渺，兩俱無盡；比起轉眼成空的榮華富貴，豈非失之於彼而反得諸於此嗎？

誰知耿耿我懷的，仍然是自己這一點，勘不破的心情。自從人與雲一旦發生感情，這種逍遙的生活，已是難解難分。雖則，萬合千聚終須一拍即散，無奈王維不是我，就這麼丁點兒的牽腸掛肚，怎能灑脫如他，既能撫慰自己不快的心情，他才會有：「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的曠達。

當然我知道，馬蹄踏遍殘紅，流水帶盡花枝，而山路泥濘，正印上我青鞋的第一痕，而反常的醜鴉者衆，竟敢集黑成烏，並千方百計地遮雲蓋月，不讓光輝瀉臨。尤在山雨欲來風滿山谷時，我不得不收腳回屋，誰想到，匆匆忙忙裏，竟把撇在石上

的蓑衣，忘了帶歸！

不論如何，雲自有其出岫之時，是的，看雲出岫，免得爲了留他，反而拖累了他。何況，雲比我幸福得多，至少他見過楊貴妃於華清池出浴，單單她的豐腴的玉脂，勝過這兒那些一身黃色素的峇峇（肝膽病患者），不但可愛得多，且還讓人至今嚮往不已。

雲見證過的，終南山當然遠勝過爪哇山，尤其是那民族傳統的藝術文化，能宣揚一代代民族的根和民族的理想，比之這兒的氣候，形成那口齒混淆不清或不諳華語的華裔們，其差異之巨，每每使人覺得前途茫茫！

而山民之所以成爲山民，取而代之的文化，就是這種能愚且愚的意識。這點，雲曾身歷其境與感同身受，當然體味得出它的如此這般了。也許這就是人生矛盾，從容背後仍然是緊迫，笑聲外仍不免淚痕纍纍。唉！這世界，果真能忘掉的話，那應該我舊詩中的一句話：「波雖帶恨終歸海，人到忘情卻省詩。」

天剛一亮，一朵朵的雲相繼地在輕移，而王維熟悉的山鳥呢？已一隻隻在爭先恐後的大鳴特鳴，是時候了吧！雲將出岫，雲將出岫！

但願出岫後的雲，就權充爲我的掛帆人吧！至少山中的一切、山中的甚麼，以及我見我聞、我思我懷的，雲可要替我向遠方傳達，向我心深處的故國傳達。

飛吧！飛吧！至少雲啣！你不必爲我遲疑，你走後，我仍然會善於自處。

不過，當你把我心中的故國，或舊夢中的童真，找將出來的時候，可得千萬記得，趕快地飛來，浮現浮現地讓我睇個清楚。

啊！從山鳥鳴聲中看雲出岫，不禁地讓我以這首七絕，來結束本文外，也不忘地向你說一聲：「不送，不送。」詩是這樣寫的：

山居若解印歸來，看瀑一條破綠苔；  
鳴鳥聲中雲出岫，搜將故國莫遲回。



蔡聯源

隔了一世如只隔一口窗  
窗外是太陽  
窗內是月  
太陽是一種燃燒的醒  
月是一種溫柔的淡然  
太陽在窗外  
月仍是月，在窗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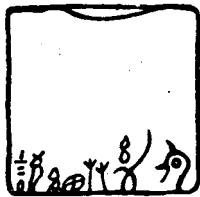


我想最近的距離必是最遠的傷痛  
而太陽追了一輩子  
才在黃昏降旗時  
把月追及



猛然一瞧  
月竟是一張白紙  
劃着一個名字：死亡





\*人間集

## 讀『松枝集』

\*梅淑貞

那已經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間比現在這間還大一些的編輯室裏，有一天，我在中午時走進去，便看到牆上掛着一幅約一呎多長的墨字。那幅字是鑲在鏡框裏，走近看，可以看出是復印本。所寫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我仰着頭看，不知不覺之間，眼內蓄滿了淚水，令我感動的，是那書人的字。那書人，便是弘一法師。

我不記得在這之前，是否有看過他寫的字，可是那一回的經驗，卻令我有一種如逢故友的感覺。而只有面對故友時，才能有放開懷抱的機會，這當然也包括了可以面對着他，流着感激的眼淚。

是的，那書人的書法令我有無言的感激。原來書法也是可以不故作玄虛，不需要劍拔弩張，不殺氣騰騰或龍飛鳳舞，也一樣可以稱之為書法的。字原本也可以寫得誠摯、樸素、簡單，而動人的力量尤深，甚至可以在無言中催人落淚。如那幅牆上所懸的『心經』。

但我並非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如果嚴格的說的話，連起碼的佛教徒也不是，因此那種經驗，只是偶然為之，也沒有再去探尋那令我感動到不能自己的書人的其他詳情。近日接到瑞獻贈我的『松枝集』，閱讀過這本副題為「弘一大師百齡紀念印集」的書，才知道這又是僧人的書人，「在東京春柳劇社演話劇，他是扮茶花女那一角色的」，這真是最奇怪的事了。當然，這都是他出家前的事。而瑞獻所刻的茶花女，形象與姿態都極撩人，更令人喫驚的還是她的細腰，真真難以想像，一個「後來他老老實實地出家了」的高僧曾扮演過這個紅塵之中最痴心的女子之一的角色。但回心一想，大師之誠與茶花女之痴，其實大有關連，都是用情至真的表現。



茶花女遺事

另外的一方刻印「以飼貓之飯飼鼠」，則表現了大師的另一種精神面貌，從此處，我可以看到他的慈悲與同情，風趣與幽默，容忍與放任都兼而有之。這也是他的「生平顯著事迹」之一。還有一印，「不會點過燈火」，視之再三，令人心生悲感感，那會是誰呢？而且此印也是缺了右上角的。

「其放下有如是者」，瑞獻對這句話的詮釋是一片兩邊微捲起來的落葉，以枯葉之輕飄來對照出肩擔之重，而且還是一葉歸根，連我這麼一個一點也不道地的佛教徒，看了之後也有眼前靈光一閃煩惱頓拋的感覺。

大師的幽默與慈悲，除了上面提到的「以飼貓之飯飼鼠」外，還有一印，名曰「問貓安否」的，也令人莞爾。印中的那隻眼睛，像在殷殷探視着。「珍惜螻蟻生命」線條纖細而脆弱，彷彿一按指生命便斷，越發教人警惕生命的可貴。「何以息謗曰無辨」，對於心存是非之輩，確是當頭棒喝。

「春遊」密密麻麻的繁花盛放與「早秋」的肅殺淒涼，那麼大的一塊印，只有浮雲一片與垂絲兩絡，兩相對照，天地的仁慈其實也是宇宙的殘忍。

起先看不出「不食人間烟火」指的是甚麼，隔了一段日子重新翻看，才認出原來是一群佈下天羅地網的蜘蛛，算算看，共有九隻之多，忍不住要笑了起來。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此句甚奇，那用來表達這意境的印也與集內的諸印殊異，具有幾何圖畫之美，此印也可與背面的「披髮佯狂走」一起看，表現出一種人生的狂態。但我對大師的生平不詳，不能肯定這兩件事是否亦會是他本人的顯著事迹之二。

「雪旅」的腳印與赤裸臥於雪地上的「雪子」，「東州水仙」的嫵媚與柔情依依的「春柳」，一樣又是仁慈與殘忍的對照。但是兩隻相依相偎的「白雀」，還有瑞獸的纖細刻功，卻又帶來了心感溫馨的感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充滿了「悲欣交集」的現象，所以表現這現象的印章，也是節與節相連，難以分辨出悲喜。



白雀

「華枝春滿」與「天心月圓」是大師的遺囑，只八個字，便說出了其一生的事迹；最後翻到「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只一燈」此頁，上面的喋喋不休，也可算得是一個多語者的饒舌了。還要補充的是，釋廣義的書法精純而動人。

\*『松枝集』，一九八二年由新加坡華嚴精舍印行。

## 鄉居一日

\*潘天生

故里，夢鄉是一列美麗的風景  
 有幾頭牛閒蕩着  
 牧吃清晨的翠綠  
 阡陌裏  
 一隻雛鳥  
 叫醒了窗外的陽光  
 偷偷爬進門檻  
 窺看掛鐘的秘密

搖動七次以後  
 始驚覺木欄上那隻老公雞  
 慵懶地鬆弛肢膀  
 落地尋找食物  
 不啼一句

戴紅冠的花  
 綻開了彩碟的笑靨  
 翩翩舞起跳躍樂章  
 如琴鍵  
 一種聽不到的聲响  
 在心底突地抑揚  
 狗，吠着

是誰家流離在外的遊子  
 把鄉音帶返  
 繁殖許多模糊記憶  
 縈繞在  
 屋子每一個角落

甚至，屋簷上排列的蜘蛛網  
 是熟悉、是陌生  
 都網不住心中情愫  
 點燃愛的火燄  
 讓往昔焚燒  
 在火光中看灰燼隨風飄送  
 像一抹淡藍  
 劃過天色

## \*風箏



\*雨

## 鍾瑜三月十九日的信：

我打算將我近日方才完稿之長篇小說「紅塵」，交由貴刊獨家連載刊出。「紅塵」是我苦拼四個月，所完成的作品，全書約莫四十萬字。……書內容，講述一知識青年，在日治時期，被日軍所俘，後傷殘歸里，而慘逢到的世變和家變。

## 郝毅民四月 19 日的信：

四月七日大函收到了，謝謝你。關於“標的”或“目標”，原文是用 Goal，在我譯的時候，用了“標的”。你提出這個問題來，提醒了我一向在腦子裏的一種印象。本來有三個字，aim, goal, target，在涵義上有重疊的地方，在中文裏，大概也有這樣幾個解說：目的、目標、標的、靶。在有感性地應用這些字時，我以為偏重於心理活動的用 Aim，差不多等於 Purpose；在肉體活動時，用 Goal 或 Target。在引用之詩，它是有心體兩意在內的，我用了“標的”，幾乎是把它當作“靶子”了。……關於這一點（編按：指『蕉風月刊』），我將在適合的地方向國內“報導”。使得國內的“文士”知道，地球上有些些人只為了“華文”，付出了多大的勞力，堅持了多麼長久。若有人只知道“講主義”或呼口號，這種刊物如蕉風，是可以給他們擴展思想的。……

“版頭”小女珊瑚臨時畫了一個，不知你以為如何？紐約一連陰雨七週之久。春來遲。

（編按：信中所提的翻譯，即是『雨花隨筆』專欄今期所刊的『向白紙訴說』的譯詩。）

## 林添星四月 26 日的信：

來信接獲。謝謝。……至於評論性質的文字，若有時間我會嘗試寫些，投給『蕉風』。年杪考完試或許有較多時間，我準備寫些有關現代詩的文字。

## 鄭遠安四月 28 日的信：

接到您的來信，欣慰萬分，真的謝謝您。

好久好久了，無法得到你們的消息。……現在好了，我們又可以互相聯繫了。這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也許你們沒體會到，我們這兒的華人寫作者，可說是被擯棄在世界華人之外的那種感覺呢，加以無中文書可讀，這種讀書人的悲哀，不談也吧！

茲呈上拙作二篇，一是散文一是詩，希望您收下，由您考慮發表，至感。……

（編按：散文『鳴鳥聲中雲出岫』今期刊出。）

## 小黑五月三日的信：

蕉風這一年來轉載的稿似乎多了一點，好像失去了蕉風創辦的意旨。如果能夠回復當年的熱鬧場面不知有多好。

可是近年來，能夠寫的人才好像逐漸少了，尤其是小說方面。大家愈來愈興起寫專欄。做編輯的是越來越艱幸了。我也希望能有作品支持你。但是擠不出來的成份居多。何況又是二三流水準！如果你要接受馬來文的小說譯作，我倒可以效勞。

對於蕉風，我的愛護是十六年如一日的。年多來，蕉風出得斷斷續續，有時候我們還怪責郵差失信呢。準時出版，我想是每一本雜誌都該盡量做到的。

（編按：我們希望能盡量做到不轉載，不過這要依賴愛護蕉風的作者繼續以稿源支持。）

# 序友彬的書

\*張愛倫

一年前給早慧的「流水賬」（『流水涇涇』也）寫序，寫得很快樂，因為朋友要出書了。出書沒甚麼大不了的，有時候逛書展，或重慶南路書店林立的書街，看到花花綠綠得「不分青紅皂白」的那些書，覺得古往今來不該出的書太多了，文字早已氾濫成災了。很多話語，不管你說還是我說，就算你說過了我再說也無妨，風很快就把它吹逝了（流言？），就算連帶吹縈了春水，也很快又平靜如畫。但是白紙黑字印成了書，我的天，實在令人觸目驚心。但是，在我們這些不靠着書糊口揚名立萬的凡夫俗子來說，把某些歲月裏塗鴉的文字收集成書，確是件美麗的事。也許美麗的不是書，而是那段誰也留不住的時光吧。或者說，更美麗的，還是生活本身。

這回我又要給朋友的書寫序了。「我的朋友」許友彬來信說：「看見你出書了，我也要出書了。」友彬要出的是『大學生手記』，那是他進學報之前給學報寫的專欄，見刊後十分受歡迎。友彬給學報寫專欄與進學報工作，都是學海居中「延攬」的。他確是我們的生力軍，接編後使學報的風格更清新爽朗。那時學報社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窮與快樂（希望有一天學報擁有的是富與快樂）。不過，友彬來學報後就不寫「大學生手記」了。那時來小編輯室坐的讀者常會問瘦子的專欄怎麼不寫了，後來有些聰明的讀者看多了友彬回答讀者來函的語氣，慢慢地也猜到「瘦子」是哪裏人氏了。

友彬的『大學生手記』，大半寫他跟烏鴉如何如何，寫來生動而妙趣橫生、而痛快淋漓，跟他在周報文藝版的散文風格很不像，跟他正式用蟹行文完成的烏鴉論文，更是兩碼子事。友彬大概不是那種立意寫學術文字著書立說的人，他寧願寫小文章自娛娛人。這其實也是他個性使然。學術文章或立言載道的書，大半是寫來唬人的，唬過人後，就只有「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而小文章則大可作逍遙遊，何樂而不為呢？

「難登大雅之堂」是友彬信上的謙語，那就算是「無關宏旨」的「小雅」也吧，寫的人多多少少還是下過「渲」與「染」的功夫，而如果不是曾經在班荇谷跑過龍套，此「校園文學」是無法粉墨登場的。說『大學生手記』不折不扣是馬華文壇的「校園文學」自不為過，作者到底是騎過機車，「奔馳在馬大校園」的馬大畢業生。友彬沒把他的大學生涯擴張成『未央歌』，未免有點可惜，他只把一些精彩的插曲、高潮、反高潮寫成了手記，給還沒躍入龍門的魚兒分享他的酸甜苦辣。我剛來台北時，有位叫阿圖的台大畢業生也寫了本性質相似的暢銷書，叫『傳鐘21響』；我不曉得馬大的鐘聲敲幾響，但很希望友彬的『大學生手記』也是暢銷書。

但友彬的「初戀」，其實是散文與小說。他的小說尤其寫得用心，而也正因為用心寫，反而不易滿意。當年我去編蕉風時，要他每月交一篇小說；那時我自己也在寫，我們甚至說五年後要出本長篇。那也許不是戲言，五年之約只過了二年，三年內如有時間胡思亂想，這張支票還是可以兌現的。我常在星期六下午去台大旁聽王文興先生的課，他這回講的是羅倫斯的『兒子與情人』，我聽得津津有味，但也十分惶恐。羅倫斯完成這本小說時不過廿九歲，但此書的藝術成就已很高了。可見除了生活與感性外，寫小說也需要很高的天才。友彬是有才氣的，他的短篇，即使寫的是愛情，也不盡是浪漫，他文字背後的風韻，是細水長流那種，是可以自成一家的，只要他不斷的流下去。

台北的冬意漸漸濃了，下午的陽光斜斜的淡淡的照在對面窗下，很快的天就黯了下來。這是我在台北的第二個冬天了，離開學報蕉風也快兩年了。編那兩份小刊物的四年來，有沒有樹敵，我不願斷言，但確交了一些朋友，友彬即其中之一。如今這個朋友要出書了，要我給他寫幾個字，自然義不容辭，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也是「不亦樂乎」的事。

所以我就如此這般胡言亂語寫了這篇叫做序的東西。（「是為序」的白話文，勉強譯出來做裹腳布，就是這個樣子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台北



# 寫在最後

\* 瘦子

最後安靜下來，想想：出此書有屁用？沒有啥，爽爽而已。看見朋友個個出書，好像是一種時髦，我也想湊湊熱鬧，不落人後。文壇就是個大劇場，有料無料皆可亮相。我的朋友張錦忠一入場，儼然有大將之風。我的朋友彭早慧歌聲潑潑流出，好像小花旦。我要登場，我要登場。我要演甚麼？演小生我沒何榮良的氣派，演小丑我沒李系德的幽默。演個小兵吧。對，演個小兵，穿紅衣戴紅帽，隨着咚咚鏘鏘入場來，就在臺上繞一圈，然後立於一旁，等待，等待官將的咤咤，我就應上一聲「後」。對一個小兵來說，一聲「後」一頓棍也可真不簡單啊。

角色有了，但是這本書寫給誰看呢？就給那些功課不太好的學生看，像我以前那樣的學生看。我以前的功課不好。我不愛讀書。我小小就不愛讀書。我家離學校不遠，我的堂嫂是我的班主任，但我就不愛讀書。我阿姨打我，我躲進廁所，學校鐘聲噹噹響了，我蹲在廁所內哭了。以前的廁所是四腳樓兩塊橫板那種。我阿姨很生氣，催我快快擦屁股快快穿褲。我說遲到啦我不要去啦。我阿姨打我，打着我去學校。我一邊走一邊哭，鼻涕眼淚塗在手臂上。班上同學看見我全笑了。我不敢進教室。我堂嫂叫班長來牽我進去。班長是女的，令我很不好意思。我是很笨的啦，我不會做作文，爸爸唸一個字我寫一個字。我不會做圖工，要媽媽幫我縫手巾。媽媽縫一條紅手巾給我，我帶去學校，又給人家笑。我的伯母罵我堂嫂：「小孩子縫甚麼手巾？」我堂嫂哭了。我堂嫂去學校說：「不會縫手巾的畫圖畫。」我就只喜歡畫圖畫。我不喜歡寫字。我的假期作業總是寫不完，到最後要姐姐站在我後面握住我的手寫。我不讀書，哥哥罵我，我就躲在房門後。我真的很傻，我看見隔壁人家結婚了，拖着我媽媽要去喝喜酒。我媽媽說：「等你大哥結婚時，才全家人喝喜酒。」我說：「要等大哥那麼久，為甚麼爸爸不結婚呢？」我弟弟聽了，都笑我。那是小時候的事，一說起來話就多。到了中學，我有很多憂慮。我從沒想到我會進大學，我擔心我娶不到老婆，我擔心我找不到工作，我擔心我養不起自己。我覺得我應該讀書，讀多一點書以後也許能找到工作。然後我就一直讀下去，竟讀了十九年書。

我進大學時，帶着一顆自卑的心。我以為大學生都是斯斯文文的，哪知道大學生跟在馬路跑的人沒分別。我雖不是好學生，卻也沒做過甚麼壞事，而在大學裏，我的頭盔被人偷去，我買過一個，又再被人偷去。最後我用一個朋友不要的頭盔，太舊了沒人要偷。我有個印度同學，帶春宮圖來大學欣賞。聽說有人放小電影賺錢呢。還有人唱歌，唱猥歌，相當流行。也不是說大學裏沒有好人，好人大把。所以我的大學生活，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我只是萬份之一。我有我的主觀。我有我的錯誤。我對自己的文章坦誠。我不想歪曲我的原意來教育人民。我也無誤人子弟。我只求真。也許不善，也許不美。我寫得快樂，希望看的人也快樂，如是而已。

我現在寫東西很快樂，以前寫東西很痛苦。我聽過一位學兄說：「寫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所以我就很痛苦了。那時我以為，愈是痛苦愈是好作品，要字字珠璣，要五步一樓，要十步一閣。我把樓閣建在雲層中，要美麗，要虛幻。我寫得痛苦，相信看的人也痛苦。最後，唉，算了。我不是能夠成為文豪的人，這又何苦呢？我寫大學生手記，自娛娛人。

我寫大學生手記時還算受歡迎，但我寫其他文章全不收效。學海叫我出書，他叫我出一本個人專集，包括散文、小說、專欄及漫畫。我覺得讀者只歡迎我的大學生手記，其他的全免了吧。大學生手記是個專欄，在學報刊載，打從七九年中刊起，至八〇年我馬大畢業後收檔。大學生手記交給黃小姐打字，字打好了，學海幫我貼好，才數十頁，太單薄了，見不得人。於是我臨時趕工，畫蛇添足，加頭加尾。原本在學報刊登的那部份，留在中間，即第二輯。第一輯和第三輯都是新出爐的，從未見報。

第一輯是回憶錄，回想往事，想起以前那些人，以前那些人都不知散去何處，追憶起來，感慨萬千。第一輯有十四篇，其中七篇是一口氣在一天內完成的，另外七篇，也在後來幾天內寫下。寫完十四篇，昔日之事，仍盤旋在腦中久久不散。

第三輯則是寫我八二年在國大的生活，越寫越無味，旨在湊足頁數，出起書來也壯觀些。嚙嚙了那麼多，該講的講完了，不該講的也講了，就此告一段落吧。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落花辭枝



「我的大學生活，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我只是萬份之一。我有我的主觀。我有我的錯誤。我對自己的文章坦誠。我不想歪曲我的原意來教育人民。我也無意誤人子弟。我只求真。也許不善，也許不美。我寫得快樂，希望看的人也快樂，如是而已。」

上面這些單純而誠摯的話是瘦子（許友彬）在他的第一本書「大學生手記」中所說的。本書厚155頁，內有作者親繪配合內容的漫畫多幅，售價連郵M\$4.00正，列為「人間叢刊」之二。

「人間出版社」近日也推出另一種新書，何榮良的散文集「另一種琵琶」，厚160頁，售價連郵亦是M\$4.00正，列為「人間叢書」之四。

郵購請寄：Penerbit Homo Mensura,  
8, Jalan 14/34,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大馬華人文化協會 \* 第六屆文學獎

## 宗旨：

(一) 鼓勵馬華寫作人獻身於豐富馬華文學的崇高事業。

(二) 為華人社會及我國塑造思想正確，眼光深遠的本邦華人寫作人士。

## 名額：

獎金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團體獎，第二類為個人獎。

(一) 團體獎一名，獎金三千元。

資格：國內任何華文文藝研究會及文藝出版社，均有資格申請本獎金。

(二) 個人獎九項，即：

1. 小說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2. 詩歌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3. 散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4. 戲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5. 兒童文學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6. 文學理論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以上六個名額，凡對該項文類有優越的創作表現者，皆有資格申請獎金。

7. 翻譯獎兩名，獎金二千元。

資格：任何馬華寫作人如在(A)馬來作品之翻譯成華文有優異表現或(B)華文作品之翻譯成馬來西亞文有優異表現者，皆可提出申請。申請者可申請一項或兩項。

8. 新聞專題寫作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任何本國報章的新聞工作者，對國內華人社會有過忠實的採訪，提出建設性評

論的專題新聞特寫，皆有資格申請此項獎金。

9. 論文獎一名，獎金一千元。

資格：任何馬華寫作人對我國華人社會有建設性或啟發性的評論或著述，皆有資格申請此獎。

總獎金計一萬三千元。

## 日期：

(一) 作品發表日期：

(A) 本屆團體獎以一九八二年六月至一九八三年五月底出版成專書之文學作品為限。

(B) 所有個人獎以發表於一九八二年六月至一九八三年五月底之作品為限。

(二) 申請及推薦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三) 頒發日期：另行公佈及通知。

## 辦法：

(一) 團體獎：本國任何華文文藝研究會及文藝出版社，可於本獎金申請的期限內，提出下列：

1. 本屆該會、社出版的所有作品（專集、合集皆可）。

2. 該會、社註冊日期、地址、執委名單。

3. 該會會長或社長的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及現職。

4. 該會會長或社長的申請書各一份，掛號函寄本協會：

MALAYSIA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TINGKAT 7, WISMA MCA, 163, JLN AMPANG P.O. BOX 626, K.L.

(二) 個人獎：

(A) 推薦法及申請法：

1. 國內所有華文雜誌與副

刊主編、研究會會長，出版社社長及各華文報章總編輯皆有推薦權。

2. 本協會將於申請及推薦期內將表格寄達各雜誌、研究會、出版社及報館，各個單位之主持人可選出於限期內發表於其園地或刊物之優秀作品，於截止日期前掛號寄交本協會。

3. 受推薦與申請之名額與項目無限制，惟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A) 小說獎：提呈受推薦者（或申請者）一篇作品。

(B) 詩歌獎：提呈兩首。

(C) 散文獎：提呈兩篇。

(D) 戲劇獎：提呈一篇。

(E) 兒童文學獎：提呈一篇。  
(F) 理論或評論獎：提呈一篇。

(G) 新聞專題獎：提呈一篇。  
(H) 翻譯獎：提呈一篇（需附原文）。

(I) 論文獎：提呈一部或一篇。

4. 推薦人或申請者必須提出受推薦（或申請）作品之發表原件，發表日期及作者真實姓名地址，所有被推薦者或申請人必須是我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5. 國內所有寫作人或新聞從業員皆可提出申請。

6. 申請表格可自備4×9吋回郵信封向本協會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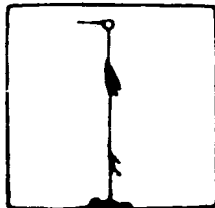
7. 推薦人或申請者如被發現有不忠實的現象，其推薦權或申請權將中止兩年。

## 評審：

由本協會語文文學組邀請文教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專司評審工作，其決定為最後決定，任何人不得異議。

# 山之崩與不崩

\*黃隱嘯



\*圖

有一天，途經怡保，看見不少小山，不少岩洞，還看見一些山邊崩裂下來的山泥。甚至有座小山半邊崩裂了，只剩下孤伶伶的另一半，寂寞的站在那裏。像這樣的小山，一旦再多經過幾次風雨，便將潰為平地，再也高聳不起來了。在時光的衝擊下，它們只像灘上的沙石，迸裂，粉碎。

然而，雄聳的大漢山呢？它會不會也那樣容易在時光中崩潰、消失？當然不是。山之崩與不崩，並不在於高與不高，而是在於山質之實與不實。怡保的那些小山是石灰石山，隨着雨水的浸蝕而崩下，而大漢山，卻不那麼輕易屈服。

說起文學，又有甚麼兩樣呢？有一些人，寫了些文章，出了本小書，便洋洋自得，好像天下寫作的人只有他最強了，好像文壇上少了他便不成其為文壇了。這一切，當然都是笑話。幾千年來，中文文學史上，歷經了時空的演變，剩下來的名家有多少呢？屈原、李白、杜甫是的，陶淵明、蘇東坡也是的。近代文學史上，千年之後，剩下的還會有誰呢？魯迅、巴金、徐志摩、余光中、痲弦？馬華文學史上，又會有誰呢？

真正有價值的作品，真正有份量的作者，不必日夜吹噓，也自然會萬古長新，不因時空的轉變而失色。否則，再如何自我吹噓，再如何驟眾喧嘩、互相吹捧，到頭來也只是鬧劇一場，笑鬧過了，甚麼都不會留下。

時光流淌着，只有真正堅實的山，才能屹立在那裏；也只有真正有份量的作品和作者，才能名存文學史，千古不朽。

# 寫不出？不去寫！

\*白水仙

我的一名閩中膩友，有一天在閒談間向我透露，她自己的閩中膩友每日必寫上兩三千字，否則便覺得那一天是白活了。我聽了之後，除了佩服之外，還是佩服。蓋我的閩中膩友的閩中膩友，不是羨尊處優生活悠遊因此有大把時間坐在窗前吟哦兼胡思亂想之輩，而是一名為生活而四處奔波的生意人。他只有晚上那段時間，才能坐下來寫作。這種堅持，是一種自我的鞭策，是毅力的考驗。

或許是因為馬來西亞太過得天獨厚吧，物質享受的豐富，種種聲色的引誘，還有那種要命的天氣（唉呀，這麼熱，開風扇睡覺算了，還寫甚麼鬼？），都是不利於寫作的環境的。這世界從來就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尤其是寫作，更是屬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苦役。如果你一向自認喜歡寫作，為何不盡量約束自己的心猿意馬，把空餘的時間，放在寫作上？以羅倫斯為例，才活了四十四年，而且有超過二十年的時間受盡肺病的折磨，仍能寫出那麼多高品質的作品，這除了個人的才氣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個人的努力不懈。須知道，才氣不去應用，也一樣會浪費掉。所以現階段的好作品少見，不是作家們寫不出，而是他們沒有去寫。

# 寄箋

\*風山泛

在那遙遠雪落的國度裏  
你是否仍單獨地翱翔？

啊，太陽升起，落下，一天就過去了。月亮圓了又缺，一個月就過去了。當我們度過了冬至，一年的最後一個傳統節日，便是新的一年來臨了。而你似雁，一展翅便北飛千哩，千哩外的山山秀色，水水柔情，都落入你底眼裏了；樹高千丈，在你腳底；雲似的柔柔的棉花，輕輕飄飄，掠過了你眼前，你看見甚麼了嗎？在春天微暖的風裏，你可曾看見了我寫在雲上的祝福？

祝福是一箋箋無言的音訊，飄向天邊。一年就是這樣的過去了。我是愈來愈懶得動筆寫信了。我只是忙碌地生活着，奔波着，時光悄悄地，悄悄地溜了過去，友情也輕輕的，像陽光中的雪花，漸漸的溶化了。然而，也不完全是這樣的，也有一些友情，刻骨銘心，一直散發淡淡的馨香，就如你，就如我多年相交的一些朋友，總令我感覺溫暖，又帶點哀傷。溫暖是因為過去知心的那份美麗，哀傷是由於漸行漸遠，風雪漸漸淹沒了彼此的足跡……

於是我只好赤道的陽光下默默地懷念你了。這裏沒有春天，柳絮不飛；沒有長江，悠悠的流水不歌不唱；只有未曾見面的彭亨河，悒悒的流。彭亨河，可是我們夢裏怒吼的河？我一直夢想着一片和平安祥的土地哪，沒有歧視，沒有偏見。我也夢想着一片遼闊的大洋，風濤狂吼，還有那中印邊界的最高峰，峰頂白茫茫的都是雪。如果有一天，我能攀到峰頂，在那裏微微的笑，一定不知有多歡喜。有一天，如果這片土地上不再有人為的種種不平等，我也一定衷心的開朗的笑。那個時候，一定有許多人快樂的從海的另一邊返來了，從那一片陌生的土地，返來這芬香的鄉土。有誰不熱愛自己的故鄉呢？故鄉的河流，吟唱的總是最最母親的曲調，叫人魂夢牽縈，日夜難忘。

可是，卻有那麼多人黯然而離去了。他們沉重的心上，還要加負上背棄鄉土的石塊，彷彿他們真是一葉無根的萍，喜歡快樂的去流浪……

記得有一天，我曾輕輕的問你：「幾年之後，你回不回來呢？」

「很難說。那麼遠的事，誰也不知道。」猶豫了一陣，你緩緩的答。

我沉默了下來。是的，誰知道未來的事會如何發展呢？學術的路是條無盡的路，而你是路上的行者了，走下去，走下去，遠遠的，遠遠的，我站在這裏，就只能望見你漸渺的身影了。年復一年後，你也不知道你會走向那裏，碩士？博士？在那一個國度落腳？而我又會站在那裏呢？

時光不斷的流逝中，許多事情在發生、幻變，誰人能夠掌握千變萬化的核心呢？那麼他就或能抓緊一些甚麼了。我當然不是那樣的一個人。我只是站在一個小丘上，看着河裏的水，翻騰着不斷的流，流去的是水，不是岸，岸上的沙卻也會隨水飄走，飄走。有一天，小丘也會不在那裏了。有一天，我們再見的時候，會不會我猶豫着喚不出你底小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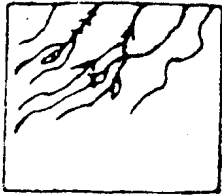
啊，那真是遙遠的事了。如今，春天的花開了，不知你在那遙遠的國度裏，逢到冬天，喝不喝一壺酒？酒飲盡了，歌不歌一曲鄭愁予的牧羊女？咚咚咚，齊豫唱得真好。而我，我卻許久沒歌唱了。嗓子彷彿日漸低沉，心情也蕭索了起來。

這些日子來，我愈發感覺命運的波折可笑了。因緣際遇中，人類只是飄遊的一片葉子。固然，在一念之間，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但孰是孰非，又何從知曉呢？也許，「盡人事而聽天命」這句話是有幾分道理的。我們都該好好的走自己的路，走向自己想走的方向。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光要過去便讓它過去吧，反正我們也留不住甚麼。人事總是要變幻的，就如花開了必謝，葉凋了會重發；聚聚散散，是悲是喜？是悽是怨？都不必再放在心上了。我們只要緩緩的，向前走去，把一段又一段的風景遺留在身後，不論走得多遠，只要一心不變，我們的友情便依然存在，想起時，便依然溫馨。

百年之後，且讓雪花輕輕飄落吧，且讓一支無調的歌，隱隱唱起，唱起悲歡離合的記憶，在肅冷的夜裏，伴隨着幽冥的夜色，籠罩向人間。

(10/5/83)



\* 春柳

\* 風訊

- 由本期起，蕉風開始連載新加坡資深寫作人鍾瑜的長篇小說『紅塵』，全書約四十餘萬字，估計需一年半的時間刊完。蕉風的長期讀者應該對鍾瑜不會感到陌生，蓋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間他曾在本刊發表一系列的短篇小說，後全收錄在『鍾瑜小說集』裏，在一九七七年出版。
- 在本地，寫作無可諱言的是一種心血耗盡後所得的酬勞卻少得不足掛齒的苦役。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不計報酬默默的在進行創作。其實寫作人的天職便是努力去寫作，可是這裏偏偏就有那麼多不寫作的寫作人。因此對於那些「肯」拿出作品來的創作者，我們應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郝毅民先生遠居紐約，執業之餘，還十分熱心於寫作。他的態度之誠摯，由他致編者的信可見其一斑。由本期開始他的『雨花隨筆』將是每期都和眾人見面的專欄。
- 張橫眉便是張貴興，一個很有潛力的小說作者，本期的『猴戲』是他的最新力作。
- 由於篇幅關係，本期的特輯人物卡德納的短篇小說『贖罪』改在下期刊出。
- 林添星、蔡聯源、潘天生等人都是可以企盼的新秀。
- 我們也謝謝陳瑞獻與郝珊娜所提供的版頭設計。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異界線。我們要的是：

- 實質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并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刪權力。
- 稿酬每千字為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稿約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文  
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衣瓜索大瀑布的訪客鄭浩千

●黃乃羣

年前水墨畫家鄭浩千挾藝漫遊世界一周，廣結畫緣，收集畫材，深入探討世界美術趨向，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由大馬出發，先在澳洲歇腳，然後轉往南太平洋的樂園——大溪地，在大溪地住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他尋幽探勝，又舉行畫展於彼邦，甚令彼邦人士所矚目。畫展之後，他尚造訪哥更美術館，親睹印象派大師的真迹面貌。遊罷大溪地，像輕燕一般，他又續程到了西印度群島千里達，南美巴西諸國，一面宣揚中華文化，一面又參觀各地的美術館，吸取各國的美術滋養，豐富了創作的視野。最大的收穫還是親臨目及世界最大的瀑布之一——衣瓜索大瀑布，面對那磅礴雄渾、氣勢萬千的天然奇景，浩千的心靈爲之而震撼，因而觸發了其內心的創作激情。回來後，他整理畫稿，振臂揮寫，完成了衣瓜索大瀑布巨幅之作。



鄭浩千在阿根廷衣瓜索大瀑布前留影。

事隔半載，浩千再次重臨都門，決定在五月七日至十五日假丹青畫廊舉行歸來後的一次個展。

誠然浩千的畫風一直都在演變，由於對水墨畫的創作彼此有許多共同的想法，即是在原有的傳統基礎上，開拓自己的主觀世界。果然，走了一趟，他嘗試以傳統的筆墨寫南澳菲立島的企鵝，還寫天真爛漫的樹熊，活潑的袋鼠。看它筆簡意足，當前所見的確大異其趣呢！

今後水墨畫的創作體裁，肯定是世界性的。作爲一位現代的水墨畫家，應時刻在多方面的創作題裁上求新的突破，方能應付這個嶄新的時代變遷。

浩千試圖打破舊的框框，另辟蹊徑，昂然走入一條康莊大道，真正做到了體驗、實踐的精神。希望關心水墨畫的同好，前往觀賞浩千的個展，當可證明並非虛言。



巴西衣瓜索大瀑布

# 我所認識的鄭浩千

• 張野波

屈指一算，認識畫家鄭浩千已有十三年了。我初次見到他是在香港紅寶石酒家，當時（一九七〇）我與業師周公理在喝早茶，而鄰桌正是畫家吳公虎，楊善深，張韶石，歐豪年，鄭浩千與星島報的總編輯唐碧川，經業師介紹而與他們認識。那時候鄭浩千剛結束在香港的畫展，正要準備去台北。我們匆匆握別。第二次在台北見面，浩千兄已是政治大學的學生了



鄭浩千近照

。那時我隨林玉山教授學畫，也在中國針灸學院學醫。我們時常在裱畫店及畫展場合碰面，已是老友了。

浩千交遊很廣，來往的人大多數是文藝界的知名人物。一九七四年當地大學畢業，在台灣省立博物館舉行個人畫展時，場面盛大隆重，當時梁寒操、劉太希曾為文贊許。展出的作品可以說嶺南味很重，其中張大千與鄭曼青的題字，還有浩千與黃君璧、葉公超、馬壽華、高逸鴻五人合作的大畫，吸引了不少觀眾。當年只有廿六歲的浩千，在台北畫壇已是知名之士。他經常穿著領帶西裝，一副紳士模樣，來往於名流學者之間，意氣風發。

浩千在台北木柵的畫室掛着好幾個「浩千畫苑」的橫扁，正中是張大千的手筆，其他還有陳子和，葉公超，梁寒操，趙少昂，鄭彥棻，竺摩的題字及對聯，充滿着濃郁的書香味。他往往在深夜作畫，有時畫個通宵，而次日照常活動，可謂精力充沛。

一九七四年以後我常在東南亞一帶挾藝漫遊，而浩千也像一隻野鶴，「浪迹天涯」在東南亞及歐洲一帶，旅遊畫展，有時只從報章及朋友處知道他的行踪。他的畫藝隨着時間而精進，他的經歷與閱歷也隨着時間而豐富多采。

浩千與我在一九七九年隱居東馬斗湖，異地重逢，也可說真有緣份，他在一家中學擔任美術主任職，我也暫時棄筆務農。「他鄉遇故知」的喜悅，是無以言喻的。我時常到他的「自在居」造訪，也時常在他的畫室作畫，畫得起勁，也時常忘了時間，往往踏着月色歸去。那一段兩年漫漫的歲月，浩千除了教課，其他時間幾乎都花在讀書、寫字和作畫。他常在他的作品題上「沙白湖畔閑居漫筆」把沙巴斗湖的名字美化得詩意盎然。記得是一九八〇年，鄭月波先生在浩千的安排下，在斗湖舉行了一次成功的畫展。那時，鄭月波天天在「自在居」作畫，我也和兩位鄭氏合作了十多幅畫，留下了珍貴的「雪泥鴻爪」。



浩千自八一年去國，又開始了他另一段藝術的旅程。他在澳洲、大溪地、千里達、蘇里南、巴西、阿根廷、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又繞了地球一個大圈回來，舉行了十多次畫展，可謂風塵僕僕。

這十多年以來，浩千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許多足跡，結交了許多朋友，他的作品也流落在世界每個角落，受許多博物館與友人珍藏，他應該引以為榮。

現年只有卅五歲的浩千，似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散發着藝術的熱與光。在漫長藝術的旅途上，他已遙遙領先，而且還勇往前。

他天涯倦遊歸來已近一年，滿篋的畫稿，經過整理，盡是南美與加拿大氣勢磅礴的大瀑布，如萬馬奔騰，水墨淋漓的樹熊，袋鼠與企鵝，栩栩如生，這些真山真水真動物，由他的彩筆帶到我們的面前。這些作品無論在題材與風格的突破上，都有很高的成就，這應該是最中肯而又不誇張的事實。

在此浩千畫展的前夕，謹將我們認識的經過際遇略為一敘，以示浩千多年來在藝壇活動之一斑，並預祝他畫展成功。



一九七〇年鄭浩千與已故張大千在台北合影。



馬壽華、黃君璧、吳大澂、高逸鴻與鄭浩千合作畫

# 江山爲助筆縱橫 — 記畫家鄭浩千

● 薛慧山

當前畫苑人才寥落，環顧左右，很難發現有甚麼彗星之流能破空而出。因此，曾引用龔定庵詩來形容我不勝期待的心情：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九七五年之春，再度作星洲之行，邂逅了一位出身台北國立政治大學風度翩翩的青年畫家——鄭浩千先生。初度與之論畫，所見輒不謀而合。他悟性極高，對於中國繪畫的優秀傳統，肯作批判性的接受，但又敢於求變創新，用自己筆墨，寫自己意境，一種豪邁靈秀之氣，溢於紙上，令人不禁對他的藝術前途湧起了無限希望。

厥後，在檳榔嶼與台北，數度相逢，且同時欣然揮筆，意興淡發。他作畫的進境，確非尋常人所可此擬。無可諱言，他的初期作品，近乎折衷派，而又不爲所囿，筆觸之豪放遒勁，構圖之雄偉奇警，在在超凡脫俗，出人意表。據我所了解，這一半由於他先天的稟賦，一半也具備了後天苦學深思的條件，自非偶然倖致。

可喜的是，年青的鄭浩千先生，平日不斷地讀書，不斷地旅行，不斷地探索，這些年來，不僅，遍遊了東南亞各地，又隻身遠遊歐洲，努力擴大了自己的世界。他在濃霧籠罩下的倫敦，百花齊放的巴黎，屐痕處處，更觀摩了無數的名迹佳品，獲得不少清新高逸的靈感，在他的筆下英國康橋的楊柳清波，巴黎郊外的寒林雪月，無不充滿了羅曼蒂克的詩情，而又充份發揮了中國水墨奇妙的效果。看起來都無愧爲「逸品」之作。我在印尼椰加達主辦中國名家畫展，他的作品即首先爲國際人士所互相購藏。近年來，歐美日本幾個美術館也紛紛搜羅他的作品陳列，足證他作品如何地受激賞與注目。

平日目睹他作畫的氣勢自有一種大手眼，大氣勢的表現，其大膽精警處決不在前輩張大千傅抱石之下。「筆所未到氣已吞」「江山爲助筆縱橫」以上蘇東坡的詩句，在我看來，都足以移贈於此君。劉太希先生贈詩有云：「遊藝依仁祝汝賢，君家三絕有千年，中華文化光輝遠，傳與南洋鄭浩千」。殷勤致意，尤屬難得。

在此，我更寄望於鄭浩千先生的是：

從今以後，一定要「開拓萬古心胸，壓倒一時豪杰」，必須那麼大筆淋漓，浩氣萬千，堂堂地大踏步跨入國際藝壇，替中國畫史來一個更大的突破！

## 鄭浩千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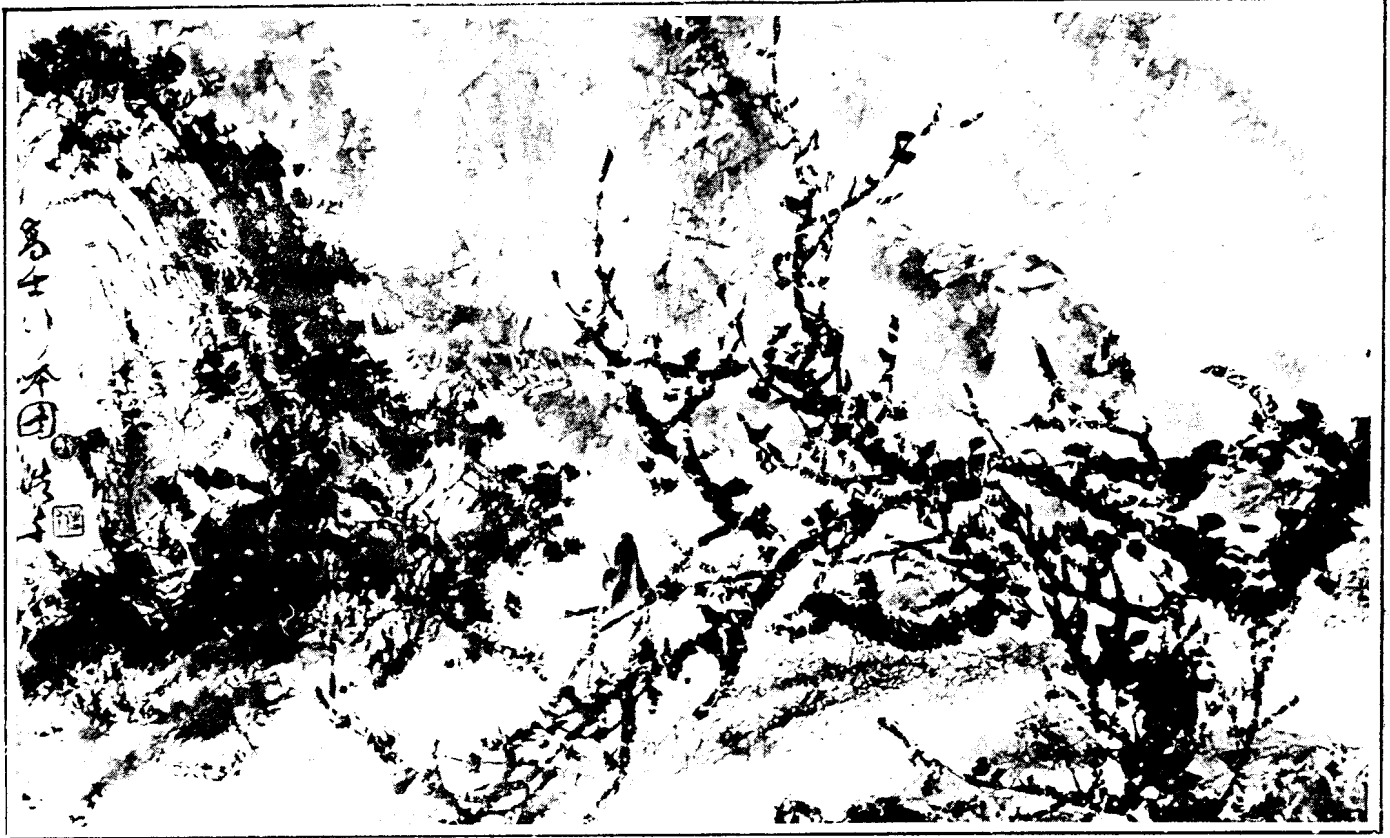
鄭浩千名慶龍，廣東惠陽人。一九四八年生於馬來西亞檳城，自幼兼習中西繪畫，在聖心中學暨鍾靈中學完成中學教育後負笈港台，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暨香港嶺南藝苑。曾先後在我國各地，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汶萊，印尼，澳洲，台灣，香港，英國舉行個展，其作品曾受邀參加台灣「當代名家書畫展」，在台北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青年畫展」，並參加巴黎，波昂，雪梨，加沙緬度，西貢的聯合畫展。一九八一年環球旅行寫生，並應邀在澳洲之墨爾本，雪梨，大溪地，千里達，蘇里南，皆因，巴西，美國等地舉行畫展，前後共達六十餘次。





疏柳寒烟晓梦清 竹摩題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高士行吟圖 ▲

沙巴神山 ▼



鄉村景緻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烟耶雲耶遠如去  
烟空雲散山依然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雨後溪山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山色空濛雨亦奇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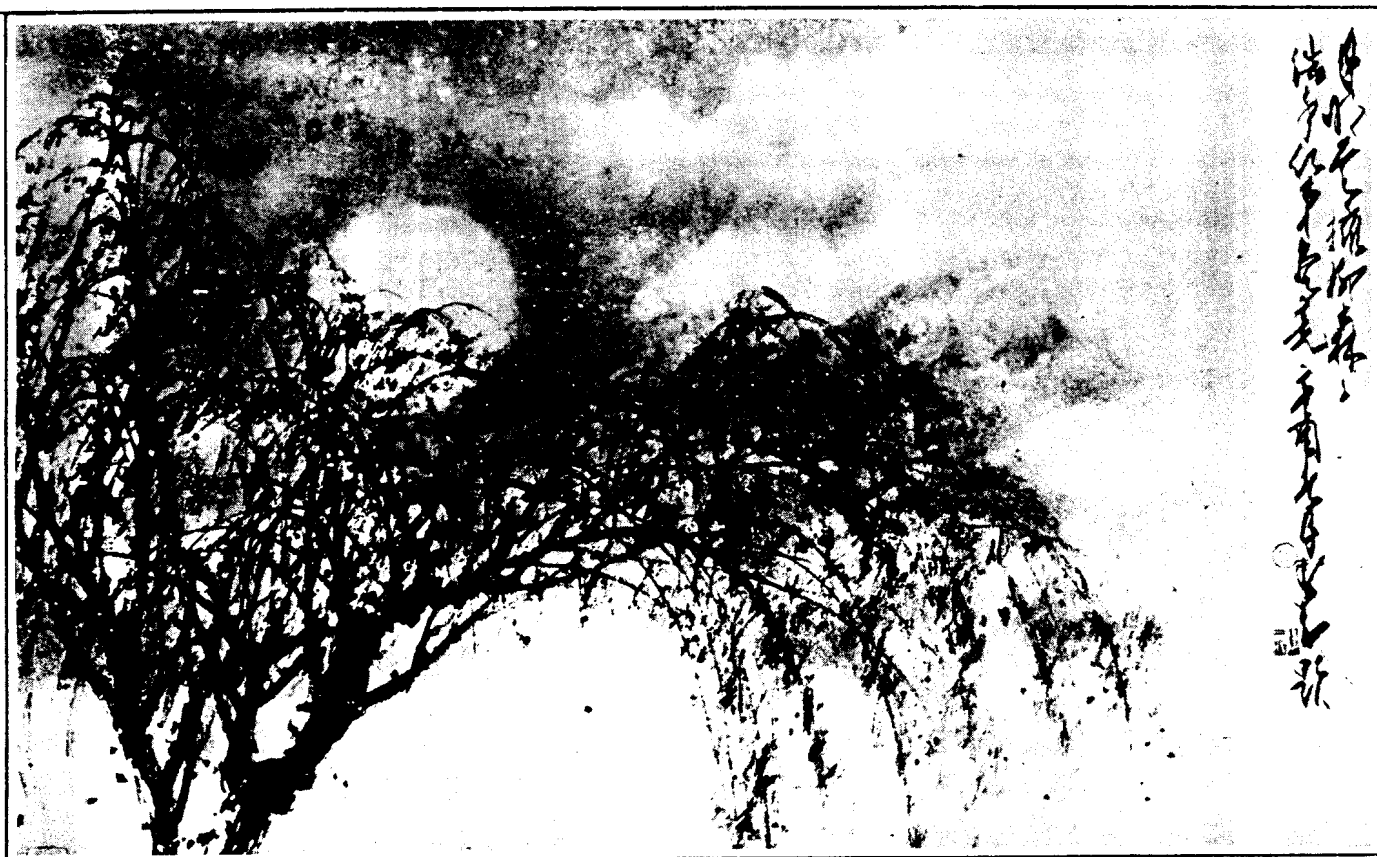


1.



2.

1. 野鶴
2. 蟬鳴荔熟
3. 月明雲擁柳森森



3.



野趣（一）



企鵝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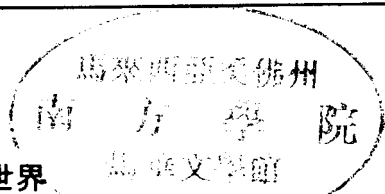
2.

1. 樹熊
2. 野趣(二)
3. 公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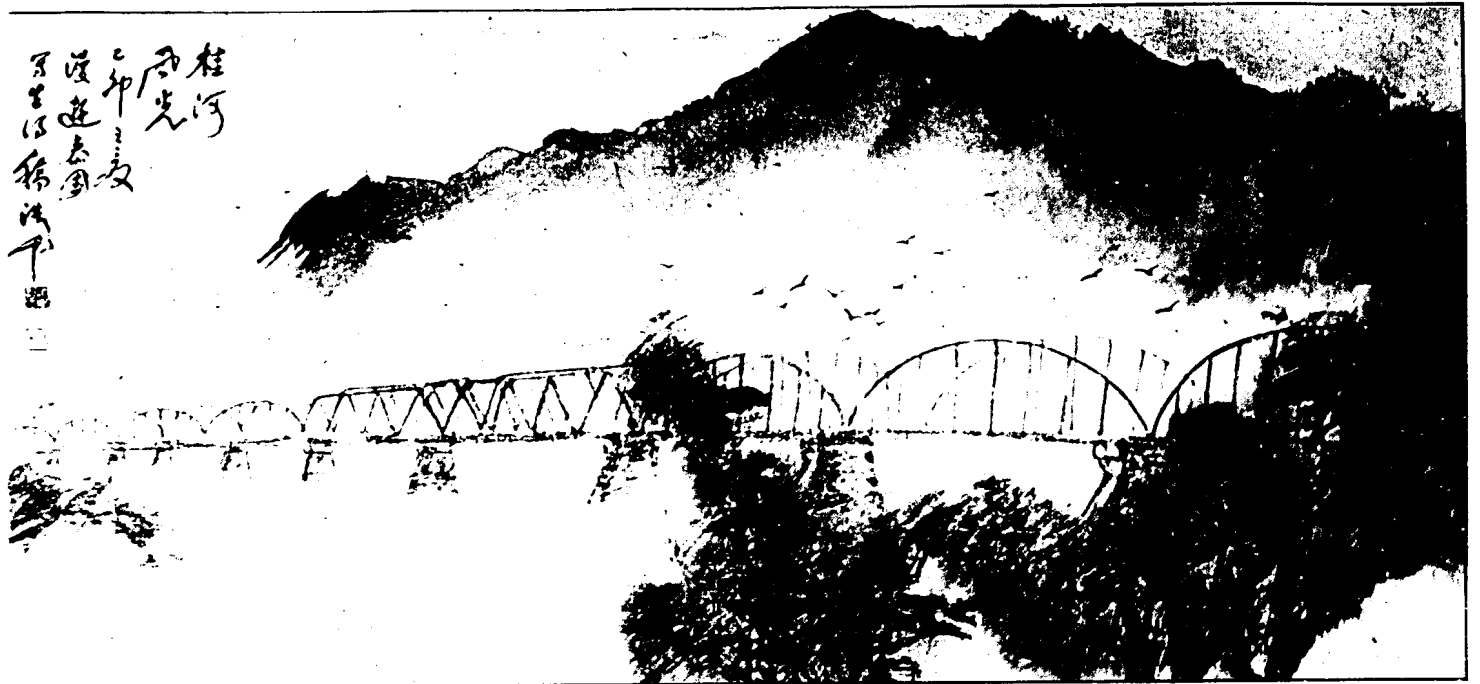
袋鼠



鄭浩千的藝術世界

本刊十分希望把你的畫作介紹給讀者，敬請與美術版編輯陳惜權聯絡。





鄭浩千畫選

▲ 桂河風光

▼ 劍橋風光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jar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冬景 ▲ 高潔



鄭浩千畫選 ▲ 落英如雨亂愁多

